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cntrp.com>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股票作手回忆录》作者系列经典之作
生动再现华尔街的真实世界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美〕埃德温·李费福/著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WALL S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美〕埃德温·L·李费福/著 刘嵩/译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尔街的故事 / (美) 李费福著; 刘嵩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1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 刘津主编)
ISBN 978-7-80688-735-6

I. ①华…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金融市场—经济史—
美国 IV. ① F83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474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1

◇ 每一个报价都至关重要,半英寸的行情带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纪浩劫。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并分析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符。

第二章 “松脂”崩盘 23

◇ 所有人都在损失金钱,但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损失得更多,相应地也就会更快崩溃。

◇ 美国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行业很明显地在进行着自杀式的偏执行为。

◇ 股票操盘手需要的是天赋而非后天培训。操纵股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备大智慧才可以胜任——操纵股票,但是不能让其他人有丝毫察觉。

第三章 内情人 55

◇ 所有人都在赚钱,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多头市场买入股票。尽管体型、肤色与年龄都相差很大,但这些人对股市的痴迷却没什么区别。

◇ 刚开始进入投机市场的时候,他应该从小的业务操练起来。他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晰,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缺乏经验。他曾经认为自己很了解股市。但是,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股市。

◇ 华尔街总会发生一些奇闻怪事。有时候,小道消息会成为现实。



第四章 慈善的耳语 79

◇ 在华尔街北部，股民们如果遇到跟自己身家性命相关的买卖，肯定都会向这些人征求意见。

第五章 胜利者 91

◇ 股票行情室彻底陷入了 Iowa Midland 狂乱之中。与野生动物一样，投机商们也经常因为某种惊吓而四散分逃。即便得到操盘方的“保护”或“支持”，也不可能有什么股票能够承受这种力度的抛售。

◇ 这位小个子金融家从未犯过错误，他的王牌就是自己的邪恶名声！他至死不渝地维护着这样一个名声。

第六章 错失良机 113

◇ 很多人都曾试图“击垮”格林纳。但是，格林纳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中不断积累着财富。与这些敌人相比，格林纳的资产增长速度是他们的数倍之多。

◇ 依靠卖出大量股票所得的 430 万美元收入，格林纳克服了自己的其他困境并成功开展了所有计划。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格林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职业素养之上。

第七章 成王败寇 123

◇ 世间万物皆有寿终正寝之日，牛市与熊市也不例外。

◇ 整个股市变得专业起来。市场上已经没有了逆来顺受的小股民，于是，被称为“室内交易商”及“谨慎赌徒”的金融大鳄们相互算计，持续了数周之久。每个人都希望在动荡的股市中赢利，而不是坐以待毙。

第八章 神明使者 145

◇ 华尔街犯了个错误。实际上，华尔街的大众经常对股市领袖做出错误判断。

◇ 神父亨利·W·拉姆斯德尔博士布道场所成为了纽约怨气最重的地方。无论他朝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是人们谴责的表情以及怨恨的眼神，或是憎恶，或是愤怒，或是伤心。

第一章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 每一个报价都至关重要，半英寸的行情带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纪浩劫。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并分析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符。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富勒顿·F·科威尔就职于著名的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在朋友哈利·亨特的“激励”下，他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科威尔是十几家公司的主管，这些公司是他的交易所“培养”出来的金融生力军，而他则执掌着这些公司的股市沉浮。他的合作伙伴们“托付”给他很多工作，即便是办公室的职员都一致认为科威尔先生“是整个公司里最勤奋的员工，无人可比”。这种认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他们知道，不辞辛劳的员工负责所有的工作，而他们的老板则坐享一切利益与名誉。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内的所有工作均由重要的年轻员工负责，而他们看到科威尔先生的勤奋应该是很高兴；因为他总是关切同事且彬彬有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非常同情员工们必须要承担的工作量，随后他会提出：人们不应该争论工作量的问题，因为很明显，工作量的确过大。还有，为员工加薪的也是他。因此，他是交易所内最具魅力也是最为繁忙的员工。

他的合作伙伴之一约翰·G·威尔逊是一个消费主义者，整日穿梭于各个休养胜地，旅途花费无数，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有生之年尽享美好生活。乔治·B·格雷夫斯是一个暴躁、紧张、易怒的人；对了，他还是个小气鬼。格雷夫斯唯一值得认可的就是在威尔逊成立公司时，他兴冲冲地表态，自己愿意承担那些脏活累活。弗雷德里克·R·丹顿总是在“行情室”——证券交易所的行情室里忙碌着，终日不得闲；他不停地发布指令、时刻关注那些公司认定的股票的市场行为，还会时不时地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内容——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的真实情况。但股市与办公室的所有事情仍然需要富勒顿·F·科威尔亲力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亲为。他负责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操作及公司客户众多集合基金中合法资金的操作，格雷夫斯则负责其余的基金，科威尔还要肩负各种合作的实际管理工作。另外，他每天还需要面见十几个人，基本都是“大人物”，用华尔街的说法就是那些能够“搞定”股市“交易”的人。他的时间比黄金还宝贵、他的智慧很难用金钱来衡量，而他则将全部的时间与智慧投入到了那些粗心的朋友身上，帮助他们解决麻烦事。当雨过天晴，一切回归正常之后，对于自己赢得的劳务费，他分文不取。人们发现，不幸遇难的哈利·亨特不仅没有负债，他在德立曼信托公司还存有年利为 2.5% 的 38000 美元现金，由亨特夫人全权掌管。亨特先生做事无可挑剔，除了现金以外，遗孀亨特夫人还获得了一栋亨特先生生前赠送给她的无抵押负担房屋。

在财产转交手续全部办妥后不久，亨特夫人给科威尔的办公室打去了电话。那天他的工作很忙。多头们在搅乱市场，而且相当成功。Alabama Coal & Iron 公司的主打股票在“山姆”夏普的 Long Tom 及证券交易所现场交易人员对 Maxims 的操作下遭受了重创。科威尔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身在交易所的丹顿充分“支持”Ali. C. & I.，以挫败对手的企图，但要把握分寸，不能把整个公司的股票全部买入。而他自己当时也运用了那套金融界特有的小伎俩：当您所珍爱的财产遭受洗劫而不断流失的时候，您仍然要以最为洪亮的嗓音快乐地高声歌唱。每一个报价都至关重要，半英寸的行情带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纪浩劫。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并分析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符。

“早上好，科威尔先生。”

科威尔正在摆弄手中的行情带，他赶紧停下并转身，感到有些不安。在他需要静心应对股市交易的时候他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打扰的，尤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其是女性。

“啊，早上好，亨特夫人。”他非常礼貌地说道，“我非常开心见到您。一切都好吗？”他走上前去握手，十分客气地把她让到一张宽大的扶椅上。即便来访的是那些重要的华尔街交易人员，科威尔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了，这些人最感兴趣的还是行情接收器那干脆的响声。

“亨特夫人，您一定过得不错。肯定是这样。”

“是……吧，”她犹豫道，“就像我希望的那样，自从…自从…”

“亲爱的亨特夫人，时间能够冲淡一切。您必须勇敢和坚强，他肯定也希望您能够做到这样。”

“是的，我知道。”她叹息道，“我想我必须坚强。”

两人相互沉默。他站在她身旁，毕恭毕敬，充满同情。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行情接收器不停地发出声音。

接收器的数据意味着什么？财富的流失，那最后三声尖锐的动静又说明了什么？可能是多头们正在对 Alabama Coal & Iron 通过“增加买进订单”构成的防守堡垒进行猛攻，也可能是科威尔所信赖的伙伴弗雷德里克·丹顿成功击退了敌人。到底谁取得了优势？富勒顿·F·科威尔先生严肃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痛苦的表情。但随后他便将自己的意识从股市战斗中调整到办公室之内，似乎谴责自己不应该在她面前考虑这些事情；于是，他对她说：“亨特夫人，您绝对不可以消沉。您知道我对亨特先生是如此的尊敬，我愿意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他，也是为您提供帮助，这一点毋庸置疑。”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行情接收器一如既往地工作着。

为了避免受到这个啰嗦的小机器的打扰，他继续说：“亨特夫人，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请您相信，我非常乐意为您服务。”

“您真是太好了，科威尔先生，”这位遗孀低声说道，她停了一下，然后又说：“我来找您是关于钱的问题。”

“您指的是？”

“信托公司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将钱一直存在那里的话，那么我每个月就可以赚 79 美元。”

“让我想想，没错，如您所期待的一样。”

“可是，科威尔先生，我可不能就指望这点钱啊。威利上学要花 50 美元，还有伊迪丝的衣服。”她接着说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她根本没有为自己考虑过。“您知道，亨利工作非常努力，而孩子们也过惯了富裕的生活。当然了，好在我们还有一栋房子，但现在的税收高得吓人；我是说，有没有其他投资方法能够带来更多收益？”

“我可以为您买一些债券。不过根据您一贯的绝对安全原则，您只能投资高级有价证券，它们的收益比率为 3.5%。也就是说，我来算一算，每个月 110 美元。”

“可亨利每年能花掉 10000 美元，”她嘟囔着，充满了抱怨。

“亨利总是…有些…有些奢侈。”

“起码他生前很会享受生活，”她立刻接上了他的话。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还有，科威尔先生，如果我对债券失去兴趣的话，我能否随时把钱给收回来？”

“总会有一个市场来接收这些债券的。您可以将它们卖出，从中赢利，但也可能会稍微有所亏损。”

“我可不希望做亏本买卖，”她带着生意人的口吻说道，“我不能以低价出售债券。不然这算哪门子生意啊？”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您说的没错，亨特夫人，”他似乎在鼓励着她，“这样做肯定无利可图，不是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接收器不停地发出声音，它以一种歇斯底里的速度运行着。接收器的忙碌反映了股市的跌宕起伏，但是科威尔有整整五分钟没有看行情带了！

“您替我买一些债券，科威尔先生，保证在我抛售的时候能够有所收益，可以吗？”

“这事可没人能打包票，亨特夫人。”

“我真的不希望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财产会遭受损失。”她赶紧说道。

“噢，这一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您给我一张价值 35000 美元的支票，将 3000 美金留在信托公司，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我就可以为您购买一些债券，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债券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实现升值。”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接收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冥冥中，科威尔感到这些低沉的声音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他补充道：“亨特夫人，一有事情您就得马上通知我。您要知道，股市是没有礼貌可言的。它不会等待任何人，股市面前男女平等。”

“天啊，那我今天是不是需要把钱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你？”

“开张支票就可以了。”他的手指开始在办公桌上不安地敲击着，不过他意识到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之后就立刻停了下来。

“没问题，我今天就能给你。我知道你很忙，那就不打扰了。你一定会替我购买价格便宜但又可以赚大钱的债券，对吗？”

“是的，亨特夫人。”

“这些债券只会赚，不会赔，是吧，科威尔先生？”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无论如何也不会赔的。我替科威尔夫人买了一些债券，这其中可没有一丝风险。您完全不必为此担心。”

“您真是太好了，科威尔先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我……”

“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您根本不用表示感谢，亨特夫人。我会想办法为您实现投资盈利，起码能够将您从信托公司获得的收入翻一番。”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知道你对债券很在行。不过那些在华尔街铩羽而归的投资者也不在少数啊，我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亨特夫人，如果眼光准确，买对债券的话，那绝对能盈利。”

“再见，科威尔先生。”

“再见，亨特夫人。记住，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一定要立刻通知我。”

“非常感谢，科威尔先生。再见。”

亨特夫人给科威尔送来了 35000 美元的支票，他以每股 96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100 股利息为 5% 的 Manhattan Electric Light 及 Heat & Power 公司的黄金债券。

他给她写道：“这些债券一定会升值，当价格到达一定水平时，我会抛售一部分，将余额给您留作投资。这个交易有些投机的成分，但我可以保证您的投资不会亏损。您的初始资金将会增长，而您的全部基金都将会投入到这些债券之中——Manhattan Electric 5s，有多少钱就买多少债券。我希望在六个月之内，与信托公司给您的报酬相比，购买债券的收入能够达到其两倍之多。”

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到他办公室。

“早上好，亨特夫人。我想您一定过得不错。”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早上好，科威尔先生。我知道自己经常麻烦你，可……”

“亨特夫人，您这话可是大错特错了。”

“你真是个好人的。是这样，我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些债券。希望你能够给我讲解一下。我这人很笨。”她用了一招以退为进。

“亨特夫人，我来给您详细解释一下。您给了我 35000 美元，对吧？”

“是的。”她的语气表明自己认可这一点，但也就仅此而已。

“于是，我通过公司为您开了一个账户。然后我让人购买了 100 股价格为 1000 美元的债券，买入价为 96 美元。”

“我不是很理解，科威尔先生。我说了。”她又一次面带以退为进的的笑容说：“我这人很笨！”

“这就是说，每一股价格为 1000 美元的债券花费了我们 960 美元。而购买债券的全部费用为 96000 美元。”

“可刚开始我只有 35000 美元啊。难道我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不是吧？”

“还没有，亨特夫人。您投入了 35000 美元，这是您的保证金。我们又投入了 61000 美元以确保债券能够盈利。我们欠您 35000 美元，而您欠我们 61000 美元，还有……”

“可是……我想您一定会笑话我，科威尔先生，但我禁不住想到那些可怜鬼的故事，他们抵押自己的房产，然后继续在股市拼搏，可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房子已经属于某个房地产中介了，自己却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我的一个朋友，斯蒂维尔夫夫人就是这样损失全部财产的。”她以肯定的语气为自己的这番话画上了句号。

“这是两码事。您之所以使用交易保证金就是因为这样比全部用现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金买进更为实用。这样也可以保护您的经纪人不受买入证券贬值的影响，这是证券经纪人最为渴望的结果。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从理论上说，您欠我们 61000 美元；但债券都记在您的名下，而这些债券价值总额为 96000 美元。因此，如果您想还清欠款的话，那么您只需吩咐我们抛售债券，将我们投入的资金还给我们，而您则可以收回自己的交易保证金，也就是您最初的投资总额。”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欠你们公司钱。如果是欠你钱，那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利用我对商业的无知而欺骗我的财产。可我从来没见过威尔逊先生或格雷夫斯先生。我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可您了解我啊。”科威尔先生耐心而又礼貌地说道。

她带着非常肯定的口吻赶紧接道：“科威尔先生，我不是担心自己被蒙骗，只是不希望受制于人，特别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当然了，如果你说这件事情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么我也就没有顾虑了。”

“亲爱的亨特夫人，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以 96 美元的价格买入这些债券。按照我的估计，价格一定会升到 110 美元，到那个时候您就可以抛售五分之三的债券。您的总收入将为 66000 美元，把其中 61000 美元还给我们公司，将 5000 美元以 4% 的利息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您还可以从剩下的 40 个债券中每年获利 2000 美元。”

“那真是太好了。现在债券的价格是 96 美元？”

“是的，您随时可以从报纸的金融版面‘债券’一栏了解与 *Man. Elec. 5s* 相关的价格信息。”科威尔指给她看。

“啊，太感谢你了。其实，我知道自己是个大麻烦。”

“根本没那回事，亨特夫人。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科威尔先生一直在忙其他重要事情，没有太多时间关注 Manhattan Electric Light 及 Heat & Power Company 5s 的债券价格波动情况。实际上，亨特夫人总在提醒他该债券的价格变化情况。距离她第一次来拜访仅数天之后，彷徨不安的亨特夫人又一次来到了科威尔的办公室。她脸上的表情透露出一丝兴师问罪的决心。

“早上好，科威尔先生。”

“您过得好吗，亨特夫人？希望您一切顺心。”

“嗯，我过得挺好。真希望我的财政状况也能让人顺心如意啊。”她每天都拜读报纸上的财政报告，也学会了一些专业术语。

“怎么？您的财政状况有什么问题吗？”

“它们的价格现在只有 95 美元了。”她带着些许责问的口气说道。

“请问，它们是谁，亨特夫人？”科威尔惊讶地问道。

“债券。我在昨天的晚报上看到了相关信息。”

科威尔先生笑了笑。亨特夫人对他这种不以为然的態度甚为不满。

“您完全不必为此而担心，亨特夫人。债券绝对没有问题。股票市场就是这样飘忽不定。”

她轻声说：“一个对华尔街了如指掌的朋友昨天晚上告诉我说，现在的行情让我损失了 1000 美元。”

“如果您决定现在抛售债券的话，那没错，您会损失 1000 美元。可是您不会这么做，您需要等到获得客观的利润时才会进行抛售，所以您不必担心。我恳请您不用为债券的事情而操心。我会告诉您何时进行抛售。您完全不必为价格的小幅跌落而担心，我们保证不会让您遭受损失。即便出现市场动荡，那么无论价格如何暴跌我都会确保您的债券安全。您根本不用操心，其实您都不用去考虑债券的问题。”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那就太感激了，真的谢谢你，科威尔先生。昨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但是我知道……”

一位职员带着一些股票证券走了进来，稍微停顿了一下。他需要科威尔先生立刻签字，但又不敢上前打扰。这时，亨特夫人起身说道：“好吧，我就不再占用你的时间了。再见，科威尔先生。再次表示感谢。”

“不客气，亨特夫人。再见。只要有耐心的话，您一定能够从债券中收获巨大利润。”

“现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了，肯定会很有耐心的，一定会。希望您的预测成真。再见，科威尔先生。”

债券价格持续下跌。负责债券交易的公司并不准备对其进行操作。但亨特夫人那位就职于市郊银行且姓名不为人所知的朋友（她的表妹艾米莉的丈夫）对交易详情没有深入了解。他对华尔街仅略知一二，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皮毛知识，他不断向躁动不安的亨特夫人灌输蛊惑人心的消息。看到价格不断下跌之后，他又孜孜不倦地宣扬着自己的灾难论。通过描述各种不良征兆、无奈的摇头及耸人听闻的言辞，他不断刺激着亨特夫人已经非常紧绷的神经，让她相信，自己正在逐渐走向一个无底深渊。经过三天的痛苦折磨之后，亨特夫人走进了科威尔的办公室。她脸色苍白，表情痛苦。科威尔先生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不太容易被别人察觉，但实际上表达了极度的无奈与反感，他说：“早上好，亨特夫人。”

她沉重地点了点头，叹了口气，然后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声：“债券！”

“怎么？债券有什么问题？”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她又叹了口气，说：“报…报…报纸！”

“您这是什么意思，亨特夫人？”

她浑身无力地瘫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幅无精打采的样子。停顿一下之后，她说：“所有报纸都报道了。我以为《先驱报》可能搞错了，所以我又买了《论坛报》、《时报》及《太阳报》。可是，我的上帝啊！所有报纸的报导都一样，债券价格一路下跌。”她面色凝重地补充了一句：“93 美元！”

“那又怎么样呢？”科威尔面带笑容地回答。

这一丝微笑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安抚作用，反而惹怒了亨特夫人并引起了她的猜疑。在所有人中最不应该把自己的紧张不安视为儿戏的就是他。

“那不就意味着 3000 美元的损失吗？”她问道。她的语气带有一种令人无法否定的强硬质疑，对此她自己却没有感觉到。她表姐妹的丈夫可一直都在关注着债券的价格变化。

“当然不是，因为现在的价格是 93 美元，而您只会在 110 美元或 110 美元左右时才抛售债券。”

“可是，如果我现在就想抛售债券的话，那么我不是就损失了 3000 美元吗？”她针锋相对地问道。她又立刻接着说：“当然，我一定会损失这么多钱。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

“没错，亨特夫人，可是……”

“我就知道说对了。”她的语气中充满了胜利感。

“可您不会抛售债券。”

“我当然不想这样，因为我无法承受任何金钱损失，更别说是 3000 美元了。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一开始人们就告诉我股市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有风险。”她说，似乎这些提醒把情况变得更糟。“我实在不应该拿自己的全部财产来冒险。”她不再责怪别人，而这种自责的态度似乎可以让她理直气壮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对此，科威尔先生也有所触动。

“如果您希望取回自己的投资，那么我可以帮您，亨特夫人。”他说道，此刻已经完全忘记了专业精神。“您似乎对此非常顾虑。”

“其实我并不是顾虑什么，我只是希望自己没有购买债券，那些钱在德立曼信托公司要安全得多。我只是禁不住在想，虽然利润没有那么多，但我还是应该把钱放在信托公司。当然了，如果你希望我把钱投资在你们这里的话。”她语速很慢，希望科威尔随时可以提出反对意见，“那我一定会听从你的建议。”

“亲爱的亨特夫人，”科威尔非常有礼貌地说道，“我全心全意地希望自己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并帮助您。购买债券后需要的就是耐心。可能要等上几个月之后才能够抛售债券获取利润，现在我也不能确定债券的价格会跌落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告诉你结果，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对您来说，债券价格跌到 90 美元甚至 85 美元都无关紧要，当然，我不认为会出现这种低价。”

“为什么你能这么说，科威尔先生？如果债券跌价到 90 美元，那么我就会损失 6000 美元，我朋友说每一个价格点都代表 1000 美元的损失。如果跌到 85 美元的话，那么……”她用手指头计算着数字，“11 个点，那就是 11000 美元！”她怒视着他，心中充满恐惧。“你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呢，科威尔先生？”

科威尔先生对那位不知名的“朋友”无比怨恨，这家伙只是告诉了亨特夫人表面现象，而这些消息又正是她这种门外汉最为恐慌的地方。但科威尔还是温和地说道：“我想自己已经向您解释的非常清楚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了。对于短期投机者来说，如果价格下跌 10 个点，那么他们肯定会遭受相当程度的经济损失。当然了，这种跌价的情况也不常见。可对您来说，跌价几乎没有影响。因为您有充足的保证金，这样您就无需抛售债券。您只需观望，等待价格再次上涨。我来给您详细说明一下。假设您的住宅成本为 10000 美元，而……”

“哈利可是花了 32000 美元啊，”她纠正了一下。不过她立刻就意识到，这种纠正与他们的谈话毫无关系，因此尴尬地笑了一下。可现在科威尔知道了这套房子的真正价格。

“很好，”他幽默地接道，“我们就说房价为 32000 美元，而该街区的其他房子也都是这个价格。那么现在假设，出于某种意外或者随便什么原因，人们购买该街区住宅的最高价格只有 25000 美元；而您的几个邻居就选择以这个价格卖出了自己的住房。但您不会这么做，因为您知道，等到秋天所有人返回城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出 50000 美元来购买您的住宅。您不会以 25000 美元的价格出售房屋，而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现在您还担心债券问题吗？”他情绪高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番解释。

“不会，”她慢慢说道，“我不会担心。”她有些犹豫，因为她感受到了自己尴尬的位置，“可是，我宁愿要钱而不是债券。”然后她又继续为自己辩解，“我已经连续三个晚上没有合眼了，满脑子都是债券的事情。”

科威尔先生觉得这是自己解脱的机会，因此满心欢喜。“我能够满足您的愿望，亨特夫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您有这样的想法呢？”他温和地抱怨了一下，然后叫进来了一名职员。

“给罗丝·亨特夫人开一张 35000 美元的支票，并将 100 股 Manhat-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tan Electric Light 5s 的债券转到我的私人账户下。”

他将支票交给她，说：“这是您的钱。我很抱歉自己的鲁莽大意给您造成了麻烦。但这一切本来就不是问题，现在大家也都不需要为此担心了。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您只管开口。不用感谢我，您太客气了，真的不用谢。再见。”

可他却并没有告诉她，为了接手她的账户，自己花费了 96000 美元购买债券，而在自由市场上这些债券的价格仅为 93000 美元。他是华尔街最有礼貌的人。况且，他毕竟对华尔街有多年的了解。

一周之后，Manhattan Electric 5s 债券价格回升到了 96 美元。亨特夫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时候正是中午，很明显，为了这次拜访，她一个早上都在为自己打气。他们互相问候，她尴尬不安，而他则同往常一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科威尔先生，你还持有那些债券，是吧？”

“嗯，是的。”

“我……我想，我想把它们买回来。”

“没问题，亨特夫人。我来查看一下它们现在的价格。”他吩咐一名职员查看一下 Manhattan Electric 5s 的报价。这名职员打电话给公司的一位债券专家，并得知现在债券的买入价为 96 美元。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科威尔先生，而科威尔先生则转告给了亨特夫人，并说：“您看，现在这些债券的价格同您购买的时候一样。”

她犹豫了一下。“我……我……你不是以 93 美元的价格买入这些债券的吗？我希望用当初卖给你的价格再把它们买回来。”

“不，亨特夫人，”他说，“我是以 96 的价格从您手中买下这些债券的。”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可价格是 93 美元啊。”她补充了一句，然后非常肯定地说道：“您不记得了吗？当时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个价格。”

“是的，可我还给您的钱正好是您当时购买债券的钱，而债券则转移到了我的账户中。根据我们的交易记录，我是以 96 美元的价格购入这些债券的。”

“可您就不能让我以 93 美元的价格买入它们吗？”她坚持着自己的要求。

“非常抱歉，亨特夫人，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如果您现在从自由市场来购买这些债券，那么跟抛售时相比，您依旧可以获利，因为这些债券正在升值。我可以替您以 96 美元的价格买入。”

“应该说是以 93 美元的价格。”她面带困惑的笑容。

“必须以现在的销售价格进行买入。”他耐心地纠正着。

“你为什么没有阻止我抛售债券呢，科威尔先生？”她哀怨地问道。

“可是，亲爱的夫人，如果您现在买进的话，跟您当时没有抛售债券并没什么区别。”

“不过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上周二我以 93 美元的价格抛售债券，而现在却要以 96 美元的价格买入啊。如果是其他债券，我也就没这么多困惑了。”她补充道。

“亲爱的亨特夫人，您持有怎样的债券并不是重点。它们的价格都在提升，您的、我的，还有其他人的都是这样。整个股票市场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您是知道的，不是吗？”

“是……是的，可是……”

“您现在的情况就跟没有购买任何债券之前一样。您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您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我希望能以 93 美元的价格把债券买回来。”她态度坚决。

“亨特夫人，我也希望能以这个价格替您买入债券。可现在这些债券的最低售价是 96 美元啊！”

“上帝，我怎么会让你替我抛售债券啊！”她满脸郁闷。

“因为您看到价格下跌，所以非常不安……”

“没错，但我对生意这东西一点都不了解。科威尔先生，你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她带着斥责的语气结束了这番抱怨。

他和善地微笑了一下，问道：“需要我为您买入债券吗？”他了解操控这个债券的企业，并确定债券还会进一步升值，他希望她也能够从中获利。因为他从心底同情她的遭遇。

她也微笑了一下，然后告诉他：“当然要买入，以 93 美元的价格。”虽然科威尔解释了这么久，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债券的价格几天前还是 93 美元，现在怎么需要用 96 美元的价格来买入呢。

“可现在的价格就是 96 美元，我怎么可能以 93 美元的价格买入呢？”

“科威尔先生，要么以 93 美元的价格买入，要么什么都不买，你看着办吧。”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为自己这种强硬态度而紧张不安。在她看来，债券的价格就是要等到她抛售之后才会上涨。她真的希望能够买入债券，但她也不愿妥协。

“这么说来，恐怕只能什么都不买了。”

“好吧……再见，科威尔先生。”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再见，亨特夫人。”不过他似乎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一切，不由自主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您改变主意的话，我很荣幸能够为您服务……”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就算再过一千年，我也不愿以超过 93 美元的价格来购买债券。”她满怀期待地看着他，看他是否对自己的言行感到后悔。然后她又笑了一下，就是那种最具杀伤力的微笑，而伴随微笑而来的是这些无比清晰的信息：“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一定会满足我的要求。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我知道你品德高尚，我完全不用担心。”但他只是非常礼貌地鞠躬并送她出去。

Man. Elec. L. H. & S P. Co. 5s 在股票交易所中的价格平稳上升。亨特夫人变得出奇愤怒，完全忘记了未能盈利而造成的懊悔，他与表姐妹艾米莉及其丈夫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艾米莉很感兴趣。在艾米莉与亨特夫人的压力下，这位可怜的丈夫不得不承认她们的分析很有道理。然后，两位女士“顶着”这位丈夫毫无力度的抗议，达成了一致意见：科威尔先生理应让他朋友的遗孀以 93 美元的价格买入债券，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慷慨；而现在排除一切私人交情不说，单纯从生意的角度来看，他更应该让她以 96 美元的价格购买债券。于是，亨特夫人立刻想好了下一步的行动。她越想越生气。第二天，她来到了前夫的执行人兼朋友的办公室，想找科威尔先生理论一番。她的表情似乎说明自己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受到了残暴的践踏，但正义即将到来，因果报应就在眼前。

“你好，科威尔先生。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一听您对我的债券有何高见。”她的语气充满挑衅，似乎期待对方做出强烈的抗议，甚至不雅的言辞。

“您好，亨特夫人。您指的是什么？”

他这种装傻的行为让她更加不满。他居然故作镇定而非针锋相对！

“我想你应该知道的，科威尔先生。”她意味深长地说道。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记得当时我建议您不要抛售，可您不听；当我建议您再次买入时，您还是不听。”

“没错，以 96 美元的价格买入。”她愤怒地回应道。

“是的，如果当时听从我的建议，那么您现在就能够获利 7000 多美元。”

“那么我之所以没能获利，到底是谁的错？”她停顿了一下，等待对方回应。结果是再一次的失望，于是，她接着说：“不过这些都不要紧，我决定接受你的提议。”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痛苦，似乎一个可怜的寡妇根本无力做出任何选择，“我愿意以 96 美元的价格来买入这些债券。”然后她又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句，“其实价格本来就应该是 93 美元。”

“可是，亨特夫人，”科威尔无比震惊地说道，“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我建议您买入时，您不听；而现在我根本无法以 96 美元的价格为您购买债券。真的不行，您应该了解一下行情。”

就在前一天晚上，她与表姐妹艾米莉设想了很多种与科威尔先生见面的情景，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激烈争执。然后，她们也假设对方会表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度，当然了，这并不是她们所希望看到的情况。现在，亨特夫人不仅要让对方知道，她早已知道自己的应有权利；而且还要表明立场，坚决不容许他人践踏这些权利。于是，她像审问犯人那样说道：“科威尔先生，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平静的声音背后蕴藏着强烈的愤怒。

“我很荣幸能够解答您的疑惑，成千上万个问题都可以。”

“不用，我只问一个问题。你是否还持有那些我当初买入的债券，有还是没有？”

Chapter 1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这有什么区别吗，亨特夫人？”

他居然回避问题！

“请回答，有还是没有。您是否还持有曾经属于我的那些债券？”

“没错，还在我手上。可是……”

“那么这些债券的所有权属于谁？”她依旧脸色苍白，但表情坚定。

“当然是属于我。”

“属于您，科威尔先生？”她笑了，笑容中带有无数种感情，但全部与欢乐无关。

“是的，亨特夫人，属于我。”

“你会继续持有这些债券吗？”

“当然会。”

“即便我出 96 美元的价格，你也不会卖给我？”

“亨特夫人，”科威尔激动地说道，“当我从您那里以 93 美元的价格接手时，账面显示我的损失为 3000 美元……”

她同情地笑了一下，同情他曾经将自己视为傻瓜。

“而当债券的价格增长到 96 美元的时候，您要求我以 93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您；如果我真的那样做，那么我就实实在在会损失 3000 美元……”

她又一次露出了同样的微笑，只是这一回同情中还带有愤慨。

“看在哈利的份上，为了让您不必担心，我心甘情愿承受第一次的账面损失。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白白送给您 3000 美元。”他非常平静地说道。

“我也从来没让你送给我钱。”她情绪激昂地回应道。

“如果由于我的错误而给您造成了经济损失，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可现在您的初始投资分文未少。如果您以相同的价格买回同样数量的债券，那么您还是不会有任何损失。可现在您来找我，并要求我以 96 美元的价格将市值为 104 美元的债券卖给您。我早就告诉您债券价格会上涨，可您就是不听。”

“科威尔先生，您利用我的无知来侮辱我。而哈利生前对你却是如此的信任！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可不会任凭你摆布。你现在肯定希望我转身回家，然后彻底忘记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可我要做的就是去咨询律师，我倒要看看，难道自己就应该遭受这种不幸吗，难道这就是我丈夫的朋友应有的作为吗。你犯了个大错，科威尔先生。”

“没错，夫人，我的确犯了个大错。为了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错误，您再也不要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就将这作为对我的惩罚吧。您想怎么咨询律师都可以。再见，夫人！”这位华尔街最有礼貌的人说道。

“走着瞧！”她抛下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科威尔在办公室不安地来回走动着。他很少发脾气，他也不喜欢发脾气。行情接收器急速运转着，他心不在焉、有些不满地斜着眼睛看了一下机器。

“*Man. Elec. 5s*, 106。”他读了一下行情带上的数据。

第二章

“松脂”崩盘



◇ 所有人都在损失金钱，但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损失得更多，相应地也就会更快崩溃。

◇ 美国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行业很明显地在进行着自杀式的偏执行为。

◇ 股票操盘手需要的是天赋而非后天培训。操纵股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备大智慧才可以胜任——操纵股票，但是不能让其他人有丝毫察觉。

Chapter 2 “松脂” 崩盘

在开始之初，松脂提炼厂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相互争吵。可随后这些争吵不见了，而这却是最可怕的，说明人们已经不愿意浪费口舌进行争吵了。所有人都在损失金钱，但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损失得更多，相应地也就会更快崩溃。市场幸存者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一份口粮十二个人来分的话，大家都要挨饿；可如果只有四个人来分，那么大家都能吃得很饱。

美国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行业很明显地在进行着自杀式的偏执行为。不可理解、无法解释但却可以波澜不惊地道出：“生产过剩！”然后人们得意地晃着脑袋，为自己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而自豪。曾经生意兴隆而且利润丰厚的松脂行业现在一败涂地，以往这个行业能够为成千上万人提供舒适的小康生活，而现在却是越来越少的引领着不断缩减的薪水。

居住在著名的松脂地区的一位银行家阿尔弗雷德·纽斯塔特先生首先提醒自己的内弟，注意观察萧条的市场状况。雅各布·格林巴姆先生在纽斯塔特的阐述过程中亢奋不已。他看到了黄金机遇，这让他无比振奋，他决定成立“松脂信托公司”。

首先，他以低价买入了所有破产的提炼厂，一共七家。然后，根据创业计划，再将这些厂家以较高的价格转手给被格林巴姆称赞为“大企业家”的内弟。随后，他又搞定了另外九家濒临破产的工厂。这样一来，他就能够通过性价比绝高的投入来控制“强大的生产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以他内弟的名义进行。接着，格林巴姆、拉扎鲁斯及公司银行参与进来，吸引其他合作伙伴，诱使或迫使他们抛售足够多的提炼厂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商以确保成功。哄骗那些较为棘手的家伙，蒙骗那些轻信他人的家伙全部加入到这个投资项目之中。于是“美国松脂公司”正式成立，股本为 3000 万美元，或 30 万股价格为 100 美元的股票。由格林巴姆－拉扎鲁斯、I. & S. Wechsler、Morris Steinfeld's Sons、Reis & Stern、Kohn、Fischel & Co.、Silberman & Lindheim、Rosenthal、Shaffran & Co. 及 Zeman Bros. 组成的财团向格林巴姆、纽斯塔特及其他出售工厂的商人提供 2500 万美元的 6s 债券，作为他们“出资、入股”的补偿。

这些出资人都不是“投机商”，他们有时会“从事一些金融活动”。他们的收获都是劳动所得，他们从来不干坑蒙拐骗的勾当。

“信托公司”的章程是对一些本身就缺乏准确性的统计数据进行令人信服却又模棱两可的解释，同时还罗列了一些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收益情况。没过多久，绝大部分 2500 万美元的大众债券，还有债券以及股票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这也就是说，债券与股票全部进入市场，而股民们则可以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该财团的业务运作列表如下：

额定股份	3000 万美元
债券	2500 万美元
总额	5500 万美元
财产实际价值	1280 万美元
资产水分	4220 万美元

支付给 41 家提炼厂商，他们的产品占美国松脂产品的 90%，及消费品的 121%。

Chapter 2 “松脂”崩盘

债券销售所得现金	8975983 美元
债券	12000000 美元
股票	18249800 美元
总额	39225783 美元
财团佣金、股票	12988500 美元
Co. 金库中未发行的债券及股票	2000000 美元
花费与债券折价等	785717 美元
总额	55000000 美元

这些数据并未公布于众，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财团的现状。

除了公司宣传资料中为数不多的预估数据之外，人们根本不知道公司的盈利状况。在格林巴姆看来，这些数据就是金融界的制胜秘籍，但投资者们似乎不太买账。与吉普林的命运不同的是，公司的股票没能有所作为。这些股票的成色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也没有经过市场的调节，没人知道它们的可靠性。因此，银行不会将它们作为发放贷款的抵押担保品，而“投机分子们”（报纸就是这么称呼股民的）也不愿意跟它们扯上关系，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也许根本无法抛售这些股票。于是，财团必须承担起“推销”这些股票的重任，其目标是能够实现这样一种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无需太多麻烦，在不会对市场造成很大影响的情况下，能够顺利抛售“美国松脂公司”的股票。财团必须要赚取佣金才能获得收益。

格林巴姆对所有以部分付款方式获得公司股票的制造商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劝：千万不要以低于 75 美元每股的价格抛售股票。这些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制造商对格林巴姆先生不甚了解，因此大家都欣然同意并郑重承诺，绝对会听从他的建议。经过与格林巴姆的一番谈话之后，他们甚至开始幻想，自己手中的股票有一天会涨到每股 80 美元的价格。这样一来，不担任财团职务但持有“松脂”股票的人们，绝对不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进行“抛售”。

格林巴姆先生负责“松脂”的市场运作，这是行情带上美国松脂公司的简称。刚开始的时候，财团通过“对盘”命令这种预先安排而非实际交易的方法来推升股票价格。格林巴姆先生让自己的一个经纪人将 1000 股“松脂”股票销售给另一个经纪人，然后购买股票的这个经纪人迅速将刚刚买来的 1000 股股票再转售给另一个经纪人。通过这种对盘流程的预先安排，行情带上该集团的股票交易就是 2000 股。在“对盘”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关注股市行情的人们就会认为这只股票绝对具备活力而且非常强劲，进而刺激他们大量买进。这有悖于股票交易的“对盘”规则，可是要如何保证人们一直对这只股票的价值充满信心呢？

“松脂”股票以 25 美元的价格进入市场，由于财团掌控着市场中所有与自己相关的股票，所以这只股票的价格毫不费力地就冲到了 35 美元。根据股票交易所的官方记录，每天都有数千份股票“转手”——从格林巴姆的左手转到右手，然后再转回来——而股票价格则是稳步提升。但这其中似乎缺少了什么，这种股票操作没有说服力，未能吸引大众股民的参与。买卖股票的人都是“交易所交易人员”就职于交易所的专业人员，这些股市赌徒为获取自身利益进行投机倒把；还有被称为“行情带情痴”的证券经纪公司客户，他们生命的全部就是每天进行投机倒把，以及孜孜不倦地研究股市行情。只要行情带以自己

Chapter 2 “松脂” 崩盘

特有的方式预测股价即将上升，这些进出交易所的绅士们就会立刻购买任何金融产品，从资本化的虚有股票到政府债券。诸如 Back Bay Gas，该公司的实际资产为零，但是其股本却达到 1 亿美元。这就是资本化虚有股票的典型代表。

现在，这些交易所交易人员及行情带情痴想当然地认为，“格林巴姆一伙”掌握着所有的股票，因此他们必须寻找一个相应的市场。而寻找市场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合适的“多头”或炒作活动。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不断提升，那么报纸就会大肆报道该股票的各种利好消息。于是，那些缺乏判断力的股民们看到这些消息后就会开始购买股票。他们的假设是这样的：既然股票已经升了 10 个点，那么它必然会再升值 10 个点，一辈子都在华尔街奋斗的家伙们就是依靠这一招赚取巨额盈利的。

格林巴姆与他的合作伙伴们是一群极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通晓华尔街的一切并且深谙其运作之道，他们即细心又大胆、他们拥有远见卓识却又懂得如何把握眼前一切良机。他们是务实派金融家。他们将“松脂”的股价提高了 10 个点，但尚未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而刺激股民购买财团的股票。实际上，三周时间过去了，虽然该股票价格一路走高，而且“华尔街”到处都有人宣传购买这只股票的好处，新闻中也充斥着“善意的”规劝，可整个财团收获的却是来自提炼厂商 Ira D. Keep 的 6000 股股票。因为缺钱，他以 38 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自己的股份。财团还被迫以 35 美元、36 美元及更高的价格买回了自己以 30 美元、31 美元、32 美元及 34 美元卖给“交易所交易人员”的那些股票。而这些操盘手又必须“支持”股票达到更高层次，保证股价不会下跌，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购买自己的股票。这样一来，大众股民就会认为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这只需求量巨大的股票一定藏有巨大利润。因为该股票以前就有过大幅的价格提升，但很多聪明人直到现在才选择买入。既然有人看上了“松脂”的股票，那么大众股民为何不去购买呢？人们通常都会问自己这种问题。这是小本生意人士的本性，而金融投机分子也会因此欢呼跳跃。

所有销售“松脂”股票的尝试都未能成功。最后，财团决定让股价跌落到“诱人的低价”。股价果然大跌。然而，目标大众依旧没有买入财团的股票。他们还尝试通过卖空盈率来实现大范围的“可逼仓”股票，同样还是没能取得成功。在华尔街中，没有人希望对一只被人牢牢掌控的股票进行“卖空”操作。卖空的概念非常简单：孤注一掷，确定股价一定会下跌。“卖空”操作的人抛售的不是自己真正持有的股票，他们只是希望日后再以较低的价格重新买入。不过，他必须提供充分的保证，然后从其他人那里借入这些股票，从而交付给买家。“平仓”或“买入”就是购买之前销售的股票。很明显，对于被少数人掌控的股票来说，尝试卖空操作并不明智，因为很难能够介入股票。“逼仓”卖空就是提高价格迫使人们“平仓”。当卖空额足够大时，人们就会采取这种办法，在一定时期内保证股票价值。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经过了一系列让“松脂”背负恶名的不利波动之后，即便公司拥有曾经辉煌的业绩，华尔街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再加上公司的股票对外只售出了 35000 股，被人们普遍称为“松脂臭皮囊财团”的成员们悲哀地认识到，虽然他们精妙地组建了信托公司，也颇为成功地进行债券操作，但是作为股票操盘手，他们的确没能取得太多成功。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财团销售了更多股票，鳏寡及孩童都成了他们的销售对象，甚至还将自己的亲密朋友“卷入其

Chapter 2 “松脂”崩盘

中”。他们以零成本对外进行销售，自然也就希望可以销售更多。

现在看起来，股票操盘手需要的是天赋而非后天培训。操纵股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备大智慧才可以胜任——操纵股票，但是不能让其他人有丝毫察觉。任何人都可以购买或卖出股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卖出股票的同时掩盖自己在购进这些股票的事实，同时还不能让人知道，这只股票的价格一定会增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巨大的勇气、无可挑剔的判断力、对股市技术条件的了解、无限的智慧及敏捷的思维、对人类本性的透彻理解、对于赌博这种奇怪心理现象的仔细研究，以及应对华尔街大众与美国人民神奇想象力的丰富经验。完全了解自己将要雇用的各类经纪人，熟悉他们的能力、缺陷及个人性格，还要了解他们的价格，但这一切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另外，要想掌握充分的操纵股票技巧，那就只能通过磨炼、耐心与金钱才能实现。专业的华尔街人士只会说：“行情带就是故事的全部。”因此，这些小小的纸带让公众了解的故事必须是操盘手认为公众应该了解的故事，操盘手必须能够制造这样一种效果：让人感觉一切都是完全自发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合法且真诚。操盘手还必须是一个谎言大师，同时还要非常确信自己绝对是个老实人。

财团的几位成员都拥有这些能力中的很多项，但没有一个人具备上述所有条件。大家决定将“松脂”股票交给塞缪尔·温布托·希尔普来管理，他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操盘手。“杰克”格林巴姆说他去与这名伟大的投资者进行商谈。

希尔普是一位金融界自由业者、自由的斗士、自由的思想家。他从亚利桑那的矿厂淘得了人生第一桶金，但他觉得这个领域过于狭窄。于是，他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投入到各种豪赌之中。他具备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一个操盘手应该具备的一切特质，他还拥有更多非凡之处。他刚来的时候就对纽约不屑一顾，并且准备凭借自己的金融才学在这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其他一些“操盘巨头”在他面前只能自愧不如。希尔普告诉他们说：“我在股市上就是高调赚钱，为所欲为；而你们却只能偷偷摸摸，投机倒把。何必费尽心思装出一副诚恳老实的样子呢。跟你们不一样的是，我从来回避任何挑战与困难。”这种勇于面对一切的态度造就了他永远旺盛的斗志。希尔普没有任何负担，不用转嫁给他人；也不必像那些对他充满敌意的操盘手一样，经常通过精巧的谎言来夸大财产并销售给一群没有判断能力的大众股民。如果他认为某只股票达到了不应该达到的高价，那么希尔普就会在众人的惊叹中自信满满且积极大胆地进行抛售。如果他认为一只股票价格过低，那么他就会大胆买入，准备吃进任何可以购买的股票，并以高价收购其他人手中的股份。在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希尔普偶尔也会遇到暂时性的困难，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停止交易一天、一周或一个月，但他总会成功。让人不得不敬佩的成功！

在股市方面，他是最优秀的操盘手。每逢牛市，他会稳定、大胆且聪明地抬高目标股票的价格，最重要的是，他不会让人们感觉到这只股票是受人操纵的。于是，一些小额资本炒股者竭尽全力想从他手中以难以置信的高价购买股票。而熊市操盘则是希尔普的拿手好戏之一，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市场进行“重击”，股市的价值就像着了魔一样逐渐消失。在那些可怜的普通股民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所有的股票都“不对劲”，而且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整个股市传言四起，大家都说事情会越来越糟糕，各种流言似真似假、令人不安，隐约透露着一丝灾难的味道。整个华尔街都弥漫着忧惧的气氛，而股票交易所则笼罩上了

Chapter 2 “松脂”崩盘

一层恐惧的阴影。小打小闹的股民们整日提心吊胆，他们从股市中获得的盈利全部被一扫而空。即便是资金雄厚、小心谨慎的银行主席们，也开始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满怀不安的情绪，认真地研究股市行情。

有人迅速将格林巴姆引荐至希尔普的私人办公室。这是一间带有金属格网的半昏暗房间，无论冬夏，这个房间始终如一。这种格局就是为了防止对面有人窥探他的访客及身份隐秘的经纪人，这些人的身份最好还是不要让华尔街的大众知道为妙。他正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停下来看一下行情带。这位股市领袖能够了解市场状况的唯一工具就是行情接收器，他能够知晓自己的下属干得怎么样，以及敌对势力对他的攻击做出了怎样的应对。每一寸行情带都是一片激烈的战场，每一个行情表背后都有无数次冲击。

希尔普如同鬼魅般的灵猫一样：他那不为人察觉且无声的步伐、他那一缕胡须、他那由宽广的额头及三角形下巴组成的面容。而他的眼神则透露着万兽之王的威严，摄人心魄的冷酷，还有看到雅各布·格林巴姆先生时那一丝冷漠的好奇。此时这位信托公司创始人心中无他念，只是不由自主地问着自己，希尔普的心跳是不是就是行情记录器，毫无感情地记录着股市的一点一滴。

“你好，格林巴姆。”

“你好吗，希尔普先生？”这位格林巴姆—拉扎鲁斯公司的资深合作人、百万富翁说道。“我希望，你一切都还好吧？”他把头转向另一侧，仔细审视着希尔普，眼中充满关切之情，似乎要确定一下对方的健康状况。“不用问，你肯定过得很好。好久没见你的气色如此红润了。”

“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吧，格林巴姆，你说呢？你的松脂公司怎么样了？且慢！”希尔普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然后说道，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参与其中，没错吧？”然后他开始发出笑声——一半是轻笑，一半是咆哮。

格林巴姆一脸敬佩地看着他，然后面带一丝迟疑不决的微笑说道：“这都被你识破了！”

幽默，几乎是所有美国人的共同特色。在关系重大的商业事务上开开玩笑更是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特色。另外，如果希尔普拒绝的话，格林巴姆就可以将整个事件——请求与回绝——全部视为一场玩笑。

“到底什么事情？”希尔普问道，言语中丝毫没有幽默的意味。

“集合基金应该怎么操作？”

“多大规模的集合基金？”希尔普冷冷地问道。

“大到近乎极限的集合基金。”这位信托公司创始人又一次迟疑不决地微笑道。

“你不会掌握着所有的股本吧，希望不是。”

“这个嘛，我们手头有 10 万股。”格林巴姆说道，这会他更加没有底气，而且多了一丝沉重。

“除了你，还有谁参与其中？”

“你知道的，还是那些人。”

“嗯，我知道的。”希尔普重复了一遍，言语中透露着不屑，“还是那些人，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了。要想赢得声誉，那肯定是需要花一番工夫了。每个人的份额怎么计算？”

“我们很乐意交给你接手。”格林巴姆边笑边回答，“我们持有 10 万股，我们很乐意让其他人也持有部分股票。我们可没那么贪心。哈哈！”

“可是，那些提炼商？”

Chapter 2 “松脂”崩盘

“他们都参与到基金中了。他们的大多数股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没有我的命令，这些股票都不会流入市场。”

两个人都停顿了一会，没有说话。希尔普眉头紧锁。最后，他说：“让你的那些朋友都到这里来，今天下午。再见，格林巴姆。还有，我要说一下，格林巴姆。”

“什么事？”

“任何时候都不要耍花招。”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希尔普先生？”他试探性地表示了一下不满。

“我的意思是让你们不要耍花招。下午四点过来。”然后希尔普先生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格林巴姆犹豫着，依旧面带迟疑不决的抱怨。不过他什么都没说，离开了这个办公室。

希尔普看了看行情带。“松脂”股价为 29 美元。

他继续不停地踱来踱去。只有在市场“不如意”的时候，希尔普才会停止这种机械的、如同动物园动物一样的走路方式，四处张望，但什么都没看到。如果市场发生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情况，那么希尔普就会呆呆地僵立在行情带旁边，因为他那负荷过重的神经处于紧绷状态——就像一只老虎发现自己笼子中进来了一个奇怪但可以当做美食的动物。

四点整，格林巴姆 - 拉扎鲁斯公司资深合作人、I. & S Wechsler、Morris Steinfeld's Sons、Reis & Stern、Kohn、Fischel & Co.、Silberman & Lindheim、Rosenthal、Shaffran & Co. 及 Zeman Bros. 前来拜访希尔普先生。

他们并未被引荐到希尔普的私人办公室，而是被带到了一个装饰奢华的房间，四周墙壁挂满了浮华的马匹与赛马油画。这些访客坐在一个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橡木桌子旁边。

希尔普先生出现在了门口。

“大家都好吗，先生们？不用起身，各位都不用起身。”他似乎根本没有打算跟哪个人握手，不过格林巴姆一边迎向他一边果断地伸出自己肥胖的右手，希尔普跟他握了一下手。然后，格林巴姆坐了下来，说道：“我们都到齐了。”接着，又殷勤地笑了笑。

希尔普站在那张精致且光亮的桌子最前端，慢慢审视着那一幅幅诚恐不安的面容，他与每个人都对视一分钟左右，犀利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份不屑，几乎给人一种威慑感。这让在座的各位好不郁闷，年长的感觉相当不爽，而年少的则怒火中生。

“格林巴姆告诉我说你们想把手中的松脂股票集合在一起，然后委托我来替你们进行营销。”

大家都点头，一些人回答说“是的”。而 27 岁的林德汉姆则轻浮地说了一句：“是这么回事。”

“很好。那么每个人的股份比例是多少？”

“我这有份清单，希尔普。”格林巴姆插嘴说了一句。他故意省略了“先生”二字，就是想在大家面前证明一下，自己跟希尔普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希尔普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也不介意。

希尔普大声读道：

格林巴姆－拉扎鲁斯公司	38000 股
艾西多·维切斯勒及斯·维切斯勒	14000 股
莫里斯·斯坦菲尔德家族	14000 股
瑞斯 & 斯特恩	11000 股

Chapter 2 “松脂”崩盘

克恩-菲斯切尔公司	10000 股
希伯曼 & 林德汉姆	9000 股
罗森戴尔-沙夫兰公司	9800 股
泽曼兄弟	8600 股
总计	114400 股

“是这样吗，先生们？”希尔普问道。

格林巴姆点了点头并且殷勤地笑了笑，他为自己这个最大股东的身份而开心不已。有人说“是的”，有人说“没错”。小林德汉姆说：“是这么回事。”公司创始人，他的叔叔与他的父亲都死了，因此整个公司就遗留给了小林德汉姆，但他的这种轻浮肯定跟遗传无关。

“我明白了。”希尔普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全权负责这个股票基金，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决策。任何人都不得有异议，也不得有任何疑问。如果需要任何要求的话，那么由我负责。如果你们不认同我的做法，那咱们就不用合作了，因为我就是这么做事的。我熟悉自己的生意，如果你们也知道自己该怎么说的话，那么在这间办公室里就全部都听我的，走出这间办公室还是要把嘴闭上，什么都别说。”

大家都没说话，连林德汉姆都保持了沉默。

“每个人都将继续持有他在基金中的股票份额。这些股票在你们手上已滞销了一年了，现在你们还是要继续持有这些股票，直到我通知你们进行抛售。我让你们抛售的时候，你们必须立刻行动。我了解了一下公司的经营情况，我认为这只股票能轻而易举地达到 75 或 80 美元的价格。”

在座的八位投机商都目瞪口呆，发出了惊叹的声音。而格林巴姆则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似乎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希尔普只不过是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然后说给大家听而已。

“还有，”希尔普继续说道，声音非常平静，“你们每一个人能够销售的股票就是你们在这个基金中所占的股份，而这些股份也只有在获得我的许可之后才能够进行销售。”大家都没说话，希尔普接着说：

“以 29 美元的股价作为基准，基金盈利的 25% 归我所有，作为报酬。其余利润你们平均分配，而所有必要的花费则由大家均摊。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还有，先生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偷偷抛售股票，哪怕连一股都不行。”

“我希望你能明白，希尔普先生，我们可不是那种人。”格林巴姆装模作样地摆出了一副很有尊严的样子。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同僚面前表现出这一点。

“行，就这样吧，格林巴姆。我了解你，这就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可不是初来乍到的新手。我就是简单的提醒一下，‘不要耍花样’。听着，格林巴姆，”他的眼神透露着严谨、冷漠与威严，然后一字一句地补充道，“我很认真地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耍花样。我要知道你们手中所有的证券数量。对不起，先生们。我很忙，再见。”

从此，就有了著名的松脂多头集团。众人本以为希尔普会和善一点，懂礼貌一点，但毕竟是他们去邀请希尔普而不是希尔普来求他们帮忙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忍受性格古怪的希尔普。

“其实山姆不是坏人，”格林巴姆向大家说道，似乎是在为亲爱的朋友身上的某个缺点而道歉。“他想表现出极度的愤世嫉俗，但其实他并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你顺应着他，那么他就会为你做任何事情。我总是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

Chapter 2 “松脂”崩盘

第二天，松脂股票开始了历史性的疯涨。股价从 30 美元开始。操盘专家——精通股票交易的操盘手吃进了 16000 股，将股价推到了 32.01 美元。之前以高价买入这只股票，因此而受到“打击”并懊恼不已的股民们，现在重新燃起了希望。由于之前市场上从未出现过任何一只受人恶意操控、通过欺诈及预谋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股票，因此希尔普手中的松脂肯定拥有其自身价值并且受到市场调节。行情带讲述的故事绝对真实，因此这些故事个个都与众不同，精彩绝伦。于是，有一天，华尔街上的几家证券经纪公司挤满了准备购买股票的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人们必然会谈论市场上的“重大进展”；第二天，操盘手们发现几大金融巨头不动声色、意图明显、沉着冷静地吃进了所有的交易。这就说明，那些金融巨头对美国松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票有着“控制欲望”。又过了几天之后，市场出现了很多少于 100 股的“零头”交易，而从事这些交易的人都是经常为格林巴姆财团打理生意的操盘手。这也就是说，财团的熟人肯定从“内部”获得了“消息”，然后通过买入实现投资。

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大家心情一片大好，而整个股市也非常稳定。然而，华尔街上那些时刻保持警惕的职业股民从不断更新的行情带上得到了一个消息——该财团股票出现了“内部抛售”，这个消息千真万确！行情带上的每一寸记录都清楚地表明，最为熟悉该财团资产的那些人都在进行抛售。希尔普故意笨手笨脚地抛售那些自己在进行多头操作时被迫吃进的股票，之所以吃进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价格提升。希尔普也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他，只要能够形成巨大的卖空额，然后通过“逼仓”实现获利。他拥有众多可以支持自己进行多头操作的公司。而且，他也非常确信，那些职业股民一定会说：“看吧！那些家伙早已黔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驴技穷，这只股票也不会有什么噱头了！”然后，人们就会自信满满地将“松脂”全部抛售出去，因为以 46 美元的价格售出一只毫无价值的股票肯定是只赚不赔的事情。第二天，股价开始下降。人们又抛售了更多。可是，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一位交易所的董事加入到了“松脂”的股民行列之中，他所在的这个交易所以小心谨慎而著称。这位董事根本没有竞价，他只是不断买进。最后，他一共收购了 20000 股。这让空头们变得异常恐慌，于是，流言四起，人们都说这只股票很快会进行分红。接着，空头们不惜损失地对自己的卖空进行平仓，转而走向“多头”路线——买入股票，希望日后能够盈利。于是，松脂股价又开始上涨，几乎达到 52 美元。

接着，希尔普大量消减了自己应该操控的股票总量。到现在为止，他的买进大于卖出。以后，他的卖出就会大于买进。当供不应求时，价格自然会上升；当供大于求时，就会出现降价。但是长线的平均销售价格总会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从而确保运作有利可图。当然了，整个销售过程肯定会出现一些价格回落。

过了一个星期，“松脂”的价格保持不变。然后，它又一次开始升值。股价达到 56 美元，然后又上升到 58 美元，它成了最为活跃的一只股票。所有人都在谈论它。报纸开始发布声明，报道松脂公司那卓有成效的收入情况；整个华尔街都开始认为，美国松脂公司与其他“信托机构”一样，肯定是一家非常有“钱途”的企业。那时，公司的股票每周都会上涨一点。因此，各类报纸都争相报道松脂股票的成功。

当股价涨到 60 美元时，华尔街的大众都开始认为，这只股票肯定非同一般，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操纵一只股票将其价格抬高 30 个点。这恰恰说明，希尔普的确是名了不起的股票操盘手。于是，人们

Chapter 2 “松脂”崩盘

对“杰克”格林巴姆以及他的同僚们投去了好奇、敬佩、羡慕的眼光，其中还夹杂着很多其他情感。大家还指责他们故意在一年之内压低股价，从而“逼走”那些缺乏经验的持股人，并“消磨”前期买家的耐心与信心，因为格林巴姆这帮人希望将“美妙”的“松脂”全部留给自己。而格林巴姆这帮人则面带一种充满罪恶感的笑容，始终保持沉默。不过，当人们跟杰克讨论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时不时地皱一皱眉。艾希多·威斯勒他老人家则逐渐展露出拿破仑三世那种超凡脱俗的精明神态，“鲍伯”林德汉姆似乎都已经变成了贵族；小个子的近视眼莫里斯·斯坦菲尔德体重增加了 15 磅，罗森戴尔走到哪里都会停下来拍一拍其他人的肩膀并渴望对方也能够这样对他。

然后，希尔普在两天之内，连续安排“杰克”与“艾迪”小拉扎鲁斯在众人的注视下打赌，10000 美元对 5000 美元：“松脂”股票将会在今年通告分红。于是，跟他们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各类报纸就开始猜测，分红的份额到底有多大以及何时能够落实分红。而交易所的操盘手们则对自己的一干听众说出了自己“绝对准确，来自公司内部”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不尽相同。两天之后，希尔普手下那些表面上正直善良的操盘手开价，为 100000 股分红支付 134% 的费用，他们还说应该在六日之内通告分红，否则钱款无效。接着，股价涨到了 66.34 美元，人们都渴望买入这只股票。于是，一个规模巨大、范围广阔的市场就此建立了起来。任何人都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大规模的股票交易。这 114400 股股票开始的价格仅仅是微不足道的 30 美元，而其理论总价则为 3432000 美元；但是现在，该股的价格涨到了 65 美元，其理论总价高达 7422000 美元。对于一只刚刚进入市场才几个星期的股票来说，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已经算是不错了。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希尔普，这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似乎根本没有抛售股票的意思。然而，这个股票基金的其他股东则开始有了其他想法，他们希望希尔普能见好就收。他们说，赚这么多钱可以收手了。而这些人在办公室中看到的股票态势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些人很清楚生活的变化莫测以及政策与股市的不确定性。假设某一个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把美国总统给干掉了，或者德国君主跟他的奶奶打了起来，那么股市肯定会崩盘。这样一来，公司账面上那 400 万美元的盈利也将化为乌有。他们分别去找雅各布·格林巴姆先生，然后又一起向他请愿，希望他能够去拜访希尔普。这其中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反对的力度似乎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于是，格林巴姆走进了希尔普的办公室。两分钟之后，他又走了出来，满脸通红。他告诉自己的每位同僚，希尔普心中有数，希尔普很了解自己手中的业务，还有希尔普那天脾气很大。不过，格林巴姆带着原谅的口吻补充了一句，每当希尔普输掉跑马比赛的时候，他总是发脾气。

股价在 60~65 美元之间波动，似乎是中了魔咒，始终无法突破这个价格区间。不过，在股票的涨价过程中，也出现过几次这样停滞不前的情况，40、48 及 56 美元。当股价跌落到 60 或 59 美元的时候，人们都会更加迫切地买入，因为整个华尔街到处都是这样的传言：“松脂”将会按照股票面值进行兑现。这就是大众的投机心态，而希尔普先生一系列漂亮的市场操作使得所有人都愿意买进松脂股票，而不是在那里傻傻地观望。人们都确信，这只股票最终一定会超过 90 美元这个价位。希尔普先生依旧在进行买入和卖出，但他卖出的数量是买入数量的两倍之多；而他负责操纵的大量股份则有所减少。第二天，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出售股票基金中的份额。

也就是在这一天，当格林巴姆先生用完午餐，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Chapter 2 “松脂”崩盘

时，他感到非常高兴：午饭很好、自己的状况很好、所有的一切都很好。他瞄了一眼行情带，然后笑了一下。毫无疑问，“松脂”绝对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而且形势一片大好。

格林巴姆先生想，“在现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如果我抛售股票而希尔普买入的话，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买入的就是我抛售的股票。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我应该让他多持有一些股票。这样一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情况，那我也能够掌握先机。埃克！”他叫来一名职员。

“什么事，先生。”

“卖出 2000 股，等一等，3000 股，不，还是算了。给我把埃德·拉扎鲁斯找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心中窃喜：“我同样可以不用抛出 5000 股。”

“艾迪，”他对合作伙伴的儿子说，“告诉交易所的那些操盘手，告诉维力·斯切夫，卖出 5000 股，还是 6000 股，告诉他，卖出 7000 股松脂股票，并借入股票。我自己可是没有出售任何股票啊，不是吗？”他眨了眨眼睛。“这是他自己的卖空行为，你明白吗？”

“我明不明白？当然明白，我会搞定这件事情。”小拉扎鲁斯洋洋得意地说道。他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替格林巴姆打掩护，而且不会被任何人察觉，包括那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塞缪尔·温布托·希尔普。这位年轻人自信满满，兴高采烈，因为他能够给自己的朋友兼合作伙伴下达命令了，他命令维力·斯切夫卖出 10000 股。格林巴姆背信弃义，本来只是准备卖出微不足道的 2000 股，可最终的抛售总额却达到了五倍之多。在所有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卖空行为，而且真正的卖家是维力·斯切夫。而且，人们最好不要多想，就应该这么认为。刚开始，财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提供他持有的股票数量，因为希尔普能够根据自己掌握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的股份情况来追查任何卖出活动。还有，买空存在一定问题，而卖空则没有。卖空时，卖家迟早会将这些股票重新买入，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就是说，这些股票绝对存在市场需求，至少会有一个买家。但出现买空时，股票就是很现实地掌握在某个人手中。

艾西多·维切斯勒持有 14000 股，那一天，他的心情糟透了；而格林巴姆却没有什么操心的事情，一点都没有。一批著名的艺术收藏品将在那一周的拍卖会上售出，他很确信自己那位粗俗的朋友“艾比”沃尔夫一定会买下几幅特鲁瓦翁的精美画作以及一幅柯罗的传世名品。目的很简单，让自己的名字能够登上报纸。

“‘松脂’，62.78 美元，”他的侄子就站在行情带旁边，他报了一下股价。

于是，老维切斯勒计上心头。如果他以 62 或 63 美元的价格卖出 2000 股松脂股票，那么他就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这些艺术品中排名前十的名作。他的大名，以及他所花费的金钱一定会令新闻报纸增色不少。希尔普手中的股票市场庞大而广阔，区区 3000 股，甚至 4000 股对他来说能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如果真是要卖出的话，我应该卖出 5000 股。万一这些股票在希尔普手中被套牢，那就惨了。我要在自己的老家维斯塞斯特建一座马棚。”老维切斯勒自言自语，依旧是那番特有的滑稽语调，这一点在华尔街可是出了名的。“为了纪念希尔普，这座马棚就叫松脂马舍。”于是，他的 5000 股通过层层命令终于被卖出，维切斯勒授命 Wertheim & Co. 的赫尔佐格，后者再授命 E·哈尔福特。当然，这是一次卖空。

15000 股，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

这天晚上，鲍伯·林德汉姆那位美丽非凡的妻子想要一条项链，马

Chapter 2 “松脂”崩盘

上就要，而且项链必须镶嵌着一颗榛子般大小的钻石。她听到自己的丈夫赞扬山姆·希尔普如何手段高明地操纵松脂股票，她也知道自己的丈夫能够“与企业发起人享受同样的利益”。她阅读报纸，孜孜不倦地追踪着股市动态。鲍伯对自己的妻子宠爱有加，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他经常将自己股票收益的一部分交给妻子。而这位娇妻则学会了如何推算自己的“红利”或理论收益，以免鲍伯起了“逃避债务”的贼心。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她为自己的丈夫准备好了一串统计数据，以充分反映他的股票收入情况。还有，她想要那条项链，几个月来一直如此。这条项链只需要 17000 美元。她还看中了一个手镯，上面有钻石以及红宝石，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珍宝。

林德汉姆拒绝了她，但是凭借自己那份恒久不变的诚信，保证道：“亲爱的，耐心等待股票基金的最终抛售吧。我不知道到底会是怎样的价格，希尔普什么都不肯说。不过我可以肯定，大家的收入一定会非常可观，你也不例外。我以 30 美元的价格给你 500 股。不错吧！”

“但我现在就想要！”她撅着嘴巴，表示不满。她真的很美丽，当她撅起嘴巴的时候，她那饱满、红艳的嘴唇……

“再等一个星期吧，亲爱的。”他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现在就把钱借给我，等你把我通过股票交易赚取的费用给我的时候，我再还你钱。”她给这段对话画上了句号，不容鲍伯有任何反驳。当看到鲍伯脸上露出一丝犹豫的时候，她严肃地补充了一句：“说到做到，我一定会还的，鲍伯。我会一分不差地把钱还给你，这次一定会。”

“我考虑一下，”鲍伯说。每次屈从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对此，她再清楚不过了。于是，她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宏大量，说道：“很好，亲爱的。”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林德汉姆认为卖出 1000 股之后就足够了，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这么做。股市多变，无法预料。而大多数情况下，股市的意外情况对多头来说都是不利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平静下来，不受自己的妻子及她的言行影响，并且专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猛然发现：卖出 1000 股松脂股票是错误的，自己应该卖出 2500 股。于是，他也这么做了。他真的是一个谦恭的人，而且非常年轻。他妻子的表弟帮他卖出了股票，当然也是卖空。

17500 股，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股市一切正常，没有受到波动。希尔普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不幸的是，莫里斯·小斯坦菲尔德也决定卖出 1500 股“松脂”，他也这样做了。在他卖出之后，股票价格还上升了半个点。因此，他又卖出了 1500 股，然后又是 500 股。这些交易都由一个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操盘手负责。

21000 股，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股市似乎受到了些许影响。

接着，瑞斯及斯特恩公司的路易斯·瑞斯；克恩-菲斯切尔公司的安迪·菲斯切尔；泽曼兄弟的雨果·泽曼以及罗森戴尔-沙夫兰公司的乔·沙夫兰都认为自己可以违背与希尔普立下的誓言，而且不用受到任何惩罚。下面就是出售股票的具体情况：

股票出售人	第一次考虑卖出 股票数量（股）	犹豫时间（分）	实际卖出股票 数量（股）
路易斯·瑞斯	1500	3	2600
安迪·菲斯切尔	2000	15	5000
雨果·泽曼	1000	0	1000
乔·沙夫兰	500	134	1800

Chapter 2 “松脂”崩盘

31400 股，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

市场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认真分析了自己手中所掌控的剩余买卖份额之后，希尔普发现“肯定有人抢先一步卖出了”。

助手们每天都将股市上买家和卖家的详细清单提交给希尔普。因为如果要卖出大份额的股票，即便是最有技巧的操盘手也会露出马脚。现在，他仔细地检查着这份清单，两两对照，提出了一些问题之后，他又进行四四对照：将四个名字与其他四个名字进行对照。他早就识破了这套老掉牙的虚假卖空把戏。他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卖出这么多股票，那一定是他的同僚。还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些人的背信弃义行为绝对不是大家一起商量好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商量好的，那么卖出的股票总额肯定不会这么多。他几乎知道每一份股票的流向。他必须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

“两个，”他对秘书说，“两个就足够了。”于是，他开始了行动。

他以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势开始了大量收购股票的行动，他似乎是在报复——63 美元、64 美元、65 美元、66 美元——几分钟之内，股价就上升了四个点。整个股票交易所沸腾了。股市——没错，松脂就代表着整个股市。大家都在买进，都在琢磨这只股票到底能够涨到多高，格林巴姆与另外七个人也是如此。似乎这只股票正在朝着人们预期的标准高歌猛进。

接着，希尔普收回了自己的操盘手借贷给空头们的所有股票，然后自己开始借入。这些举措再加上巨大空头额的合法需求，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远远超过了一夜之间松脂在 64 美元、32 美元、8 美元以及最终 4 美元的溢价供给。也就是说，空头们必须进行平仓或者为借贷的每 100 股支付 25 美元的每日利息。对于财团借贷的 31400 股股票来说，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每天的花费就高达 8000 美元。另外，股票价格还在一直攀升。空头们每一分钟都在损失成千上万美元。人们不知道，股价究竟会上涨到什么程度，但对于市场上那些傀儡空头及其背后的实际空头来说，情况的确不妙。

格林巴姆－拉扎鲁斯公司；艾西多·维切斯勒及斯·维切斯勒；莫里斯·斯坦菲尔德家族；瑞斯及斯特恩；克恩－菲斯切尔公司；希伯曼及林德汉姆；罗森戴尔－沙夫兰公司以及泽曼兄弟都收到了一条来自希尔普先生的消息，内容完全一样，且口气强硬：

“立刻将手中的松脂股票给我！”

畏惧、恐慌、崇拜及自满，这些人有着不同的思绪。他们必须在公开市场上买回前几天售出的股票。这就意味着，之前那些背叛性质的股票交易将造成二十几万美元的损失。然而，如果希尔普先生尽职尽责的话，那么这个基金肯定能够“赢取”相当的利润。

大量股票处于 66 美元的待售价格，但希尔普的操盘手们果断、迅速、兴高采烈地吃进了这些股票。真正的卖空额数量巨大，令人恐慌。于是，人们开始买入，买入总额为夸张的 31400 股：格林巴姆、维切斯勒、林德汉姆、斯坦菲尔德、瑞斯、菲斯切尔、沙夫兰及泽曼纷纷命人买入股票。在他们买入的时候，股价也在不断攀高：以 66 美元买入 4000 股；以 66.38 美元买入 2200 股；以 67.58 美元买入 700 股；以 68 美元买入 1200 股；以 69.21 美元买入 3200 股；以 70 美元买入 2000 股；以 70.21 美元买入 5700 股；以 72 美元买入 1200 股。“财团”一共买入的股份为 31400 股。而这恰恰是希尔普从松脂股票基金中销售给自己同僚的股票数量。他发现，那天的买家一共购入了 41700 股。但是，其中 21100 股是当天早些时候惊吓的空头们采取的收购行为。此外，通

Chapter 2 “松脂”崩盘

过自己的多头操纵，他获取了 17800 股。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同僚们在背后捣鬼时，这些股票还没有处理掉。因此，在当天股市结束之前，他已经将所有手头操作的股票全部卖出，而且私人账户上还“卖空”了 2800 股。

报纸刊登了“松脂重大历史时刻”取得的巨大交易总额。他们说，一个强大的小团体掌握着很大份额的松脂股票，从而能够形成“垄断”，然后随心所欲地将股价抬高到自己理想的价位。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逼仓”。报纸还提醒说，希尔普先生这次没能正确把握市场行情。有份报纸还特意用黑体字标识出了很多详情与统计数据，从而证明这位精明的空头领袖遭受了 75000 股的空仓，而平仓的损失则高达 150 万美元。一位跟希尔普关系甚密的新闻记者非常直接地问他：“到底是什么导致松脂股价持续走高呢？”希尔普则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我不是很确定，但这应该是内部购买行为！”

第二天，松脂的巨额交易还在延续。收到基金股份中的 114400 股之后，希尔普先生将其分为三份：40000 股、50000 股及 24400 股。市场依旧没有太大波动，但那些精打细算的交易所操盘手们并未能注意到“松脂”获得的日常“支持”，他们开始卖出自己的股票，以确定具体情况。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很大，而姗姗来迟的补空则保证了股票交易量的平稳。接着，交易所的操盘手们加大了操作力度，他们以超过购买指令的数量卖出股票，还以低于股票正当需求的价格进行卖出。希望凭借这些方法来压制松脂股票。这是一种惯用的伎俩，以低于人们心理价位的价格大量抛售股票，从而吓退那些胆小的持股人，逼迫他们卖出自己的所有股票。接着，会由更多的人跟着抛售。最后，当大家都在抛售这只股票的时候，它的价位也就会急剧下降。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慢慢地，股票价格开始走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迈出这第一步。这时，希尔普先生拿出了数量为 40000 股的基金股份，将其完全投放到市场当中。此举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整个股市一片风声鹤唳。价位曾经高达 72.34 美元的松脂股票在前一天还是以 71.78 美元收盘，但现在立刻跌落到了 54 美元。报纸说囤积股票的做法已经“完蛋了”，“逼仓”也已经走向末路。数以千计的股民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还有几十个人干脆彻夜未眠。

第二天，他继续着自己的攻势，又将 50000 股投向了市场。股价跌落到 41.14 美元，如此巨大的跌幅几乎创造了股市记录。整个华尔街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以巨大市场波动而闻名的这个股票交易区是不是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格林巴姆冲到了希尔普的办公室之中。面对如此剧烈的价格震荡，格林巴姆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害怕。当股市不利的时候，华尔街的一只小虫也会变得凶悍无比。

“怎么回事？”他大声叱问，“你到底在对松脂搞什么鬼？”

希尔普打量了一下格林巴姆，然后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不知道是谁，我希望自己能够搞清楚。恐怕我还要再拿出 100000 股，我必须尽全力抛售股票。我已经安排好了绝大部分基金股票。如果股市没有太大波动的话，那么松脂的价位原本会停留在 60~62 美元之间，而今天就能够以 85~90 美元的价格进行卖出。下周再来找我，格林巴姆，别激动。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会失败？再见，格林巴姆。还有，跟我说话的时候不要大声嚷嚷。”

“这太离谱了，”格林巴姆情绪激动地说道，“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的话，我……”

Chapter 2 “松脂”崩盘

“格林巴姆，”希尔普爱理不理地说道，“别激动。再见，格林巴姆。积德行善，这样你就会快乐。”然后，他又继续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中的猛兽。这时，希尔普先生那位身材魁梧的私人秘书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说道：“请这边走，格林巴姆先生。”头昏眼花的信托公私创始人就这样离开了希尔普的办公室。等到秘书转身回来的时候，希尔普跟他说：“没必要去指责这群家伙背信弃义，他们不会承认的。”

第二天，希尔普先生就把基金股票余下的 25000 股全部投入到了市场之中，就像将一大盆水整个浇到了一个小杯子中。空头们则使出浑身解数。叽叽喳喳的行情带似乎在陈述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完全就是松脂公司的内部清算，现在的股价这么低而且抛售行为这么匆忙，这次清算绝对凶险无比。只有上帝知道这只股票会如何收场，但我们是没办法联系到上帝的。”

每个人都在抛售，因为有传言说，由于松脂公司公然违背反垄断法，法院已经下令将其解散，而且还指定了接手人。在卖出基金股票中的最后一股之后，希尔普先生以 22 美元的股价吃进的 2800 股最终以 72 美元卖出，他这次小动作一共收获的总利润为 14 万美元。

松脂股票在 15 个工作小时之内跌落了 50 点。也就是说公司股本的市场价值缩水了 1500 万美元。但对于基金中有些本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来说，这次缩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却高达数十亿美元。

希尔普通知他的助理，整个基金股票已经完全“变卖”，就是说已经卖空，而他本人则愿意于周一时跟各位股东在自己的办公室碰头——十一点整。当天是周四，到时他会为大家准备好支票与账目明细。格林巴姆、维切斯勒、泽曼、沙夫兰及其他人都赶来拜访希尔



普，渴望向他求教，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名誉不受松脂崩盘的影响，但希尔普谁都没有搭理。他那位健壮的私人秘书告诉大家说，希尔普先生不在本市。秘书是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人，而且还是一名技艺高超的业余拳击手。

这帮人找不到希尔普，出于自保的目的，只好匆匆忙忙地组织了一个新的基金，并递送了“支持”命令。那天，他们不得不买进大量股票；第二天亦是如此，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更为惨重的跌价，拯救自己不要陷入更大的麻烦。他们发现，自己手中持有 50000 多股松脂股票，但价格却只有 26 至 28 美元。而且，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哪怕就是表露出抛售股票的意图，都会引发一场新的松脂恐慌。

周一，他们见到了希尔普。他的话似乎比平时多了一些。在会面之前，他向每个人都发放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张支票与一份声明。现在，希尔普用客观冷静的语调向大家说：

“先生们，格林巴姆，你们都知道我为松脂股票费尽心思。当股价在 62 美元的时候，我受到了一些来路不明股票的冲击。我了解，你们都不会抛售股票，肯定不会那样做，因为你们向我郑重承诺过，不经过我的手绝不抛售股票。但这些股票就是不断涌入市场，有些卖家甚至进行借贷，就好像这是一只卖空股票。然后，我开始担心自己将遭遇一场无止境的抛售。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立刻做出应对。于是，在推进真正的卖空之后，我就把咱们的股票全部卖了出去。平均销售价格为 40 美元。如果市场上没有出现那次诡异的抛售，松脂股票本来是可以涨到 80 美元的。扣除佣金与其他基金的正常费用之后，咱们的净收入为 9 个点，或者说是 1029600 美元。根据协议规定，其中的 25%，也就是 250000 美元归我所有。真的非常遗憾，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如何把握好

Chapter 2 “松脂”崩盘

自己的股票，等到价格涨到 90 美元的时候再卖出。但是，我发现华尔街的确是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里发生的蠢事真的是不胜枚举。我相信你们应该还算满意。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自己是知足了，真的。再见，先生们。还有你，格林巴姆，再见。”

希尔普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暴虐的脾气。他和蔼可亲，优雅谦逊。大家看得出，他对股票的微薄利润似乎很满意。希尔普朝众人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

剩下的这些人暴躁而不安，充满怨恨，他们鼓足勇气想推门走进希尔普的办公室，但门是锁着的。他们使劲敲门，这时那位无处不在的私人秘书走了出来，告诉大家，希尔普先生有要事在身，不能受到任何打扰。但是，他可以全权代表希尔普，与众人讨论声明中的任何问题，而且他能够以代理人报告或其他形式出具任何证明。于是，众人以比较委婉的语气表示了自己对这位秘书及希尔普的看法，然后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出来之后，他们互相比较了一下自己收到的支票。于是，大家秉着诚实的精神，坦白了自己抛售股票的行为。结果，他们却莫名其妙地开始诅咒起了希尔普。他们的基金股票还真算不上“处于有利地位”，手中的股票数量众多，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就是损失惨重的失败者！

另外，他们不得不持续买入更多的“松脂”股票，一波接一波。他们自以为可以模仿希尔普，随心所欲地抬高股价，将其炒作到 50 点。他们宣布，该股票的分红为 2%。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根本无法打动股市。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伴随每次失败而来的却是更加糟糕的境况，因为他们不得不买进更多股票。

现在的股价为 16 ~ 18 美元，但即便是这样的价格也无法进行股票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交易。实际上，这只股票根本无法交易。这时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松脂提炼商，而整个行业则是一片阴霾。在“美国松脂公司”30 万股不可交易的股票中，其主要股东就握有 14 万股以上。这就是著名的“格林巴姆财团”。

第三章

内情人



◇ 所有人都在赚钱，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多头市场买入股票。尽管体型、肤色与年龄都相差很大，但这些人对股市的痴迷却没什么区别。

◇ 刚开始进入投机市场的时候，他应该从小的业务操练起来。他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晰，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缺乏经验。他曾经认为自己很了解股市。但是，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股市。

◇ 华尔街总会发生一些奇闻怪事。有时候，小道消息会成为现实。

Chapter 3

内情人

I

桌上电话响起的时候，吉尔马丁正在听着这位潜在的买家讲述趣事，他依旧职业性地献上开朗的笑声，说道：“对不起，请等我一分钟，老兄。”客户是霍普金斯先生，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制造商。

“你好，哪位？”他对着话筒问道。“是你啊，你好吗？……没错……我出去了……真的吗？……太糟了……太糟了……是的；我的好运应该是到头了。我早就该料到的！……你是这么想的？……那么，好吧，卖出 200 股 Occidental 普通股……你是行家……Trolley 呢？……稳住？……好的，听你的……希望如此吧……我可不想赔钱，恩……哈哈！……我想是吧……再见。”

“我经纪人打来的，”吉尔马丁挂了电话，向霍普金斯说道。“如果我早上 10 点半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少损失 500 美元。他们打电话提醒我抛售，现在价格下跌了 3 个点。今天早上我本来可以脱身而出，并且小赚一把。可惜啊，可惜我没这个命。我当时正好有事情，去买樟脑了。”

霍普金斯完全被吸引住了。吉尔马丁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然后继续说，口气中带有一丝玩笑般的恼怒，他认为这样说话比毫无感情要好一些：“我在意的不是钱，而是这倒霉的运气。我的樟脑生意根本没做成，而股票也赔了。我要是能在办公室多等五分钟，那么就可以接到经纪人打来的电话，从而避免这 500 美元的损失。我的时间，真是昂贵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啊，是吧？”他充满悲伤地摇了摇头。

“但你还是盈利了，不是吗？”这位客户兴致勃勃地问了一句。

“嗯，我想是的。赚了 12000 美元。”

吉尔马丁实际上没赚这么多，但他抛出这个夸张的数字以后，突然感觉自己对这位康涅狄格人很有好感。

“哇！”霍普金斯发出了赞叹的惊呼，吉尔马丁立刻对他无比关切。既然客户这么轻易就相信了，那么所谓的谎言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想到这里，吉尔马丁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其中蕴藏着一份不易察觉的释然。他今年 33 岁，面容与声音都很讨人喜欢。他崇尚健康生活、知足常乐、整洁清爽，并且刚正不阿，他的眼里闪烁着诚实与善良的光芒。人们都喜欢跟他握手。朋友们都在谈论他为何能够如此幸运，大家都羡慕他。

“昨天，我从 Trolley 交易的收入中拿了一部分钱出来，为老婆买了这个。”他一边跟霍普金斯说着话，一边从办公桌抽屉中拿出一个首饰盒。里面装着一一条钻石项链，艳丽的有些俗气，但肯定价值不菲。格林巴姆看到霍普金斯那充满羡慕的钦佩表情之后，又亲切地说道：“一起吃中饭吧？我想自己应该来一杯‘烈酒’，然后忘记早上的霉运。”接着，他又带着夸张的语气为自己的美食理论找了一个理由：“谁都不想损失了 500 美元还要饿着肚子吧！”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霍普金斯说道，他想到了吉尔马丁夫人。而他自己的老婆对珠宝也十分喜爱。

“她是天下最好的女人。我的就是她的，她的还是她的。哈哈！”吉尔马丁严肃了起来，“不过，我会把股票市场上的所有收益都以她的名义替她储存起来，她比我更懂得理财之道。另外，这也是她应得的，

Chapter 3

内情人

因为她对我实在是很好。”

通过这种方式，吉尔马丁让别人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丈夫。对此，他深感快乐，于是又满怀遗憾地说道：“她正在宾夕法尼亚走访朋友，要不然我就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吃饭。”随后，他们两个走进了一家时尚餐厅。

吉尔马丁每天都在不停地思考同样的问题：少女大道距离华尔街太远了。如果他能在经纪人办公室，那就不会浪费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他也能够四次漂亮地“扭转局势”。当时，他外出为公司办事，当他回来的时候，赚钱的机会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那些美好的幻想。还有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时间、机遇以及股市转瞬即逝，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他决定不再为 Maxwell & Kip、药物经纪人及进口商们买卖奎宁、香脂及精油，他要进军股票与债券市场，将其作为主业。现在的市场行情很好，肯定可以大赚一笔，他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他不能容忍自己从华尔街赚到的钱又被股市赚回去。炒股的最大诀窍就在于，知道何时抽身而出！选中肯定可以赚钱的债券，通过投资获取比较丰厚的利润，那样他也就心满意足了，然后彻底告别华尔街。

长久以来从事自己这个行业所养成的习惯，以及对新行业的担心让吉尔马丁很长时间都不敢轻易地转投股市。但是，有一天，他的经纪人联系到他。说是从国会那里听到风声，一个影响深远的决议即将出台，最好赶紧抛售所有股票。他们通过华盛顿的一个客户，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其他经纪人在首府也都有自己的重要关系，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行动。没有得到吉尔马丁的允许，这些经纪人不敢替他卖空所有股票。他们花了 5 分钟——一去不复返的 5 分钟！——才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吉尔马丁。当后者授权他们进行抛售时，股市已经下跌了大约 5 或 6 个点。新闻已经“过时了”。新闻将要报道的内容早就出现在了那些经纪



人的办公室之中，半个华尔街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吉尔马丁并非是前十位收到内线然后进行抛售的人，他属于第二梯队，一共有上百位卖家。

II

同事们为他举办了一场欢送宴会，大家全部到场，连勤杂员的小头目也来了。对他来说，2美元的宴会出席费用并不是个小数目。可能接替吉尔马丁担任经理职务的詹宁斯致敬酒辞。在一番诙谐的话语之后，他话锋一转，恰到好处地以漂亮的恭维结束了祝酒。另外，对于这位即将让位给他，使他获得提升的同事，詹宁斯似乎是真的很舍不得说再见——这一举动本身就是最大的恭维。其他一些同事：胸无大志的威廉森先生、总是对没有追求的威廉森深恶痛绝的年轻人哈迪、永远认为自己比吉尔马丁具备更强工作能力的中年人詹姆逊，以及全心全意关注本职工作的鲍德温，大家都在夸奖吉尔马丁，称赞他是个好人。还列举了一些相关的逸事，吉尔马丁有些不好意思，但其他人却兴高采烈。对于吉尔马丁的离职，他们感到很难过，因为不再是同事了；但想到吉尔马丁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众人又非常开心。大家还说，等吉尔马丁变成百万富翁之后，希望再见面时不要“不待见”。吉尔马丁心头有股酸酸的感觉，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快乐了。此时，勤杂员主管丹尼（除了出纳，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站了起来，然后说道：“他是这里最棒的家伙，他总是那么好。”大家都笑了。丹尼用一种不屑的眼光瞟了大家一下，接着说：“如果他需要我，我甘心为他打工，分文不取。其他人就算每星期给我10美元，我也不干。”其他人听到他这么

Chapter 3

内情人

说，笑得更厉害了，丹尼坚定地说：“我绝对愿意为吉尔马丁打工！”看到众人充满疑虑的表情，丹尼急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担心吉尔马丁也不相信他。正在这时，詹宁斯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道：“丹尼怎么了？”众人异口同声，响亮地回答道：“他没事！”面对大家衷心的支持，丹尼笑了，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与涨红的双颊坐了下去。而风风火火的詹姆逊作为最后一位发言人，站了起来，他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比吉尔马丁具备更强的工作能力，他说：“我与吉尔马丁共事十年，我们有过意见不合的时候……可……我……可是……我……也罢！”然后径直走向餐桌的前端，一把抓住吉尔马丁的手，使劲握着，足足握了一分钟。而其他则默默地看着，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曾几何时，吉尔马丁非常渴望能够前往华尔街。但这场告别宴会让他有些伤感。曾经跟这些人共事的吉尔马丁不在了，而新的吉尔马丁则有些难过。他以前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些人有多么关心他，而自己对他们的关切之情又是如何的厚重。吉尔马丁用简单直白的话语跟大家说，他在这里度过了最为美好的时光，对于自己的臭脾气，大家不用刻意安慰他，他知道自己经常发火，但他没有恶意而且相信会得到大家的理解与原谅。如果时光可以倒转，他将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让人们今天早上对他的恭维名至实归。即将要跟大家告别，他非常非常难过：“对不起，兄弟们。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样的告别演说真是有失水准，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惆怅的微笑。吉尔马丁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每次握手都非常有力，似乎是在跟大家永别。此时，他的内心深处涌起了些许疑虑，怀疑自己闯荡华尔街是否明智。但是，现在要想退缩，已经来不及了。

众人一路陪同他回到家中，大家都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度过分离前的所有时光。



III

从事药品生意的人似乎都认定吉尔马丁正走在致富的康庄大道上。那些生意场上的熟人及原先的竞争对手，在电车或剧院大堂与吉尔马丁不期而遇时，他们都把后者看做是即将成为百万富翁的大人物。大家都说着自以为准确的金融术语，就是为了让吉尔马丁明白，他们对股市也略知一二。然而，人们的这些行为却让吉尔马丁笑得合不拢嘴，让他充满了优越感。同时，他们对吉尔马丁的崇拜及对其好运的衷心羡慕也让后者激动不已，满心欢喜。他在华尔街新结识的朋友们也让吉尔马丁感到十分快乐。另外一些客户——其中不乏亿万富翁——非常认真地倾听他对股市的看法，以至于吉尔马丁后来认为他自己也应该认真倾听客户对股市的看法，这样才算礼貌，这样才算尽职尽责。而那些经纪人则认为他是“不错的家伙”。他们鼓动吉尔马丁经常进行股票交易。后者每买入或卖出 100 美元的股票，他们就能够从中获得 12.50 美元的盈利。当吉尔马丁交易成功的时候，他们赞扬他睿智的决策能力。当他失败的时候，他们的安慰方式就是对他提出些许批评，认为他不够小心。就好像一位母亲看到 3 岁大的孩子跌倒后的反应一样，将其视为笑话，从而逗得孩子因为自己的小过失而大笑。这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这里的客户量比较正常。

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他们站在报价板前，然后看着一个反应机敏的小伙子记录下股市的价格变化；而有些客户则会大声读出这些价格，就好像是行情自动收录器一样。股市行情越好，这里的客户就越多。他们听说自己的朋友依靠股市上涨大赚一笔，于是也投入到了华尔

Chapter 3

内情人

街的大潮之中。所有人都在赚钱，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多头市场买入股票。尽管体型、肤色与年龄都相差很大，但这些人对股市的痴迷却没什么区别。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欢乐。行情自动收录器也发出喜悦的声音，它的滴滴答答讲述的都是精彩的笑话，吉尔马丁与其他客户还没等到笑点出现就已经发出了会心的大笑。有时候，他们欢快地打着响指，似乎切实感受到了行情自动收录器带来的大笔财富。他们都是股市新手，不知天高地厚，到处宣扬，标榜自己是股市大鳄。有些人偶尔也会遭遇损失，但是与赚到的钱相比，这些损失微乎其微。

当跌价突然来临时，所有人都在多头市场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次跌价相当严重，而且毫无征兆。对于这些股市新手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巨大的意外，如同晴天霹雳一样。价格持续下跌，股民们不断遭受经济损失，这感觉可真不是滋味。几周前还是容光焕发、满脸喜悦的股市赌徒们，现在变成了担惊受怕的失败者，一脸忧郁。后来，人们将这一天称为恐慌日。这就是一次比正常情况更加严重的跌价。众多新手都在股市上投入了太多资金。有价证券及其他证券的大批量交易商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商品，大部分都卖给了那些股市新手，而现在又希望将这些证券买回来，但价格更低。客户们眼睛紧盯着报价板，就像股市状况良好的时候一样。他们的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大家的损失程度各不相同。他们努力搭建的美好家园在转眼之间就崩塌了，而摧毁大家美梦与家园的凶手就是行情自动收录器，它现在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什么精彩的笑话，而是金钱的流失。

他们死死盯着眼前的报价板。这台小小的机器吐露着一串串令人心碎的数字，诉说着股市的惨败，令他们深陷痛苦的深渊，无法自拔。可怜的吉尔马丁肯定地说：“我改变计划了，整个夏天还是待在我自己的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楼顶酒店，不去纽波特了！”他咧嘴笑了笑，但是笑得很孤单。以前，纺织品商人威尔逊听到每个人的笑话都会发出会心的大笑，但现在似乎是中了催眠咒，呆呆地看着坐在行情接收器旁高脚凳上那些人，凝望着他们的嘴唇动作，关注着这些人向报价工作人员喊出的股价。他的嘴唇时不时也会奇怪地抽动几下，似乎是在跟自己说话。消瘦、面容苍白的布朗则在交易大厅外面走来走去。什么都没了，所有的荣誉也都随风而去。吉尔马丁害怕看到行情接收器，害怕听到人们喊出的股价，但他还是渴望能够出现奇迹！他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了布朗，虽然底气不足，但还是摆出一副虚张声势的样子：“我竭尽全力，一直在坚持。但所有资金都被股市套牢了。我跟你讲，充满刺激的生活总是这样跌宕起伏！”布朗没搭理他，吉尔马丁则很不耐烦地按着电梯按钮，抱怨电梯来的太慢。他损失的不仅仅是自己在多头市场时积累起来的“账面”盈利，那天行情接收器所带来的剧烈震荡也让他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大家的情况都一样。一开始，他们不愿意亏本抛售股票，而是期待股市能够有所回升，让他们“全身而退”。但股价不断下滑，股民们损失巨大，已经没有了抛售的意义。他们只有耐心等待，就算要等上一年，那也要等，因为股价肯定能够回升。但股市的震荡令他们大吃一惊，股价一路下跌，因为无论大家是否愿意，还是有很多人在进行抛售。

IV

经历了股市的萧条之后，很多人都重操旧业，投身到了原来的工作之中，心情更加沉重。但人们顾虑的是，自己的工作能力肯定有所下

Chapter 3 内情人

降。经历了第一次令人麻木的冲击之后，吉尔马丁努力想在医药行业找寻新的业务机会，但是他根本没有投入太多心思。刚离开少女大道就承认自己在华尔街吃了败仗，这似乎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但真正让他对股市无法割舍的深层次原因，依然是那种对于赌博的狂热。如果说现在从事的工作比自己刚开始在 Maxwell & Kip 的工作还要低级已经够糟糕的话，那么更加不幸的情况就是，将年复一年地在医药行业辛苦工作，作为对自己的惩罚。然而，就算能够保持强壮与健康的体魄，最终所有的收获也仅仅是几千美元而已。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在股市上拼搏几个星期就能够把自己失去的全部赢回来，甚至还可以获利更多！

刚开始进入投机市场的时候，他应该从小的业务操练起来。他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晰，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缺乏经验。他曾经认为自己很了解股市。但是，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股市。也就是说，当他从股市萧条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现在才是自己真正可以期待成功的时候。他反复思考自己的失败，最终很明确地断绝了重返医药销售工作的念头，利用对于股市的顿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领域之中。如果适当运用，那么这场顿悟应该会给他带来很多收获。没过几个星期，他又回到了报价板前，整天与那些经历了股市动荡的股民们闲聊，相互交换意见。渐渐地，华尔街成了他思维的全部——他谈论的话题、思考的内容全都是股票。他在阅读报纸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新闻对股市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某个大型的精炼厂倒闭，而该公司的“信托”股份损失了 400 万美元，那么吉尔马丁会唉声叹气，因为自己没能预测到这场灾难，而且卖空了 Sugar 股票。如果 Suburban Trolley 公司引发了一场股市震荡，对股民与企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他就会诅咒无情的“命运”，因为自己没能提前卖出 1000 股 Trolley 股票。他经常会反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复地计算，如果在那场灾难来临之前以最高价卖空手头的股票，而且以最低价进行平仓的话，自己能够赚取多少利润。早知道就好了！华尔街的氛围以及四面八方的投机气息包围着他，让他生活在迷雾之中，看不清外界的任何事物。在他的生活范围内，人们彼此遇到时不说“你好”，而是说“市场情况怎么样？”或者当某人问道“你觉得如何？”时，他得到的回答不是关于对方的健康状况，而是“牛市！”或者“熊市！”

起先，在那次致命的股市震荡之后，吉尔马丁恳求经纪人让自己借贷少许资金进行投机。他们也同意了。他们真的是心地善良的人，而且也真诚地希望能够帮助吉尔马丁，然而命运女神对他却没有任何眷顾。就是这样一个“不信邪”的赌徒，坚持与命运抗争。他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大量买进，损失的金钱越多，他就越相信价格反弹将来临。他满怀希望地不断投资，但一次又一次地重蹈失败的覆辙。到最后，他已经欠下了经纪人很多钱，根本无力偿还。尽管吉尔马丁苦苦哀求最后一次机会，再买入 100 美元的股票，因为他确定这一次肯定会赢。但是，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再也不会借给他一分钱。随后，长久以来备受期待的价格反弹终于来了，股市回暖的速度令整个华尔街感到震惊。吉尔马丁则在盘算，如果经纪人同意借款给他进行最后一次购买，那么他就有足够的钱可以还清债务，另外还有 2950 美元的盈余。因为他原本可以扶摇直上，直达巅峰。他满怀怨恨地向经纪人展示着自己计算的数字，而他们也对这个事情有些想法和评论。随后，吉尔马丁离开了办公室，他几乎想要去起诉公司有意进行欺诈。不过，他转念一想，认为这不过是“命运带来的又一次打击”，既然赌了，那就只能默默承受。

第二天，当他回到经纪人办公室时，他开始以代理人身份进行投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例如，史密斯以 125 美元的价格对 500 股 St. Paul

Chapter 3

内情人

股票进行多头操作，但吉尔马丁对这个股票的兴趣却远非史密斯本人所能比拟。吉尔马丁在整个华尔街范围内任劳任怨地收集各种与 St. Paul 相关的新闻与消息，听到与这只股票相关的任何内幕及传闻都会无比兴奋，股价下跌时他会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股价上涨时他就会放声大笑，仿佛他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股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他对股市的渴望。实际上，在有些时候，他是如此的投入与专注，不断给出自己的意见。他会说“我们的”股票，而最后如果客户能够有所斩获，就会从盈利中拿出一小部分赏赐给他。吉尔马丁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现在他早已不在乎什么是尊严了。然后，他会立刻把这些赏钱投资到“统一交易所”，购买自己的股票。他甚至还会出现在破破烂烂的“波西”交易所，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够以百分之一的保证金购买两股股票。这就是说，这里接受市场上最小的投注——2 美元。

后来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当客户交易不活跃时，吉尔马丁会向人们借钱，数量不多。随着人们拒绝次数的增加，他能借到的钱款数量越来越少。最后，人们要求他不得靠近办公室，不得靠近那个曾经赋予他辉煌与骄纵的地方。

他成为了华尔街的“弃儿”，人们每天还可以看到他在“统一交易所”徘徊，那里聚集着众多买方与卖方经纪人。而交易所附近一家酒吧的行情自动收录机则满足着他对赌博的渴望。有时候他会遇到在股市获利的家伙，带他进入那个拥有行情自动收录机的酒吧。让他可以在免费午餐柜台进餐，享用啤酒，听着这些赢了钱的家伙讲述自己的故事。吉尔马丁的嘴唇颤抖着，随时准备为故事中的情节微笑或悲伤。很多时候，他的赌徒本质会督促他告诉别人，上周他原本想买入的股票上涨了 18 个点。不过那些赢了钱的家伙深深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只是心不在焉地



点点头而已。他们真正关注的还是那些有可能成交的股票情况。而有的人甚至连礼貌性的附和都没有，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行情记录带，因为吉尔马丁的谈话分散了他们两分钟的注意力，多么漫长的两分钟啊！他们会直接起身离开，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甚至都不会说声再见。

V

一天，他在新街上听到一位非常有名的经纪人对另一个人说，希尔普先生将立刻推动 Pennsylvania Central 涨价。这个无意的偷听对吉尔马丁来说无异于天降洪福，他立刻打起了精神，直奔自己的小舅子而去，后者在布鲁克林开了一家杂货店。他恳求格里格斯去找一个股票经纪人，尽一切财力买入 Pennsylvania Central 股票。他告诉格里格斯，如果后半辈子想过上有钱人的日子，那就必须这么做。因为山姆·希尔普将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另外，他还借了 10 美元。

格里格斯动了心。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内心挣扎之后，他最终满怀不安地接受了吉尔马丁的建议。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以 64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100 股 Pennsylvania Central 股票。随后，他放下了自己的杂货店生意，专心研究报纸的金融板块。吉尔马丁的话渐渐开始影响他的思绪，似乎行情记录带就能够带来他梦想的金钱。他的妻子看到他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就认为是生意不好。虽然格里格斯否认，但他妻子更加认为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后来，他在自己的小店内装了一部电话，能与经纪人随时取得联系。

吉尔马丁用自己借来的 10 美金立刻在投机商号以 63.78 美元的价

Chapter 3

内情人

格买入了 10 股，随后该股票就跌到了 62.78 美元。他的资金立刻就被“吞噬了”，之后股价又上涨到 64.12 美元。

第二天，吉尔马丁的一个老客户邀请他去喝上一杯。他对这位客户的发达而感到不满。对于那些可以购买数百股股票的人，吉尔马丁总是充满愤怒。但是，酒水安抚了他的情绪。他突然感到有些后悔，然后就好像害怕被人偷听到一样，他满怀焦虑地对史密兹说：“为了让你赚钱，我告诉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

“说吧！”

“Pennsylvania Central 马上就会涨。”

“是吗？”史密兹平静地问道。

“当然，千真万确。”

“不错啊！”史密兹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应道。

“那当然，山姆·希尔普告诉”吉尔马丁本来想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控制住了自己，然后斩钉截铁地说，“告诉我，就在昨天，让我买入 Pennsylvania Central。因为他已经蓄势待发，准备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你知道希尔普是多么厉害的角色。”他就此打住，似乎非常肯定史密兹知道希尔普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是真的吗？”史密兹嚼着饼干。

“是啊，如果希尔普决定抬高某只股票的价格，就好像现在这个 Pennsylvania Central，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他亲口告诉我，将在 60 天内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这不是胡话，也不是小道消息，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不是听说股票要上涨，也不是认为股票要涨，而是我知道股价要涨。懂了吗？”然后，他用自己的右手食指做了一个捶打的动作。

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史密兹已经下定了决心，购买了 500 股 Penn-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sylvania Central 股票。他还答应，没有吉尔马丁的指示，他不会“自谋私利”，卖出股票。然后，他们又喝了一杯，并看了看行情记录自动收录机。

吉尔马丁在分别时说：“你随时与我保持联系，我会告诉你希尔普告诉我的一切。但你不能告诉其他人。”史密兹歪着脖子，点了点头，似乎许下了一个严肃的承诺。

其实，就算希尔普走到自己面前，吉尔马丁也不会认识他。

与史密兹分别不久，他又遇到了一个熟人，并且拉着这位年轻人说话。他认为吉尔马丁对华尔街了如指掌，而且有一个习惯——操控他人。谁都无法诱惑这个年轻人购买股票，即便他们如何描绘公司良好的运营状况或者盈利的宏伟前途。这些花言巧语只能欺骗那些“傻子”，而精明的年轻操盘手们根本不会上当。但是，只要有人说起“他们”，哪怕是陌生人说起那些永远充满神秘色彩的“他们”——那些“巨头”、无所不能的“操控者”、始终在蒙蔽公众的阴谋家——将要抬高某只股票的价格，这位年轻人就会对这个说话的人表示欢迎，并遵从此人的意见。年轻的弗里曼只相信一件事，“他们”拥有邪恶的力量，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股市。吉尔马丁想到了这位年轻人自以为是品性，不免偷偷笑了起来。

“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吉尔马丁说道。其实，他根本看不起他。

“怎么，你是警长吗？”

“不。”吉尔马丁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好似在演说一样。“我今天跟山姆长谈了一番。”

“哪个山姆？”

“希尔普。那老小子今天找我，简直太有意思了。他似乎买入了 60000 股 Pennsylvania Central 股票，而股价将从 50 点上涨到 60 点，利润丰厚啊。”

“是吗！”弗里曼充满怀疑地哼了一下。吉尔马丁几天前还是一个

Chapter 3

内情人

唯唯诺诺、到处借钱的可怜虫；而现在看起来确是一个充满信心、掌握内部消息的高人。这种情况让弗里曼不得不去思考些什么。众所周知，希尔普对自己的老朋友绝对够意思，无论他们有钱还是没钱。

“他们签署文件时我就在现场，”吉尔马丁兴奋地说道，“我本来打算离开房间，不过山姆说没这个必要。我不能把详细情况告诉你，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他就是要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是 64.21 美元，咱们都知道，等价格涨到 75 美元的时候，所有报纸肯定都会说这是内部交易；上涨到 85 美元时，所有人都会因为良好的行情而去购买这只股票；等价格达到 95 美元时，就会形成一个多头市场并到处流传着红利增加的说法，那些在这只股票价格仅为 64.21 美元的时候，对其不屑一顾的股民将大量吃进。到时候看看是谁在操纵股票，分红与盈利都会落入他们手中。这就是我的观点。”他郑重地点了点头，结束了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论，就好像是探索到了深邃的真理一样。

“我也这么认为。”弗里曼激动地表示着自己的赞同。这个时候，他完全处于丧失判断力的状态。

华尔街总会发生一些奇闻怪事。有时候，小道消息会成为现实。而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希尔普非常聪明地开始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这次运动成为了华尔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Pa. Cent. 的股价以令人头昏目眩的速度飙升。所有报纸都在谈论它，而民众都在为这只股票而疯狂，它的价格上涨到 80、85、88 美元，而且还在不停上升。随后，吉尔马丁让他的小舅子、史密兹及弗里曼开始清仓。他们的赢利情况如下：格里格斯赢利 3000 美元；史密兹赢利 15100 美元；弗里曼赢利 2750 美元。他对小舅子说，需要拿钱打发华尔街上一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客户，于是格里格斯乖乖付了钱，吉尔马丁未费吹灰之力。弗里曼则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或多或少有些感激之情。但是，当吉尔马丁遇到史密兹时，他听到的是史密兹在一个小时内对几十个人重复过的关于自己交好运的故事：“前几天我做了一笔非常精明的买卖。我觉得 Pa. Cent. 可能会升值，于是就大量买入。现在可是大赚了一笔。”他似乎对自己的洞察力倍感骄傲。他已经完全忘了，正是吉尔马丁告诉他的小道消息。但吉尔马丁可不会忘记这件事，他给得意忘形的史密兹泼了一盆冷水，反驳道：

“我经常听说这样一个故事：你帮了别人的忙，让他们获得了好处，然后这些人跑过来告诉你说是他们自己作出了明智的决策。但是，这一套对我没用。我有证据。”

“证据？”史密兹一副小人嘴脸地回了一句。他记了起来。

“没错，证……据，”吉尔马丁面带嘲讽地模仿了起来，“我用了一切方法，几乎就要跪在你面前求你去买这只股票了。而且我还告诉你什么时候卖出。我从总部直接获得这些信息，然后你利用了这些信息。现在你至少应该给我 2500 美元。”

最后，他接受了 800 美元的报酬。他对那些认识自己也认识史密兹的朋友们说，史密兹欺骗了他。

VI

看起来吉尔马丁似乎获得了新生，他把自己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换成了昂贵的时装。他付清了代理人的费用，然后搬进了一个条件更好的小区。他不停地挥霍，就好像自己赚了上百万美元一样。在他做成这笔生意的一周之后，他的朋友们都坚持认为吉尔马丁一直以来都过着赚钱

Chapter 3

内情人

的日子。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依旧没有任何改变，他仍然是个赌徒。他又开始了投机倒把，这次以弗里曼经纪人的办公室为基地。

两个月过后，他不仅损失了在公司内的 1200 美元存款，就连给妻子的 250 美元都被他重新“借”了回来。她很肯定，吉尔马丁连这 250 美元也保不住，但他就是不听。这一次，股市大跌，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连那些巨头——在弗里曼眼中充满神秘且无所不能的“他们”——也始料未及。人生第二桶金的丢失并不能说明吉尔马丁作为投机商的能力有问题，这一切只能说明他的运气不好。实际上，他过于谨慎。开始的时候他犯了小心过头的错误，后来才开始进行投机，结果输了个血本无归。

吉尔马丁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复思考，最终他成为了一名职业内情人。让别人替他进行投机倒把似乎成了唯一可以确保赢利的办法。他开始为 10 名受害者提供买卖建议，并且及时学会了把这些人称作客户，让他们立刻卖出 Steel Rod 股票，每人出售 100 股。然后，他再让另外 10 个人买入相同数量的这只股票。对于所有的客户，他收取 4 个点的提成。并非所有人都听从他的建议。但是，那 7 个卖出股票的客户一夜间赚了将近 3000 美元，他的提成也就达到了 287.50 美元。有 6 个客户买入了这只股票，当他们赔钱的时候，吉尔马丁会告诉他们：基金的一个重要出资者背信弃义，逼迫基金经理暂时撤出对股市的支持，由此才造成了股价下跌。这些客户表示不满，但吉尔马丁告诉他们，由于这个叛徒的存在，他自己都损失了将近 1600 美元。

几个月下来，吉尔马丁过得马马虎虎，但是生意却变得越来越难做。人们学会了不再听从他的那些小道消息。他的内幕信息、来自希尔普的绝密建议，以及亲眼所见的划时代文件都无法再取得人们的任何信任。如果他能让客户在股市的盈亏情况交替发生变化，那么也许他还能够维持自己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的生意。可是，Stuart & Stern 办公室的“戴夫”罗斯特接连六次收到了错误的内幕。当然，这并非吉尔马丁的错，只能怪罗斯特运气不好。

最后，无法在股票交易区获得足够客户的吉尔马丁不得不刊登广告宣传自己：午报，一周六次；著名晨报，周日版。内容如下：

我们获利颇丰，因为我们的投资者来自最好的系统。所有交易均由真正的专家把关。两种操作模式：一、投机生意；二、包赚不赔。

现在，就可以出手购入股票，保证获利 10 个点。只需 3 个点的交易保证金。不要忘记，我们在其他股票交易上获得成功。把握机会，采取行动。

IOWA MIDLAND.

这只股票将有大大动作，就在眼前。我们每天都在等待内幕消息，一定能够及时收到风声，赚取大钱的黄金机遇。写信联系我只需 2 分钱的邮票费用。

绝密信息。

世界闻名的银行家及股市操盘手的私人秘书，掌握宝贵信息。我不收取业务费用，您可以使用自己的经纪人。如果您听从我的建议，那么一定会赚钱，而我只需要一点点分红。

每股将提价 40 美元。

某只铁路股票将为您带来巨额收入。即将到来的交易在三

Chapter 3

内情人

个月之内就会把每只股票的价格抬高 40 美元，我能够了解它的发展与操作动向。只需为我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购买 100 只股票，您就可以了解全部内幕，坐收高额回报。投资没有任何风险。您能够获得一切详情。

他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人纷纷与他取得联系：第四大道的家具商人、北方的挤奶工人、特拉华州的水果种植园工人、马萨诸塞州的工厂工人、新泽西的电工、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工人，以及附近城镇的商铺零工、医生、管道工及殡仪人员。每天早上，吉尔马丁向数十人发送电报，告诉他们卖出某些股票。同时，通过电报让另外一些人买入相同的股票。当然，电报费用由这些人承担。然后，他从获利的赢家那里抽取佣金。

渐渐地，他的储蓄多了起来。同样膨胀的还有他自己也准备进行投机倒把的欲望，因为他忍受不了无法赌博的日子，那会让他暴躁不安。

一天，他遇到了弗里曼，这位年轻人当时的心情似乎比较糟糕。出于礼貌，吉尔马丁用华尔街最通用的方式跟这名愤世嫉俗的家伙打了个招呼：

“你认为它们的情况如何？”吉尔马丁指的是股市。

“我怎么认为一点都不重要呢？”弗里曼冷笑了一下，虽然用词谦卑，但口气甚是清高。“我只是个小人物。”但是，他表情说明自己的内心并不是这样认为。

“你到底知道什么？”吉尔马丁带着安慰的口吻继续追问着。

“我清楚的是，应该对 Gotham Gas. 走多头路线。我刚刚以 180 美元的价格买了 1000 股。”实际上，他只买了 100 股。

“有什么依据吗？”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内幕消息。这家公司的一位总裁亲口告诉我的，我曾发誓要保守秘密。但是，为了让你能够赢利，我建议你掏空口袋，尽可能多的买入 Gas 股票。这个交易已经在进行中。我知道相关各方昨天晚上已经签署了一些文件，他们准备今天将消息公布于众。他们还没有买入理想中的股票数量，等他们搞定以后，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吉尔马丁并未觉察到，弗里曼所谓的内幕消息与自己的惯用伎俩其实如出一辙。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对自己的胆怯感到了些许愧疚，接着说道：

“股票价格达到了 180 美元，看起来收益不错。”

“当股价上涨到 250 美元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吉尔马丁，我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臆测，我就是知道！”

“好吧，我准备买入。”吉尔马丁满心欢喜地说道。他感到了一丝解脱，因为自己下定决心继续进行投机倒把的买卖。他拿出了全部的 900 美元，就像弗里曼告诉他的那样，他就是通过告诉别人此类信息才赚取了这 900 美元。吉尔马丁以 185 美元一股的价格买入了 100 股 Gotham Gas 股票。并且发电报给自己的所有客户，让他们也大量买入这只股票。

股价在 184 ~ 186 美元之间波动，持续了两个星期。弗里曼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正在积累股票。但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Gotham Gas 公司的总裁们开了个会。他们认为业务情况很不理想，决定将自己手中大部分股票抛售出去，还决定将分红比率从 8 个点减少到 6 个点。Gotham Gas 的股价在短短十分钟内下跌了 17 个点。吉尔马丁损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已无力支付广告费用了。电报公司拒绝接受任何“群发”消息。于是，吉尔马丁再也无法通过贩卖信息来获得收入了。格里格斯继续进行股票投机，最终在 Iowa Midland 这只股票上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与老婆的财产输了个精光。现在，吉尔马丁对格里格

Chapter 3

内情人

斯的全部奢望，就是偶尔能够收到后者的晚餐邀请。当他们再也无力支付租金的时候，吉尔马丁夫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搬到纽瓦克与自己的一个姐姐生活，而后者从来就不喜欢吉尔马丁。

他的衣服变得破旧不堪，一日三餐也没有了保证。但是，吉尔马丁依旧怀揣着一颗投资者的雄心，他总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在股市上大赚一把。

一天，他向别人借了 5 美元，这个人通过买卖 Cosmopolitan Traction 赚了 5000 美元。他还说，这只股票才刚刚开始升值。吉尔马丁深信不疑，立刻到自己最爱的“波西”交易所买了 5 股。随后，这只股票开始升值，缓慢但稳定。第二天下午，警察对“波西”进行了突袭，原因是这里的业主在价格问题上与警方发生了纠纷。

吉尔马丁在新街到处游荡，见到其他客户就讨论交易所被突袭的事件到底是不是老波西本人一手策划的把戏。众所周知，在过去几周内，交易所的股民们从他那里赚了不少钱。他的客户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最后，吉尔马丁也离开了股市交易区。他沿着华尔街闲逛，然后转到了威廉街，思考着自己的运气问题。Cosmopolitan Traction 看起来一定会涨到更高价位。实际上，他好像可以听到这只股票在大声叫喊：“我会升值，马上就会升值，马上！”如果有人买了 1000 股，然后同意将利润分给他百分之十、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也好！

可是，他现在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他突然想到，自己就吃了顿早饭，到现在还没吃过其他东西。现在想起这个，对他来说真是百害而无一利。他只能到布鲁克林区的格里格斯那里去蹭饭了。

“为什么，”吉尔马丁满怀莫名的自卑大声叫道，“为什么我连一杯咖啡都买不起！”

他抬起头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连一杯咖啡都消费不起的饭店其实看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起来是那么的不起眼。他到了少女大道，当他的视线上下打量，最终落在街道北面时，突然被 MAXWELL & KIP 深深吸引住了。

起初，他有所感觉，但不是很确定这几个单词的意思。由于离别很久，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显得有些陌生。詹姆逊看起来比之前还要暴躁，他似乎永远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企业运作方面超越詹宁斯；丹尼长高了几英寸，早已不再是个办公室的毛头小子了，他身穿斜纹西服，佩戴最新款式的领结，浑身洋溢着健康与阳光的气息；威廉森则变得十分苍老，脸上依旧是三十年来从未变化过的表情；鲍德温与很久之前一样，在下班的时候快乐无比，他一边听着詹宁斯的话一边笑着；詹宁斯是吉尔马丁的继任者，一副当权者的姿态，现在习惯性地命令别人，这在以前是见不到的。

恍然间吉尔马丁似乎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他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依旧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有些情不自禁，希望自己冲到老同事面前，与他们交谈，与他们握手，变成原来的那个吉尔马丁。他正准备走向詹宁斯，但突然又停住了。他的衣服很寒酸，自己也感到有些窘迫。然而，他可以原谅自己，可以告诉他们自己如何赚了 10 万美元，又如何输了个精光。也许他还可以从詹宁斯那里借点钱。

吉尔马丁急忙停住了脚步，迅速离开了少女大道。现在，他的全部心思就是不要让原来的这些同事看到自己的窘境。不用看，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衣服实在是破旧不堪。他一边走，一边感到了一种透彻心扉的孤独感。

他回到了华尔街，街的尽头是 Old Trinity，右侧是财政部分部，左侧是证券交易所。从少女大道至华尔街，这就是他的生活轨迹。

“如果我买了 Cosmopolitan Traction 该多好啊！”他说。然后，如同被遗弃的孤儿一样，低着头向北面的布鲁克林大桥走去，跟格里格斯这个穷困潦倒的杂货店主一起吃饭。

第四章

慈善的耳语



◇ 在华尔街北部，股民们如果遇到跟自己身家性命相关的买卖，肯定都会向这些人征求意见。

Chapter 4 慈善的耳语

华尔街向来都不缺乏各种手段高超的股票操盘手与股市“领袖”。有些人举止文雅、受过良好教育且通晓谚语警句，而有些人既没有文化也缺乏修养。对有些人来说，股市只是游戏而已，对另一些人来说，股市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有些人冷酷、谨慎且沉着，有些人烦躁、冲动且亢奋，有些人真心信仰宗教且严于律己，而有些人则全心崇拜金钱至上的道理，他们最出彩的股票操作都发生在自己酩酊大醉的时候。但是，在华尔街精彩绝伦的历史长河中，只出现过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成千上万股民追随着他，这其中不仅有那些“手头拮据的”投机者，还包括有钱人之中的大富豪！股民们无须阅读任何统计材料，只要听他的话进行买入卖出就可以了。精彩的股市分析、财务专家的宣言，以及所有银行家的评估都抵不过他说一句“我准备买进”，因为这句话落地之后就是无数个言听计从的股民大量买入他所说的那只股票。这在华尔街历史上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起初，华尔街的说法是：一种不顾后果的投机狂潮正在股民中蔓延，而瑞德维尔上校不过是一个大胆的股票经纪人而已，他的背后有一群美国巨富的支持。他根本不是什么技艺高超的“操盘手”，无非就是通过大量买入来推动那些股票增值，这也是他成名的原因。从大众股民来说，他们当然愿意跟从那些交易活跃的股票。另外，华尔街还有各种其他版本的传说。然而，最终华尔街还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大众股民愿意跟风这位上校。无视所有传统、推翻一切先例、挑战所有规矩、将一切“前辈”统统归为异端邪说与陈腔滥调，他蔑视一切世俗认为正确的观点，在股票交易中也是如此。约书亚·T·瑞德维尔上校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讲述事实。

上校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思绪飞扬。大门敞开——这扇大门从不关闭——瑞德维尔公司的职员及客户走过这间办公室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位股市大亨，他那张和蔼的大脸以及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小眼睛似乎总在朝他们微笑。他们总是好奇，上校先生又在计划什么新的交易。随后，他们无比渴望能够打听到上校即将操纵的股票名称，只需了解股票名称就足够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取得有利地位。

这位著名的股票经纪人坐在办公桌旁的一张旋转座椅上。他转身背对众多通信资料，从右边转到左边，然后再从左边转到右边。他鞋子的顶部——上校属于五短身材——距离地面不到两英寸，他心满意足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脚。行情记录带兴高采烈地传递着股市信息，瑞德维尔则时不时地停止身体与双脚的晃动，然后满心欢喜地看一眼记录带的内容。透过窗户，他看不到外面的人群，只能看见夏季纽约的一小片天空。但是他那双灵动的眼睛总是在各个地方迅速进行切换。职员及客户都在好奇，整个股市是不是按照上校计划的那样在发展。没有任何喜忧的行情记录器，忙碌地记录着市场上的一举一动，而上校则陷入了沉思。“老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买空者可要小心了！实际上，约书亚·T·瑞德维尔此刻想的就是刚刚从他办公室离开的那位威尔逊兄弟似乎开始变成秃头了。他还在想，那些宣传“灵丹”或者“妙药”的人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或者只是如他自己思考的那样，在玩弄华尔街把戏而已。

一位年轻人——瑞德维尔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下来，犹豫不决地看着这位股市领袖。

“进来，进来吧，”上校大声招呼着，满心欢喜。“你不想走进我的

Chapter 4 慈善的耳语

会客厅吗？”

“早上好，瑞德维尔上校。”这个年轻小伙的兴致似乎不高。

“你是谁？从事什么工作？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上校一边问，一边伸手表示欢迎。

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上校伸出的那只胖手。“我叫，”他非常正式，就像是在做自我介绍，“凯瑞。我的父亲担任《布兰肯伯格先驱报》编辑时与您有过交情。”

“那好啊，”上校充满鼓励地说道，“怎么说咱们也要握握手吧。”

凯瑞跟上校握了手，他似乎自信了起来。瑞德维尔发现，他是一位面容俊俏，声音动听的年轻小伙。而凯瑞发现，与自己对股市领袖的想象不同，上校其实是一位善良、诙谐的老人。

“没错，”上校接着说，“我当然记得你的父亲，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北方的朋友，而且我很开心能够与他们的孩子见面。当我竞选国会议员时，比尔·凯瑞写了几篇非常热烈的社论来支持我。随后，我便收获一次彻头彻尾的惨败。自从他走上了参政这条错误的道路之后，20多年来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你的父亲。”

“瑞德维尔上校，”凯瑞笑着说道，“我想家父应该是竭尽全力去帮您了。况且，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您虽然未能入选国会，但却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其他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二人早已是多年的老友了。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必须过得更好。”上校得意地笑了笑。

“上校，”年轻人鼓足勇气地说，“我这次来是为了征求您的意见。”

“大部分人不会有第二次提问的机会。小心点，想好了再提问。”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听从了您的建议，然后就发了大财，从此不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必再来这里？”

“你是一位出色的政客，年轻人。总有一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已经在国会任职了。除非你父亲重操旧业，为报社工作，然后发表一些支持你的社论。”

上校发现，这位年轻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上校，我存了一点钱。”

“好好留着，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最好建议。马上离开。上帝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年轻人，这里可是华尔街！”

“哦，我想，我在这个办公室里绝对安全。”凯瑞回答道。

著名的股市领袖严肃地看着这位年轻人，而后者也冷静地还以同样的表情。之后，瑞德维尔上校露出了笑容，凯瑞也回应了一个笑容。

“你到底在从事什么工作？”瑞德维尔问道。

“我就职于联邦抽水机公司。我存了一些钱，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金。前几天，我在《太阳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上面说，您建议人们利用自己的存款买入 Suburban Trolley 这只股票，听从您建议的人们都大赚了一笔。”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Trolley 后来上涨了 50 个点。”

“这就说明您的参考意见是多么宝贵。您还说，年轻人应该把积蓄拿出来做点事业，要发挥这些积蓄的作用。”这位年轻人直视着股票领袖那双充满慈祥且不断闪动的小眼睛。

“你有多少钱？”

“我有 210 美元。”这位年轻人面带一丝不确信的微笑做出了回答。他在自己房间时感觉这就是一笔巨款，但是到了这个办公室，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微不足道。

Chapter 4

慈善的耳语

“我的天啊，”这位身价百万的投机商表情严肃地说道，“那真是一笔大钱。确实比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富有多了。这些钱都带在身上上了？”

“是的，先生。”

“好吧，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兄弟威尔逊，他负责我们的客户。约翰，进来。”

约翰走了进来。他的另一个名字叫麦伦，这是一位表情平和的瘦高个老人，年龄约为五十五岁。他的敌人都说，这家伙每年都可以赚进一百万美元，他也存着这些钱。

“请坐，约翰，”瑞德维尔上校一边说一边与麦伦先生握手，“我马上就回来。”

上校在门口又跟两名访客握了握手：一位脸色红润、头发及胡须都已花白的高个子，这就是自以为非常聪明的演说家米尔顿·斯蒂尔斯先生，他还担任铁路系统的主席一职；另一位是看起来就像英国教士的D·M·奥格登先生，他是华尔街奥格登摩天大楼的拥有者。他们来找上校讨论一下关于“Trolley”新业务的可行性。他们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各自的合作伙伴，总共有五亿美元资产。然而，瑞德维尔上校却让他们等着，自己则送这位新认识的年轻朋友前往威尔逊的办公室。

“威尔逊，”上校说道，“我给你带来了一位新客户，凯瑞先生。”

威尔逊·P·瑞德维尔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是一位表情严肃的瘦高个。他们公司对新客户没什么兴趣，因为手头上的业务繁多，已令人应接不暇。他们是全美国最繁忙、最著名的股票交易所。然而，无论何时，公司对上校的朋友总是热烈欢迎。

“我很高兴能够见到凯瑞先生，”威尔逊·瑞德维尔说。公司有很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多年轻客户；然而，他们神通广大，越年轻也就越厉害。

“我想，”上校说道，“咱们最好替他买入一些 Easton & Allentown 股票吧。”他面带笑容，就如平常一样。此外，他还在考虑，自己的兄弟在这位年轻客户身上的确是看走了眼。

“好主意，”威尔逊肯定地回应着，“您应该立刻买入，这只股票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凯瑞先生。”

“就这样吧，小伙子，给他一点保证金，然后就让他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尽可能多地替你买入股票。”上校说道。

“5000 股怎么样？”威尔逊·瑞德维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瑞德维尔上校轻轻地笑了一下。“5000 股？区区 5000 股而已？”

“那么，如果这位年轻人愿意，而且你负责担保的话，就买 50000 股吧。”上校的兄弟面带微笑。

“我想，”这位股市领袖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最好从 100 股开始。”

然后，非常熟悉自己兄弟的威尔逊说道：“是这样啊！”于是，他笑了笑，命令员工在“市场”上或按照当前价格为凯瑞先生买入了 100 股 Easton & Allentown Railroad 股票。最后，他接过了这位年轻人手中“沉甸甸”的 210 美元。就连最小的股票交易所也不会接受这么寒酸的客户。然而，全美规模最大的瑞德维尔公司却愿意，而且也这么做了。

上校与年轻的凯瑞握了握手，告诉他随时可以再来，然后转身去招待自己的生意伙伴。实际上，凯瑞的父亲仅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编辑而已，况且上校与他也算不上是什么好朋友。

那周及接下来的一周，Easton & Allentown 股票就代表着整个股市的“未来”。10 天之后，凯瑞以 94 美元买入的股票交易价格已达到了 106 美元。

Chapter 4 慈善的耳语

第 11 天，这位年轻人走进了瑞德维尔公司的办公室。他知道自己大赚了一笔，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这样的年龄就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然而，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他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抛出收取赢利？那可不行。E. & A. 肯定会上涨到 115 美元。”

凯瑞认为，如果他等股价上涨到 115 美元时再进行抛售，那他就可以赚取一千多美元。

“当傻子肯定没好处，”他利用一些奇怪的强调语气继续表达着自己的想法，“可是，匆忙抛售股票从而放弃那么多金钱，究竟有何意义？控制损失，确保获得更多赢利。”

他们站在划分为各个工作空间的办公室走廊上。这里挤满了瑞德维尔公司的客户，除了那个号召大家每天都来拜见这位股市领袖的新闻记者。人群中两位美国国会参议员；一位前国会众议员；三到四位头发花白、长相精明的资本家，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的财经版面；十三位著名的市政官员；一位著名的西部铁路主席，他脸色红润，胡须斑白；两位知名医生；一位人寿保险公司的副总；十名批发商以及一位声音低沉、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士。他面无表情，甚至有些谦卑；他很少说话，根本没有笑容。然而，他就陪伴在上校身边。毫无疑问，他绝对是这个办公室中最重磅的“投机商”。

上校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前往威尔逊的房间。那里在一张典雅的长桌旁坐着几位 Suburban Trolley Company 的总裁。通常，报纸不会直接刊登他们的姓名，而是用“地位卓越的内部人士”来指代他们。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聚会。因为这次聚会事关价值不菲的“Trolley 基金”最终决策，这次的操作将被称为华尔街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如同一位与此不相关的投资商所说，这是一次“摊牌”，用于这只股票的现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金来源将最终被确认，每个人都宣布自己愿意提供 10 万股。

凯瑞站在威尔逊·瑞德维尔办公室的门口。看着周围这么多长辈与有钱人，他感到非常不适。他的不自信就在于自己那点寒酸的储蓄。上校路过他身边时停了下来，低声问道：“股票还没出手吗？”

走廊中的客户都听从了上校的建议，从 500 股到 10000 股不等，他们都持有 Easton & Allentown 的股票。大家都向前探着身子，满心焦虑。在华尔街北部，股民们如果遇到跟自己身家性命相关的买卖，肯定都会向这些人征求意见。然而，在这间经纪人办公室，当股市领袖发表自己的想法时，这些平常可以为他人指点江山的高手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因此，当上校跟凯瑞说话的时候，二十多双眼睛始终紧紧盯着他们两人。

上校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个情况。他用自己犀利的小眼睛环视四周，再次进行了确认。他并没有全部出售自己的 Easton & Allentown 股票。然而，他正打算在市场的承受能力之内尽快抛售。这只股票的价格应该不会上涨了。从未对任何一个股票操盘手投入过完全信任的华尔街曾经充满嘲讽地评论说，人们总是听说“瑞德维尔买入”，却从未听说过“瑞德维尔卖出”。

如果上校暗示客户们进行大量抛售，那么股价便会迅速下跌。大家也就都会遭殃。他建议人们在 90 ~ 95 美元时买入这只股票，现在的股价是 105 美元。他的工作远未完成。如果他们渴望赚取更多利润，继续持有这些股票，那么这就是客户自己的判断，与上校无关。

然而，客户中有一位持有 100 股的年轻人，他来自北方，是个快乐的小职员。为了这 100 股，他花费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总共 210 美元。他对华尔街一无所知。想象一下，如果他告诉别人，上校建议他立刻抛

Chapter 4 慈善的耳语

售，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肯定会引发一场灾难！

上校找到了机会。为了不让周围盯着他的客户发现自己的举动，他没有面对那位年轻人，只是歪着嘴巴，从嘴角挤出了一句恩赐般的悄悄话：“年轻人，把股票换成金钱吧！拿好属于自己的利润，什么都别说！”然后，他走进了 Suburban Trolley 巨头所在的房间，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凯瑞激动万分，但仍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让人抛售了自己的 Easton & Allentown 股票，并未引起普通股民的注意。操盘手们以 105 美元的点位出手，扣除佣金及利率，上校的悄悄话为这个年轻职员赚取了 1050 美元。

随后，这只股票又有了小幅上涨，但随即又跌落到了 99 点。所有的客户都赚了不少钱，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听到瑞德维尔上校歪着嘴巴赏赐下来的悄悄话，他们就能够从 Easton & Allentown 交易中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五章

胜利者



◇ 股票行情室彻底陷入了 Iowa Midland 狂乱之中。与野生动物一样，投机商们也经常因为某种惊吓而四散分逃。即便得到操盘方的“保护”或“支持”，也不可能有股票能够承受这种力度的抛售。

◇ 这位小个子金融家从未犯过错误，他的王牌就是自己的邪恶名声！他至死不渝地维护着这样一个名声。

Chapter 5

胜利者

“布朗，”约翰·P·格林纳先生离开了角落中那台行情接收器，然后说道，“我希望你去会议室了解一下 Iowa Midland 的市场行情。看看有多少待售股票，哪些人持有这只股票。华尔街应该有不少人都买了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有什么动静？”他的合作伙伴好奇地问道。

“没有，现在还没有。”格林纳平静地回答了一句。

他坐在办公桌旁，拿起了一封标题为“爱荷华州基奥卡克 Keokuk & Northern 铁路公司主席办公室”的信件。当他奋笔疾书，在十六页信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之后，起身在办公室中走来走去。

他脸色泛黄，留着黑色胡须，又瘦又矮，似乎生病了一样。他的额头挺拔但非常狭窄。他的眼神鬼鬼祟祟，透露着一丝丝棕色的光芒。他在思考，思考着某些事情。任何人，即便是陌生人，只要看到他，肯定都会明白，他正在考虑着什么大事情——他的前额说明了一切。他思考的事情属于狡猾、无情、冷血的类型，他的眼神就是最好的证据。最终，他松开了紧缩的双眉，低声说道：“我必须掌控那家铁路公司，然后与自己的 Keokuk & Northern 联合起来，最后就会出现一个延续百年的全新系统！”

半小时后，布朗回来了，并且报告了股市情况。这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基本不会低于 42 美元，一些无足轻重的代理公司还掌握着一小部分股票。可以销售的股票价格上涨到了 44 美元，如果达到 46 美元，那么就会出现内部股票，简单来说，就是：一旦 Iowa Midland 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到每股 46 美元，那公司的总裁或他们的亲密朋友就会很乐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意抛售自己所持有的股份。毫无疑问，对 Iowa Midland 这只股票来说，由华尔街持有且不会以这种价格进行抛售的股份越多，那么在约翰·F·格林纳看来，这场交易就越大。他是 Keokuk & Northern 公司的实权主席。然而，对无数容易上当的股民、寡妇、孤儿及金融家兄弟们来说，他就是“华尔街的拿破仑”。

“有没有什么支持性的订单？”格林纳扯着嗓子问道。股票得到支持或逐渐减少买入，这样就可以确保价格不会下跌太多，最主要不会下跌过快。

“比格利每个季度都会在股票下跌一个点位时买入 300 股，直到股价到达 37 点。然后，他在这个点位买入 5000 股。他直接通过卫列特本人搞到那些股票。比格利是一个在 Iowa Midland 股票上有所造诣的经纪人，卫列特则是那家公司的主席。

“卫列特，”格林纳尖声说道，“今天上午在 Bluffs 委员会。他要去参加于一点钟举行的士兵纪念碑揭幕典礼。这就是说，即便把时间偏差计算在内，20 分钟之内这个典礼就要开始。那么他整个下午将无法收到任何电报讯息。

布朗笑道：“怪不得他们都怕你。”

“布朗，”格林纳说道，“首先卖出 10000 股 Iowa Midland 股票。让交易所的股民分摊这些抛售份额。当人们知道这个抛售的消息时一定会有所担心，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压低股票价格，而不是以较高价位进行卖空。我要那个股票跌价。”如果他只是希望卖空这只股票，那么他就会非常谨慎地行事，尽可能地不要过多干预价格。

“如果你真的希望那么做，我认为你能够成功。”布朗说。当他即

Chapter 5 胜利者

将走出去时，格林纳先生在他身后尖声说道：“让他们不断猜疑，布朗。让他们不断猜疑。”

“如此一来，”约翰·F·格林纳先生沉思着，“Iowa Midland 的股价至少会下跌 3 到 4 个点位，也许我们可以把股价压低到 37 美元。走着瞧。”“点位”指的就是支持性买入数量的最高股价。

几分钟后，股票交易所中张贴的 Iowa Midland “海报”周围聚集了十几个思绪迷茫、表情忧虑但仍然保持绅士风度的经纪人。又过了几分钟，这个地方就成了各式各样癫狂人群的聚集地。这些打着手势、大声呼喊、相互推搡、拉扯衣服及拳脚相加的经纪人看起来就令人害怕，他们声势骇人、粗俗无礼、自私自利、出奇愤怒、缺乏教养但极为典型。所有这些巨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人亲眼看到布朗先生对哈利·威尔逊耳语了几句，而后者则转身走向 Iowa Midland 的股民之中，以 42.12 及 42 美元的点位卖出了 1000 股。随后，有人看到布朗先生与 W·G·卡尔顿进行了交谈，态度或多或少有些激动；随后，卡尔顿毫不隐讳、不紧不慢地走到 Iowa Midland 的股民之中。丝毫没有把周围的人群放在眼里，对 Iowa Midland 股市更是不屑一顾，以 41.75、41.62 及 41.5 的点位将 1500 股股票卖给了比格利这位专家。现在，几十双目光凌厉的眼睛紧盯着布朗先生，所有人的表情都一样。随后，人们发现他充满焦虑地四处寻找，最后他与弗兰克·J·普拉特开始交谈。于是，普拉特迈开肥胖的双腿，以最快的速度跑向 Iowa Midland，以 41 美元的平均价售出了 2000 股。至此，那些一直都在观望的人们露出了新的表情——犹豫不决。但是，他们又看到布朗先生焦急地召唤着自己的“特殊”朋友丹·辛普森。随后，声音激动的丹发疯般地冲向人数越来越多的股民群体，并在完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果断地抛售了 5000 股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Iowa Midland 股票。此时，这些观望人群已经不再去注意布朗的动向了。他们决定效仿辛普森及其他听到布朗“耳语的人”，开始卖出股票。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听到布朗“耳语的人”没有“供出”布朗及格林纳公司是背后的真正卖家，每一个与布朗交谈过的人只是卖出股票，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决策。但是，交易所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于是，大家更为恐慌。这是一次自信但又神秘的行动。当那些在公众看来“与内部人士联系紧密”的经纪人也开始抛售这只股票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令人抓狂。所有人都开始卖出 Iowa Midland 的股票，他们也都都在询问同样的问题——“发生什么事情了？”。而回答则多种多样，但是每一个回答都令人沮丧。有人说这是公司经营失败，也有人提到说公司存在各种问题，还有人断言是因为公司破产及毁灭性的崩溃，其他说法则包括公司遭受社会主义的攻击而破产以及破产管理的可能性。

每种说法听起来都合情合理且证据确凿，人们应该抛售 Iowa Midland 这只股票。下面这种比喻方法可能非常老套，但是弥漫整个华尔街的不利传言就好像是一个沿着山坡滚下来的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变成了带有巨大破坏力且令人恐惧的邪恶象征。

股票行情室彻底陷入了 Iowa Midland 狂乱之中。与野生动物一样，投机商们也经常因为某种惊吓而四散分逃。即便得到操盘方的“保护”或“支持”，也不可能有股票能够承受这种力度的抛售。对 Iowa Midland 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其市场支持者如今不在市区，人们也无法通过电报与他取得联系。

整个行情室内，人们纷纷冲过去询问布朗，而后者则平静地坐在 Erie “海报”旁，与一位朋友欢快地聊着天。

Chapter 5 胜利者

“布朗，Iowa Midland 到底怎么了？”其中一个人热切地问道。其他人则充满期待地等待他的回答。

布朗原本可以不以为然地说一声：“我不知道。”然后背过身去。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诙谐地回应道：“在我看来，Iowa Midland 似乎出现了跌价，下跌了 3 个点位吧。哈哈！”

然而，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布朗拒绝透露情况，那么一定发生了重大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很明显，布朗仍然在通过其他经纪人抛售这只股票。只有当他装模作样分析了“走势”之后，他才会将其中的原委公布于众。到那个时候，他也许会变得多嘴多舌，这将非常有趣。于是，这些经纪人建议自己的办公室抛售 Iowa Midland 股票。这只股票也许没什么问题，但是它也可能充满危机。而且，股价跌落得非常之快。

格林纳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能够记录交易与价格的电子打印机吐出的行情带。这个脸色泛黄的小个子男人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行情带显示：“IA. MID., 1000.39; 300.38 3/4; 500.5/8; 300.1/2; 200.3/8; 1/4; 300.38。”

他转过身去，叫一名员工进来，对他说：“洛克先生，请柯立芝先生来一下。立刻。”

“好的，先生。”

一位体形健壮、身穿白色马甲、头发花白、留着斑白络腮胡子的先生唐突地冲进了格林纳的办公室。

“您还好吗，奥米斯顿先生？”格林纳充满热情，声音尖刻地打着招呼。

“格林纳，”这位体形健壮的先生气喘吁吁地问道，“Iowa Midland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知道？”语气中一半是抱怨，一半是不满。

“布朗带头开始抛售的，我亲眼所见。格林纳，我曾经帮助你在 Central district Telegraph 这只股票上捞了不少好处。看在上帝的份上，伙计，如果你知道任何内幕……”

“奥米斯顿先生，我知道的就是大量买入 Iowa 股票的机密报告。我从来都不希望 Keokuk & Northern 大量买入股票。”他摇了摇头，满脸忧郁。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行情记录器平静地诉说着市场行情。

这位体形健壮的先生朝这台小机器走去。“37.12, 37!”他大声叫道。“上帝啊！股价下跌的速度就好像是……”他并没有说出下面的比喻，而是直接冲出了办公室，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下午一点的时候，股价为 42.5 美元，而他手中的 6000 股股票总价是 255000 美元。现在是下午两点，股价为 37 美元，他的那些股票总价为 222000 美元。一个小时之内，股票贬值 33000 美元，如果这个股票持有人有些失礼的话，那么的确情有可原。另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就是，在不断跌价的市场上抛售 6000 股股票肯定会造成股价进一步走低。奥米斯顿先生的言行举止确实无可厚非。

格林纳先生再一次叫来了自己的心腹职员。

“洛克先生，”他表情平静，嗓音尖锐，“打电话告诉布朗先生，就说 Monkhous & Co. 的奥米斯顿先生已经抛售 6000 股 Iowa Midland 股票，而柯立芝先生必须以低于 35 美元的价位进行买入。”

“柯立芝先生已经到了您的私人办公室。”这位年轻的职员说道。

这位面无表情，脸色泛黄的小个子金融家见到了自己最信任的经纪

Chapter 5 胜利者

人。整个华尔街都不会质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所有人都认为柯立芝是一位讨人喜欢且值得尊重的好人。

“柯立芝，赶紧去行情室。奥米斯顿即将抛售 6000 股 Iowa Midland 股票，你尽量以最低价格买入。不过，不要操之过急。”

“我应该要买入多少股？”这位经纪人一边提问，一边在自己的订购手册中草草写下几个数字。

“尽可能多买，只要价格低于 37 美元，”“华尔街拿破仑”扯着嗓子回答了一句，这就是拿破仑式的命令。“另外，柯立芝，我不希望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你亲自操作这些股票。”换句话说，柯立芝先生需要以自己的名义在结算中心进行股票买卖。这种服务通常需要收费，而且还有买卖佣金。因此，人们很少采用这一操作程序。然而，如果经纪人是股票交易所的一员，为了保证这位交易人的本金信息不外露，那么这种方法就成为了人们的理想之选。

“很好，格林纳先生。再见。”这位经纪人一路小跑，离开了办公室。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向不远处的股票交易所。“布朗与格林纳肯定作空了 50000 或 60000 股以上。”实际上，他们作空的股票数额只有 10000 股左右。然而，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对格林纳来说，任何人都是他糊弄的对象。他希望能将更多股票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补进”空头。当然了，他肯定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即便是他最信任的经纪人也不例外。

柯立芝先生得到了奥米斯顿的 6000 股股票，买入价格从 34.87 到 35.75 美元不等。与此同时，布朗先生通过惯用的伎俩进一步压低了股票价格。曾经帮格林纳大赚一笔的奥米斯顿又一次献上了大礼——40000 美元！



此外，柯立芝通过数个经纪人总共买入了 23000 股。这就是说，格林纳先生在补进布朗原先卖空抛售的股票之后，他手中的 Iowa Midland 公司股票达到了 14000 股。而他买入的平均价格比前一天低了 6 个点位，换句话说，他节省了 75000 美元。

但是，布朗与格林纳通过卖空抛售也赚取了同样多的利润。打个比方，就好像有人剪羊毛，并出售羊毛获取收入，而这些羔羊还要付钱给他，作为剪羊毛的劳动报酬！

这就是瘦小的“华尔街拿破仑”发起的第一波 Iowa Midland 股票收购攻势。最终，他掌握的股票份额不少于 65000 股。

格林纳利用了所有已知的惯用伎俩以及自己发明创造的新方法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把握一切机会，买入 Iowa Midland 股票。然而，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警戒水平，那么大量买入股票的这种举动无论如何也瞒不过众多精明的观察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过上优越的生活——极为优越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一件接一件的事情让这些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某些神通广大的金融家或金融家集团买入了数额巨大的 Iowa Midland 股票，他们非常低调，但毫无保留地“吸收”了过去几个月内跌宕的股市提供的所有相关股票。这样一种事实以及整个交易过程中业务情况的改善，促使公司债券“迅速升值”。格林纳通过不会引起怀疑的经纪人在公开市场进行买入，同时还利用秘密代理从爱荷华州本地持股人手中吃进这只股票。但是，没有人怀疑这个目光变化不定、声音尖细、天赋过人的小个子“拿破仑”，直到他掌握了 786000 股股票。

有一天，布朗带着一丝不安询问自己的合作伙伴：“假如我们无法买入更多股票，那么手上这些股票怎么办？”如果尝试卖出，无论多么

Chapter 5 胜利者

谨慎，市场都会一片大乱。

“布朗，”这位小个子先生忧心忡忡，扯着嗓子回答说，“我考虑过了，如果咱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股票让卫列特及他的团队成员（Iowa Midland 主席及其他董事）听从于我，那么咱们最好以每股 68 美元的市场价格将全部股票卖给 Keokuk & Northern 铁路公司。也许咱们还能够再抬一抬价格，咱们手中的股票平均成本为每股 51 美元。咱们可以收取一半现金，以及一半打了很多折扣的一类抵押债券。对 Keokuk & Northern 来说，这笔生意很划算。因为掌控了竞争对手那么多股票份额之后，铁路市场就不会出现任何竞争与压价的情况。咱们公司也可以在 Iowa Midland 的运营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我们将有两到三名董事入选他们的董事会。”

“格林纳，”布朗说道，“让我们握手庆祝吧！”

“哦，不！现在还不行。”这位小个子先生扯着嗓子说道，一句话就否决了布朗的提议。

不久之后，市场上便出现了针对 Iowa Midland 铁路公司管理工作，特别是公司主席卫列特的反对浪潮。这一波凌厉的攻势充满了诬蔑、言语犀利的指控及警示性预言。所有主流报纸或街头小报、被人收买或坚持己见的各类报纸都开始发表文章，用专业术语来加以评论，这些文章就是“批判社论”。据称，这家铁路公司能够逃过被收购的命运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卫列特主席是个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无能管理者。实际上，这些抱怨事出有因，而很多股东对卫列特“王朝”的确心怀不满。然而，这些报社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傀儡，被那位手法上乘的金融天才玩弄于股掌之间。股价继续下跌。卫列特主席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究竟是谁，因此无法进行有效防卫。很多胆怯或不满的持股人纷纷开



始抛售。格林纳先生依旧处于蛰伏状态，但是他的经纪人大军则不断买入市场上的股票。

最终，一位著名且健谈的经纪人向自己的一个亲密朋友透露，约翰·F·格林纳先生就是 Iowa Midland 股票价格起伏不定的幕后推手。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股票交易所进行大量买入，他还到爱荷华州收购了数量惊人的股票份额。而这位亲密朋友又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自己的一个密友，后者又跟自己的好朋友说到了这件事情。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些消息令人沮丧，影响越来越坏，但是这些消息又千真万确。另外，还有消息宣称格林纳先生现在手中持有 182300 股股票。这个说法令人沮丧无比，不过有失公允。

所有的操作都天衣无缝。公司的年会即将在六周之后召开。

新闻记者竞相前往格林纳先生的办公室。然而，这位小个子金融家根本不见人影。最终，他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媒体采访。经过了一番极其无奈的推诿，他承认自己购买了 Iowa Midland 股票。至于具体的数量，他说那根本微不足道，不在公众的关注范围之内。新闻记者们使尽浑身解数，最终成功地套出了准确数字。这位小个子金融家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少见笑容，他说：“没错，我有 100000 多股 Iowa Midland 股票。”随后，无论采访人员如何询问，他都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商人，他从不对媒体撒谎。只要看到他的那种微笑与闪烁不定的表情，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担保：约翰·F·格林纳先生的确操控了 Iowa Midland 股票。于是，他们发布了这样的报道。

卫列特主席差一点就得了中风。整个华尔街都在恶狠狠地评论说：“这又是一次格林纳式的无耻胜利！”两天之内，股价又下跌了 10 个点

Chapter 5 胜利者

位，而他也被冠以了铁路及铁路赢利“吸金者”的头衔。投资者与投机商都竭尽全力与格林纳的公司撇清关系。

这位小个子金融家从未犯过错误，他的王牌就是自己的邪恶名声！他至死不渝地维护着这样一个名声。在自己的经纪人技艺高超的“轻举妄动”所引发的大众恐慌之后，他成功地以更低的价格“强夺”了32000股股票。这就是名声的价值！

现在，他掌握了110600股Iowa Midland股票，达到了该公司股票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了这样的筹码，他足以强迫卫列特对自己的Keokuk & Northern铁路公司做出极为有利的让步。当然，最好能够掌握Iowa Midland的所有股票。前提是要保全这些股票的稳定与安全。但是，这位额头隆起、眼神飘忽不定、面色泛黄的小个子先生对这种设想持有保留意见。他经常跟布朗说一些忏悔的话，最终的结束语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居然能够从那家公司赚取如此多的利润！”

据他估计（他花费了11000美元来购买所需数据），卫列特及其团队握有105000股Iowa Midland股票。这就是说，市场上还流散着122000股。掌控这些股票的人也许包括全国各地的小规模投资者，只要有令人满意的分红，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人来管理铁路公司。还有银行及格林纳先生的反对者，他们对卫列特没什么好感，但是他们对格林纳及其卑劣的手段更加不齿。

如果他无法亲自购买这些股票，那么只能通过可靠的代理。

他知道，有些信托公司掌握着自己渴望已久的股票。他对这些公司开展了围困攻势。他许下了无数诺言，通过一波又一波高尚、动人且充满生意哲理的承诺打动了这些人，让他们不再怀疑自己。最后，他们甚至相信，只有支持格林纳先生才是明智的决策。格林纳给出的承诺似乎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坚如磐石，而他们也同意，只要格林纳需要，随时可以利用他们的代理权。

他把办事员洛克叫进了办公室，跟他说：“你到乡村信托公司及商业贷款与信托公司去一趟。拜访罗伯茨先生与摩根先生，领取提供给弗雷德里克·洛克及约翰·F·格林纳的代理权。”

洛克是一位帅气、安静的小伙子，他五官清秀，圆润的下巴透露着果敢的品质。他的言行举止非常讨人喜欢。他习惯直视对方眼睛，但是眼神中传递的却不一定是直率。然而，人们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热情的年轻人。他的同事都说，闲暇之余，洛克总在分析“华尔街拿破仑”的金融操作案例。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就好像军校学生在研究拿破仑·波拿巴的战役那样。他们说得没错。

“格林纳先生，”洛克说，“您掌握了110000股Iowa Midland股票，没错吧？”

“嗯？”格林纳应了一声，满脸无辜。

“我想，如果您尚未采取其他手段的话，那么您还需要将近50000股的代理权。这样您就可以完全掌控Iowa Midland铁路公司，推选自己的董事会成员，并开展Keokuk & Northern的相关计划。”

这位小个子先生眼睛中迸射出的光芒出卖了他的内心，他的确对洛克的这番言论很感兴趣；或者说，这位职员对公司事务的思考确实不同凡响。

“格林纳先生，”这位员工满怀热情地说道，“我希望自己可以为你争取到这些股份。”

“是吗？”他又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当然了，先生。”洛克回答道。

Chapter 5 胜利者

“那么，你去搞定吧，”格林纳先生说了一句，完全没当回事。“下个星期告诉我事情的进展情况。”

洛克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的失望。此时，格林纳补充了一句：“当然，如果你成功了，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您会怎么奖励我呢，格林纳先生？”这位员工看着他的眼睛，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我会给你，”他扯着嗓子，语气中充满了鼓励，“一万美元。”

“这些钱就够了吗，格林纳先生？我可能会付出很多努力。”说话间，这位年轻员工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幽怨的表情。

“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理想的价格了，洛克先生。而且，也只有我能够开出这种回报条件。我会给你加薪，保证你的年收入从六百美元增加到两千美元。我年轻的时候可没你这么富有啊，洛克先生。”

“那好吧，”洛克先生平静地说道，“我尽力而为。”然而，在离开格林纳之后，他的脸上就涨得通红，写满了愤怒。“对金融家来说，他可能会赚取一千万美元，但给我的奖励却只有一万美元！”两年来，这位员工一直在仔细研究格林纳的拿破仑式操作手段。他学会了隐忍，他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他知道，这样的机会一定会到来。

时势造英雄。洛克经过了缜密、智慧以及冷静的思考，制定了合理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非常完美，它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而爱管闲事的法庭也无法对这个方案指指点点。最令人奇怪的是，约翰·F·格林纳先生怎么会没有想到这样的方案。这位员工对这个不择手段的方案没有任何顾及，他承袭了格林纳“学派”的铁血作风。

一个星期以来，洛克都在忙于收集来自信托公司的代理权，对方彬彬有礼，而洛克也毫不懈怠。这些代理权一共有 21200 股 Iowa Midland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股票。而洛克本人通过游说及自作主张的承诺，从几大主流代理机构那里又弄到了 7100 股。现在，他总共拥有 28300 股。这就是说，在公司年会临近之时，格林纳先生掌握了 138900 股 Iowa Midland 股票的话语权，而公司全部的股票数额可能只有 322000 股。除非所有反对力量结成联盟，否则，公司选举肯定会落入“格林纳理想的掌控”之中。

这位小个子金融家总是向洛克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而后者总会回答一切顺利。另外，他还告诉格林纳先生，信托公司只给了他 14000 股。对于自己想办法搞到的 7100 股，他只字不提。这是一次极为可怕的冒险，要看他是否能很好地对格林纳先生隐瞒事情真相。然而，这位员工非常大胆。

当洛克确定，无论通过正规渠道还是坑蒙拐骗，都已无法获得更多能够为格林纳所用的股票代理权时，就开始对敌人发动攻势。在面对如何控制反对格林纳的投票或股票这一问题时，他启动了自己制订的方案。现在，眼神迷离、面色泛黄、额头隆起的小个子金融家要好好感谢这位眼神坚定、下巴透露着果敢气质、身体健壮的职员提出的方案。

“这就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赌局。”洛克兴高采烈地自言自语着。

这位年轻人径直走进了 Hopkins & Co.，韦德勒的办公室，这家公司由卓越不凡的银行家组成，他们努力对抗约翰·F·格林纳及其为人所不齿的卑鄙手段。他们知道，洛克是布朗与格林纳公司的心腹员工，但洛克还是轻而易举便见到了韦德勒先生本人。

“早上好，韦德勒先生。”

“你好，先生，”这位银行家冷淡地说道，“我真没有想到，你们这些人居然会找上门来。”

“韦德勒先生，”洛克立即作出了回应，他显得过于焦急，似乎忘

Chapter 5

胜利者

记了什么是礼貌，“我已经离开了布朗及格林纳公司。”洛克的语气中显露出了年轻人无畏的精神，“他们都是无赖，我实在无法忍受。”

韦德勒先生立刻呆若木鸡。他担心，这位年轻人此行的目的是申请一个职位。

“什……么？”他的声音僵硬无比，跟他的表情一样。

“韦德勒先生，”这位年轻的员工直视着银行家的眼睛，“您与其他德高望重的商人一样，都希望能够阻止格林纳先生，让他不能如愿以偿地摧毁 Iowa Midland 铁路公司。现在，韦德勒先生，”他一想到自己的计划便充满热情与渴望地继续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我了解格林纳先生所有的计划与资源，而我希望您能够帮助我，与他对抗到底。如果您原意，那么咱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你打算怎么做？”这位年迈的银行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他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不是老奸巨猾的约翰·F·格林纳又一次耍起了花招。

“格林纳先生，”年轻的洛克回答说，“尚未掌控整个公司。他只有 110600 股，我看了公司的机密文件，了解股份的情况。”

“我不希望你出卖自己雇主的商业机密，即便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想继续听下去了。”韦德勒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

“我没有出卖任何机密。他承认自己手中有 100000 多股，所有新闻记者都认为他已经掌控了全局。当然了，如果你不帮我，那么迟早有一天他能够得偿所愿。现在，我从信托公司及代理机构争取到了 28300 股。我的计划是，从反对格林纳及卫列特的持股人手中尽可能多地收集股票代理权。如此一来，咱们就可以要求卫列特先生立下书面保证，启动势在必行的改革举措，停止奢侈的花费政策及成本高昂的旅行计划。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为了保护自己，并保证铁路公司不会落入格林纳的魔掌，卫列特肯定会听从咱们的建议。不过，时不我待啊，韦德勒先生。”洛克这个令人激动的方案深深吸引了韦德勒。

“那你呢？”年迈的银行家意味深长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想获得什么好处？”这种含沙射影的讽刺是他最后的武器了。这位年轻人的确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方案了。

“我？韦德勒先生，在选举结束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被任命为公司的助理秘书。这样可以让我参与改革管理，以示大家的诚信。我能够监督他们的运营情况，并且代表韦德勒－霍普金斯的利益。”他继续说道，口气极为庄严，“至于薪水，每年 5000 美元就可以。我现在的薪水是这个数目的一半。”实际上，他的年薪只有 1600 美元。但是，谁会故意贬低自己的商业价值呢？

这位年迈的银行家踱来踱去……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代理权交给你。”韦德勒先生最后说道。

“最好不要让格林纳先生对咱们产生怀疑。”洛克补充道。而银行家也表示了认同。

韦德勒，Hopkins & Co. 持有 14000 股 Iowa Midland 股票。第二天，洛克就获得了这些股票的代理权。作为众所周知、极力反对格林纳的公司，他们最后却为洛克提供全心全意的真诚服务，而后者也成功说服了众多原本心存疑虑的持股人。实际上，纽约、费城及波士顿市场上，所有对格林纳持反对态度的人都将自己的股票交到了洛克的手上。

洛克整天都没在办公室，但是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在帮公司做事，也是在帮布朗及格林纳先生做事。他从格林纳的朋友及敌人那里一共获得了 61830 股代理权。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

Chapter 5 胜利者

壮举，他自己也十分骄傲。至于后果，他已经进行了仔细的盘算。他为弗雷德里克·洛克工作。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总会成功。

格林纳先生把他叫进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洛克先生，Iowa Midland 的股票代理权情况如何？”

“我已经妥善处理好了。”这位员工带着一丝挑衅的口气回答道。

“一共有多少？”

洛卡拿出了一张纸，其实他心里早就记下了具体的数额。他努力表现出一种淡定的口气：“我一共拥有 61830 股。”

“什么？什么？”这位“拿破仑”的声音充满了震惊。

洛克直视着格林纳飘忽不定的棕色眼睛。“我说了，”他重复了一次，“我一共掌握了 61830 股。”

格林纳先生想起了几秒钟之前的对话。“我对你表示祝贺，洛克先生。祝贺你信守承诺。同样，我也会履行自己的诺言。”他还是在扯着嗓子说话。

“与其他时候一样，咱们现在也可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格林纳先生。”洛克的眼睛紧盯着这位铁路大亨脸色泛黄的面孔。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在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为了实现那些美丽的梦想。而他的敌人则是高手中的顶尖高手。这位员工想到了如此多的内容，立刻变得心潮澎湃。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一颗拿破仑式的萌芽逐渐发育成熟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格林纳先生天真地问道。

布朗先生走了进来。他正好听到这位员工说：“你手上的 Iowa Midland 股票一共是 110000 股。卫列特主席和他的小集团也握有差不多份额的股票。”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没错，”这位面色泛黄的小个子男人回答说。他的前额开始冒汗，但是只有很少的一点汗水；而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眼神稍微专注了一些，仅此而已。现在，他注视着这位年轻的员工，因为他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好吧，有些代理权归弗雷德里克·洛克或约翰·F·格林纳所有，但是大部分代理权都由我自己控制。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但是，我支持的阵营一定会获得多数选票，从而取得胜利。格林纳先生，我拥有 Iowa Midland 董事与主席的授权，你无法阻拦我。你根本动不了我，你完全奈何不了我！”他语气坚定地结束了自己的谈话。他的这番举动和言论近乎放肆，而且极为粗鲁。但是他年轻气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和经验来弥补。

“你这个杀千刀的无赖！”布朗怒吼着。他的脖子又短又粗，而愤怒使他的脸色变成了骇人的紫色。

“我掌握了大部分股票代理权，”洛克继续说道，他的语气中多了一丝自我保护的味道，“有了韦德勒，Hopkins & Co. 及他们朋友的这些股票，我就能够投票反对格林纳。”他顿了顿。

“继续说，洛克先生。”格林纳先生扯着嗓子说道，“别害怕，尽管说。”这位留着黑色胡须、前额隆起、脸色苍白的小个子先生不仅精通金融，他还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也不总是扯着嗓子说话，但这就是他的一大特征。

“你准备支付给我 10000 美元的现金并提供 2000 美元的年薪？”

“是的，”格林纳先生非常顺从地承认了。“那你想要多少？”他的表情又一次变得迷离。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洛克有所察觉，于是变得更加大胆。

Chapter 5 胜利者

“韦德勒，Hopkins & Co. 以及他们的朋友希望投票支持卫列特，而后者则承诺推行重大的改革方案。作为奖励，我将担任助理秘书的职务，在纽约总部工作，年薪 5000 美元。而我也不会透露自己获得了韦德勒 Hopkins & Co. 的支持。”

“我也会给你同样的报酬，20000 美元的现金。”格林纳先生平静地说道。

“不。我希望加入纽约股票交易所。我要你帮我花钱买一个交易所的职位，然后分给我一些业务。还有，我要向你借 50000 美元，以借条为证。”

“什么意思？”

“格林纳先生，你知道我的能力；而我也知道，完全控制 Iowa Midland 对你意味着什么。此外，与 Keokuk & Northern 结成联盟或者将一个公司租赁给另一个公司对这两个公司以及你本人带来什么好处，我希望成为你的经纪人。我将非常忠心地为你服务，格林纳先生。”

“洛克，”格林纳先生扯着嗓子说，“咱们握个手吧。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将花钱给你买一个股票交易所的职位，尽力为你争取更多业务，我还会借给你 100000 美元，无需借条。我已经了解你是怎样的人了。只要我打通关系，你马上就可以去交易所上班。以后，咱们在生意上就不分你我了。”

“我立刻安排必要的程序。至于购买交易所的职位，我马上就可以搞定。”洛克表情平静，但是内心却因为胜利而激动万分。“这需要花费 23000 美元。”

“让辛普森先生从我的个人账户中拿出 25000 美元，”这位“华尔街拿破仑”情绪激动，声音尖锐。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谢谢，非常感谢，格林纳先生，”这位大胆的职员巍巍颤颤地说道，“股票代理权……”

“哦，说到这个，”约翰·F·格林纳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你跟我们一起去 Des Moines。现在，你是我的人。我一直以来都渴望得到你这种人才。但是洛克，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赌徒就是傻瓜。”他补了一句，尖锐的声音中充满了忧郁。

一周之后，格林纳先生当选为 Iowa Midland 铁路公司的主席，而洛克先生则成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

第六章

错失良机



◇ 很多人都曾试图“击垮”格林纳。但是，格林纳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中不断积累着财富。与这些敌人相比，格林纳的资产增长速度是他们的数倍之多。

◇ 依靠卖出大量股票所得的 430 万美元收入，格林纳克服了自己的其他困境并成功开展了所有计划。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格林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职业素养之上。



Chapter 6 错失良机

多年以来，丹尼尔·迪顿霍福尔一直都希望看到约翰·F·格林纳垮台。在华尔街被称为“荷兰丹”的迪顿霍福尔是一个魁梧的家伙，金黄色的头发，声音响亮，还有一个酒糟鼻。格林纳面色泛黄，皮肤黝黑，头发乌黑亮丽，声音尖细。他有一双棕色的眼睛，眼神飘忽不定，额头高高隆起；而迪顿霍福尔双眼湛蓝，尖尖的下巴透露着他好斗的本质，像拳击手那样，他的颈部肌肉厚重而结实。他们两个都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但是，自从一次事故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看到格林纳“现身”了：一个被格林纳坑害过的人抓起他的领子，然后把他扔进了交易所大厦深 15 英尺的煤窖中。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摧毁铁路系统，彻底将其分解与消化。就好像一条大蟒蛇将自己的猎物挤压成肉酱，这样可以更好地享受美食。但是，这种持续了很多年的操作手段也让他本人变得紧张与不安。

丹每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都在交易所上班，晚上 10 点到凌晨 3 点则出现在赌桌之上。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那样，躁动不安，而且还患有慢性失眠症。因此，他必须通过强有力地刺激来宣泄自己无穷无尽的精力。然而，他不喜欢精神治疗。于是，他选择不停地进行豪赌。与品质最为上乘的烈酒一样，这种方法能极为有效地刺激他的神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入或卖出 50000 股股票，他也能够为一张牌押注 50000 美元。有一次，他跟人打赌，看停在桌子上的两只苍蝇哪只先飞走。为此，他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格林纳总是能够在股票交易所中找到实现自己目标的方法与手段。尽管从事过不胜枚举的股市工作，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这样一个观念：股票操作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情。但是，迪顿霍福尔则认为，金融家应该倾其所有投入到股市之中。如果他们操作得当，那么就应该争取自己赢得的利益；如果他们操作失误，那么就应该依靠金钱的绝对力量来扭转局面。很显然，这两个人在股市操作方面截然不同。他们的体形与性格也完全相反，一个是马基雅弗利，而另一个则是“狮心王”理查德。

没有人知道格林纳与迪顿霍福尔之间的恩怨因何而来。铁路系统的“小个子拿破仑”因为“荷兰丹”插手各种各样的股市交易而对他心存芥蒂。然而，丹对格林纳则是疯狂的怨恨。就像雄鹰讨厌蛇类，由于彻头彻尾的不同而产生的本能排斥。

很多人都曾试图“击垮”格林纳。但是，格林纳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中不断积累着财富。与这些敌人相比，格林纳的资产增长速度是他们的数倍之多。山姆·希尔普从亚利桑那州远道而来，身带 1200 万美元的巨款。他作风高调，给疲软的东部好好上了一课，让他们知道如何摧毁“格林纳这种档次的金融垃圾”。然而，这个金融垃圾并未受到任何教训，倒是让希尔普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每个月损失 50 万美元。后来，希尔普对这种股市博弈以及格林纳本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于是，他与迪顿霍福尔联手，共同对付格林纳。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股票操盘手，不仅富有而且毫不畏惧。最重要的是，他们憎恨格林纳。如果是在以前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那么他们会把“小个子拿破仑”切成碎片，并把他的心脏拿出来烤熟，然后放在盘子里在股票交易所示众，与大家一起庆祝。但是，在这个丧失了传奇色彩的 19 世纪，他们只能依靠生意场上的努力把格林纳手中沾满罪恶的金钱抢夺过来；通过自己手中光明磊落的七八百万总资产对格林纳发起猛烈攻势。他们的全部资产一共分为十次进攻，每一次进攻都瞄准了这个声音尖细、额头隆起的小

Chapter 6 错失良机

个子男人。这个家伙成功躲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进攻，但是第四次进攻打伤了他的腿，第五次进攻则让他元气大伤。整个华尔街都在欢庆，大家非常自信，原来卖空格林纳的股票可以对他造成巨大伤害。然而，就在第六次攻击之前，格林纳找来了他的助理，威尔伯·怀斯老人。他有一颗冷酷的心，以及 3000 万美元的现金。随后，格林纳身边构筑起了一人多高的防御性政府债券，为这个饱受创伤的“拿破仑”提供了庇护。而格林纳的金融对手也停止了攻击，因为这个全新的防御工事根本不会失守，他们也清楚这一点。最后，他们收起了自己的金融攻势。而格林纳因为寻求庇护，在匆忙中也赔上了一两家小的铁路公司。他的敌人对此津津乐道。于是，希尔普前往英格兰赌马，迪顿霍福尔则前往长滩尽情享受一种没有赌注上限的纸牌游戏。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天都要输上一万美元。

自从上次矮个子“拿破仑”与“荷兰丹”交锋之后，华尔街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但是，几个月过后，这场战争再一次打响。格林纳非常希望推动他的所有股票，尤其是他最钟爱的联邦电报公司股票上涨。每当格林纳试图提升股价时，丹就卖空那只股票。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说明，没必要立刻推动股价或促使股价上涨。格林纳尝试了四次，迪顿霍福尔则卖出了数千股股票，正好能够阻止格林纳的抬价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丹作为股票操盘手是成功的。他的股票操作包括很多聪明且复杂的买卖手段。然而，在提升股票价格的操作中，最为关键的元素就是买入超过其他人能够或愿意卖出的股票数量。格林纳渴望买进，而丹却更加愿意卖出。

格林纳的确陷入了绝境，他必须为很多重要企业负责。如果要推动这些企业前进，那么他就需要现金。但是，出于对股市变化莫测的顾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虑，银行不愿意向格林纳提供充沛的贷款。此外，银行的董事们还有自己的私心：如果他们拒绝贷款给格林纳，那么就有可能迫使后者抛售自己的大部分资产，而银行就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格林纳邪恶的铁路系统收购计划留下了无数寡妇与孤儿。而银行家们则应该为他们报仇，这是好事。在这些银行家看来，他们义不容辞。

格林纳最为重视的联邦电报公司每况愈下。已经在其他市场领域取得成功的“荷兰丹”决定彻底击溃联邦电报公司。就像玩轮盘赌博一样，他平静地开始了自己的游戏，计划周详、持续不断、令人沮丧的卖出。股价大跌。在股市其他领域也未能取得成功的格林纳决定，必须采取某些举措来挽救自己。他只需要 500 万美元，如果紧凑一点，300 万美元就足够了。其实，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250 万美元也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是，他必须立刻筹集到这样一笔费用。任何耽搁都意味着危险，而危险就来自迪顿霍福尔，后者代表着毁灭。

突然，不知因何而来，整个华尔街都在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格林纳陷入了困境。那些金融街的牛鬼蛇神全部跑到银行，纷纷向主席们了解情况。他们并不提问，因为他们不希望听到谎言。他们只是自信满满地简单评论说：“格林纳已经山穷水尽了。”

银行主席们纷纷露出了得意却又近乎怜悯的笑容：“哦，你们听说，是吧？六个星期以前我们就早已知道了！”

这些华尔街的牛鬼蛇神们立刻返回股票交易所，开始抛售与格林纳有关的股票。他们的抛售对象并非是令人垂涎的联邦电报公司，而是他名下刚刚组建的铁路公司，这些公司成立不久，尚未发展壮大。股价一路下跌，与此同时，流言甚至说：“迪顿霍福尔终于搞定了格林纳！”

几千名经纪人竟相对自己亲爱的朋友丹表示祝贺，他是“拿破仑”

Chapter 6 错失良机

的征服者、此时此刻的英雄，以及未来自由佣金的发放人。然而，亲爱的丹却消失了，他不在交易所，也不在家中。

在这些经纪人还没有想到为迪顿霍福尔庆功之前，早已有人找到了他。此人正是最大的赌徒，他比“荷兰丹”还要疯狂。这是一位小个子先生，棕色的眼睛飘忽不定，声音尖细，额头隆起：这就是约翰·F·格林纳先生。

“迪顿霍福尔先生，我请您来就是为了问您一个问题。”他扯着嗓子，表情平静。身边是一台不停传送着股市行情的记录器。

“乐于解答，格林纳先生。”迪顿霍福尔突然感到，对方可能会谦卑地请求他高抬贵手。因此，他差一点就说出那些足以摧毁对方意志的拒绝之词。

“您能否替我操作一笔业务？”

“当然没问题，格林纳先生。我可以为任何人操作业务，我是股票经纪人。”

“很好。麻烦您替我抛售 50000 股联邦电报公司股票。”

“以什么价位卖出？”出于工作习惯，他写下了一些数字，而这些数字令他头晕目眩。

“以您最理想的价格。”说话间格林纳看了行情记录带一眼，“这个股票，现在是 91 美元的价位。”

“很好。”

两人四目相对，“荷兰丹”的眼神有一半是威胁；而格林纳依旧平静且淡定，他那双飘忽不定的眼睛似乎透露出了一丝真诚。

“再见。”最终还是迪顿霍福尔先说话，而这位额头隆起的小个子先生则点了点头，以示告别。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迪顿霍福尔立刻回到交易所。在进门时，他遇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史密斯，他是迪顿霍福尔联合公司的“联合人员”。

“比尔，刚才格林纳让我卖出 50000 股联邦电报公司的股票。”

“什——什么？”史密斯似乎不敢相信。

“格林纳刚才请我过去，问我是否愿意替他操作一笔业务，我说可以。然后他就让我卖出 50000 股联邦电报公司的股票，于是我……”

“你赢了，丹，你终于赢了。”史密斯兴高采烈地说道。

“我要用这次交易的一半数量对自己的 20000 股进行平仓，然后尽可能把剩余的股票卖个好价格。”

“你这个人啊，这可是你的大好机会！你已经赢了，这还用我说吗？东部国家银行的消息告诉我，整个城市根本没有银行会贷款给格林纳。而他需要向 Indian Pacific 的债券持有人支付最后一笔 1000 万美元的费用。他的摊子铺的太大，现在吃不了兜着走。活该他倒霉！”

“我说，比尔，咱们要向对待其他客户那样对待格林纳。”迪顿霍福尔说道。

“可是……”史密斯的脸上写满了惊愕。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当然，前提是当他远离华尔街的时候。

“放心，我一定会击垮他。他没有翻身的可能了。我依旧会击垮他。”丹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格林纳的委托来获取丰厚赢利。他曾经以 93 美元的平均价格作空 20000 股。他可以吃下格林纳的 50000 股，然后全部抛售到市场之中。任何实力强大的股票也无法经受这种令人害怕的冲击，而联邦电报公司的股价肯定会下跌 15 个点以上。然后，他就可以在 75 甚至 70 美元的点位收回自己的卖空份额。如此一来，他就能

Chapter 6 错失良机

够赚取 50 万美元的利润。而他的主要敌人格林纳则会损失 100 万美元，这将令他的境况更加严峻。况且，如果他允许自己的合作伙伴充满信心地告诉某些朋友，就说丹即将替格林纳抛售大量联邦电报公司的股票。那么，整个“交易所”就会陷入疯狂，大家肯定立刻进行抛售。最后，这只股票价格将大跌，对小个子“拿破仑”造成超乎预期的打击，从此令他一蹶不振。格林纳让自己的敌人来代理操作业务，是不是他这辈子所犯的最大错误呢？

丹走到了联邦电报公司的交易位置。那里挤满了几十号人，他们以最响亮的声音叫嚷着，对不同的股票份额报价。他命令 20 个经纪人以能够获得的最高价格分别卖出 1000 股；而他自己则通过另外一个经纪人卖出了 20000 股。第二天，他亲自抛售了 20000 股；第三天，他卖出了格林纳委托的最后 10000 股。整个华尔街都认为，丹的这次销售是为了自己能够牟利。这些都是卖空操作。也就是说，在他的同事看来，丹销售的都不是自己手中的股票，他以后肯定会以更加低廉的价格再把这些股票买回来。这种销售行为绝对不会出现“多头”股票的不良影响。原因很明显，卖空的人迟早会把股票买回来，从而确保未来需求，而这种需求则会抬高股价。因为：

销售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

必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或者坐牢。

而迪顿霍福尔能够以 86 美元的平均价格获得格林纳手中的 50000 股联邦电报公司股票。虽然有人反对，但是大部分华尔街人士都认可。丹变得过于鲁莽，而格林纳还是那个狡猾的混蛋。未抛空差额数量巨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大，而不良“逼仓”的危险与日俱增。因此，他们忍心去“摧毁”联邦电报公司。实际上，很多聪明的生意人透过这只股票虚弱的表象发现：老谋深算的小个子“拿破仑”设下了一个陷阱，而且他们“骗过”了格林纳，通过巧妙的手段买入了联邦电报公司的股票！

依靠卖出大量股票所得的 430 万美元收入，格林纳克服了自己的其他困境并成功开展了所有计划。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格林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职业素养之上。这使他成为了伟大铁路系统的主人。“荷兰丹”随后的攻势根本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格林纳提供了一个机会，而迪顿霍福尔则错失了良机。

第七章

成王败寇



◇ 世间万物皆有寿终正寝之日，牛市与熊市也不例外。

◇ 整个股市变得专业起来。市场上已经没有了逆来顺受的小股民，于是，被称为“室内交易商”及“谨慎赌徒”的金融大鳄们相互算计，持续了数周之久。每个人都希望在动荡的股市中赢利，而不是坐以待毙。



I

当他申请 Tracy & Middleton 银行家与经纪人公司的空缺职位时，他只有 17 岁，头发金黄，双颊泛红，一双女孩子般的湛蓝双眼。他的名字叫威利斯·N·哈瓦德。实际上，他是一位高傲的男孩，从二十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公司的接线员。

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他一直守候在股票交易所（行情室）中 Tracy & Middleton 的私人电话旁。接受来自办公室的信息，主要就是替客户买入或卖出股票，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公司的“董事成员”弥道顿先生，同时还要将弥道顿的报告通过电话传递给办公室。他说话轻柔，声音动听，他那双湛蓝的眼睛总是真诚地望着其他接线员。大家总是说，他们的工作场所有一位“萨利”，于是，哈瓦德立刻获得了“萨利”这样的昵称。

年轻的哈瓦德刚刚从住宿学校毕业几个月，对他来说，周围的一切都精彩无比：满脸焦虑的人们情绪激动，到处乱跑，发狂般地挥手；经纪人们执行各自不同“股票”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呼叫声；写下自己卖出或买入股票价格后突然陷入的那种半疯狂状态。很显然，他无法理解这些人的业务操作方式，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自己的同事所担保的事实：这些大嚷大叫、肢体语言丰富的经纪人应该会赚取很多金钱。他听到过“山姆”希尔普通过 Suburban Trolley 获利 100000 美元的故事，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还有“帕森”布莱克在 Western Delaware 百万美元的交易中那次著名的操作。有人甚至把这位老人指给哈瓦德看。但是，他后来也听说过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以及“恐怖杀手”杰克的传说。

通过观察，他就像华尔街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开始学习股票业务。如果他提问，那么就能够得到回答，但是没有人会主动向他提供指导信息。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他必须仔细观察，了解其他人的做法并关注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他听到的话只有一句：投机！投机！以这种或那种伪装进行投机，很多不一样的词语，但是含义相同。所有一切关于股票的买入或卖出，就是一种在眨眼间赚取巨额金钱的希望，非常强烈且近乎透明可见。所有在交易所的人讨论的就是股票交易。刚开市的时候，亲密的朋友相互遇见，他们不会说“早上好”，也没有任何寒暄，而是直接讨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主题——投机。如果有人晚来了，那他一定会非常渴望且急切地直接询问，“股市情况如何？”似乎当他不在的时候，股市便会趁机走上歧途。整个市场的气氛几乎令人窒息，因为这里有无数买入或卖出各类债券与其他金融产品的“内幕”。经纪人、客户、员工、交易所门卫，甚至整个华尔街都在阅读早报，他们不是为了探听某些新闻，而是要找到那些能够、应该或可能影响股价的事物。对他们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行情记录器才是重点，而经纪人就是操控记录器的先知！

萨利身边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人：他们似乎将自己的思维带回家，与它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做梦。这种表情已经成为定式，恒久不变。从眼睛和嘴唇的角度来说，这种表情令人不快。他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狂热的“博弈”。在不知不觉间，工作场所的气氛开始对他造成影响，使他产生了更多想法，滋生了很多奢望之想。当他对股票

Chapter 7

成王败寇

业务越来越熟悉之后，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及未得股市精髓的局外人一样，他开始相信，能够用来比喻股市行情的事物只有一样——轮盘赌博中那个不停旋转的象牙小球。对他来说，交易中的无数诡计、如何利用内部的错误信息、股市操作的基本原理，都是深不可测的知识。他就是听说，那个只有 18 岁的邻居在周四买了 20 股 Bule Belt Line 的股票，然后在周六以超出买入价格的 3.37 点位卖出，最后赚了 60 美元；或者 Stuart & Ster's 的接线员米奇·韦尔奇从大客户交易室的一位贵宾那里获得了“内幕”消息，然后他勇敢“下注”——就像大家赌马或者赌轮盘一样——最终在不到一周之内贏取了 125 美元；或者那个“两美元”经纪人瓦斯顿通过抛售 Southern Shore，漂亮地扭转局势。再或者，他听到人们信誓旦旦地传言：新街的一名门卫查理·米勒无意间听到“山姆”希尔普的首席经纪人亚齐·蔡斯跟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老家伙”宣称 Pa. Cent. 一定会上涨 10 个点位，于是米勒买了这只股票，结果价格却下跌了 7 个点位。因此，他损失了 230 美元。这个男孩总是听到各种禁不起推敲而且与“人生沉浮”有关的流言：有人碰巧押对了宝，因此赚钱；而有人却未能“把握时机”，所以赔本。整个交易所的习惯用语甚至都浸透着浓厚的赌博味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博弈的光环也消失了，而哈瓦德也不再犹豫。他的老板与客户都是一些彬彬有礼的绅士，但是他们每天都在投机，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不是犯罪，这只是正常的业务。因此，如果听说有“好事”，那他便会在接线员“基金”中“投资”一美元，然后通过新街一家不正规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操作，总共买入 10 股。这显然纯属小打小闹，他的周薪只有 8 美元。他总是在想，如果自己有更多的钱，那么便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然后获得数倍于投资金额的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利润。他认为，如果自己每次能够买入 20 股而非 1 股，那么他便能够在三个月内赚到 400 美元以上。

当一个年轻人有了这样的思想之后，他在股市上的操作就进入了更高的阶段。既然对投机已经没有了顾虑，那么他现在面对的问题就不是“投机是否有错？”，而是“现在应该如何赚取利润来积累金钱？”他大概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才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其他年轻人一般只需三周便会想通这个问题。但是，哈瓦德极为和善，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现在，这个接线员的职位非常重要。因为，能够胜任的职员必须才思敏捷，还要值得信赖。首先，他知道自己公司要买入或者卖出哪些股票；如果他接到买卖命令时公司的交易所成员并不在场，那么他必须决定执行这些命令的先后顺序。例如，International Pipe 必须以 108 的点位抛售。一位在 104 点位买入 500 股的客户来到了 Tracy & Middleton 公司办公室，他希望“提取”自己的利润。他命令公司，在市场上抛售股票。这就是说，以市场上的主流价格进行卖出。Tracy & Middleton 立刻通过公司的私有专线致电给股市交易所经纪人，让他们以市场主流价格卖出 500 股 International Pipe 股票。接线员收到这个消息，然后拨打弥道顿先生的电话。这就是说，一种电子设备将米尔顿先生所属的 611 号码显示在新街那面五颜六色的方格墙面之上。弥道顿先生看到自己的号码显示出来，于是，立刻跑到电话亭来一看究竟。现在，如果弥道顿先生未能及时回复，那么接线员就明白，自己必须独自处理这个业务。于是，他找到诸如布朗宁先生或瓦斯顿先生这样的“两美元”经纪人，他们经常在电话亭附近徘徊，寻求业务机会。如果他知道弥道顿先生正在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或者他自己认为客户的命令迫在眉睫，那么这位接线员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两美元”经纪人将 500 股 Interna-

Chapter 7

成王败寇

tional Pipe 卖给 Allen & Smith，在整个交易中省略了 Tracy & Middleton 公司。这就是说，他告诉买家，自己为 T. & M. 操作业务，而 Allen & Smith 公司必须向 T. & M. 索要自己购买的股票，因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卖家。在整个操作过程中，Tracy & Middleton 雇用的经纪人在每 100 股中获取 2 美元服务报酬；而 Tracy & Middleton 公司则向客户收取每股 1/8 美元的常规佣金，或者说每 100 股 12.50 美元。

年轻的哈瓦德非常仔细地操作着自己的业务。当弥道顿先生不在公司或者繁忙的时候，他非常公平地将公司的电话买入或卖出委托分配到各个“两美元”经纪人手中，因为 Tracy & Middleton 公司在委托业务方面的确做得很好。哈瓦德是一位面容俊俏，彬彬有礼的年轻小伙子，他白净、文雅、亲切。经纪人们都喜欢他，每当圣诞，他们都会想起他。最令人难忘的回忆来自乔·雅各布，他送给哈瓦德 25 美元，并且暗示说，以后他一定会与 Tracy & Middleton 开展更多合作。

“但是，”萨利说，“公司要求，谁先出现，我就应该与谁合作。”

“好吧，”雅各布油嘴滑舌地说，“无论我有多忙，也肯定愿意跟你这样一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合作。我不会亏待你的。”他低声说道，“这样吧，如果你给我足够的业务量，那我每个星期给你 5 美元。”然后，他转身加入了 Gotham Gas 股票交易位置前那群躁动的股民之中。

哈瓦德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这件事情告诉公司，因为他隐约感到，自己必须为雅各布提供一些见不得人的回报，否则他每个星期根本得不到这 5 美元的报酬。然而，就在市场关闭之前，他跟 MacDuff & Wilkinson 公司的接线员维力谈起了这件事。他们两个的电话位置紧挨着。结果可想而知，维力对雅各布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这就是那个讨厌鬼的伎俩，”维力说，“每周给你 5 美元，但他自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己可以从你公司赚取 100 美元。不要这么做，萨利。你的前任吉姆·波尔，他每周可以从格兰特老头那里得到 20 美元，每月从沃尔夫那里收获 50 美元。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但是你要知道如何操作。他们从你手中获得 100 股就应该向你支付 50 美分。”维力在这个行业干了两年，而且他是一个衣着非常讲究的人。萨利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周薪只有 12 美元，但是生活却可以如此光鲜。

那天，他跟公司什么都没说。此后，他依旧保持沉默。当然，他也没有给雅各布任何回复。他只是听从了维力那个聪明的提议，竭尽全力不让那个油腔滑调的家伙从他手中获得任何订单。最后，雅各布提出了抗议。而萨利则经过维力一个星期的调教，他十分淡定地回答说：“业务非常不理想，公司几乎没什么生意。”

“但是，瓦斯顿告诉我，”雅各布愤怒地说道，“他从 Tracy & Middleton 公司接到了很多业务。你必须让我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些生意，否则我就去找弥道顿，跟他讨个公道。”

“真要这么做吗？”萨利依旧非常平静，“也许，你还可以告诉弥道顿先生，就说你每周给我 5 美元，为了让我多分点业务给你。”

股票交易所最为严厉的规矩之一就是反对划分佣金。任何交易所的成员，如果为了增加自己的业务，在买入或卖出股票时对交易所之外的人员或交易所的其他成员征收低于一定数额的费用，那么就将遭到严厉的惩罚。一个“两美元”经纪人，在每 100 股的确认订单中给一名接线员 50 美分，这明显就是违规操作。

雅各布立刻回到正题。“我每周给你 8 美元。”他开始安抚萨利。

“我的前任，吉姆·波尔，”萨利充满愤怒地告诫对方，“他告诉我，格兰特先生每周给他 25 美元。而且，当格兰特先生运气不错的时

Chapter 7 成王败寇

候，他偶尔还会另外支付 10 美元。这就是为了确保吉姆不会向外界透露，其他经纪人到底为格兰特做了什么。”

三个月之前，就算是杀了萨利，他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言论。他的性格变化如此之快，原因只有一个——周围的“压迫”力。

“你这个疯子，”雅各布满腔怒火，“跟 Tracy & Middleton 合作以来，我从来就没能在一周之内获得过 1000 股业务。我从你们公司得到的业务量经常是少得可怜。我说，你小子应该来当经纪人。你做接线员完全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咱们互换工作吧，真的。”

“根据我们公司的记录，”萨利对这个经过威廉姆·辛普森精心调教但是现在却怒火中烧的经纪人说道，“上周，你替我们公司操作过业务，总量是 3800 股，你的收入是 76 美元。”

“上个星期情况特殊。我每周给你 10 美元。”雅各布回答说。

“25 美元。”萨利声音轻柔，但态度坚定。

“咱们还是折衷一下吧，”雅各布愤怒地嘟囔着，“我每周给你 15 美元，但你必须保证我每周能够从你们公司获得 2500 股的业务量。”

“好的。我尽力为你服务，雅各布先生。”

他说到做到，因为其他经纪人每一百股只给他 25 美分，或者最多只是 50 美分。在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内，萨利每周的收入为 40 美元。而他，只有 18 岁。

II

时间流逝。与他的前辈们一样，萨利也发生了变化。他首先是疯狂



地进行投机，后来就变得更加谨慎。他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但也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收获。他在博弈中取得了成功且收入不菲，勤勤恳恳的单位员工辛苦五年、操劳的机械工人奋斗一辈子，也就只能赚这么多了。他从不正规的交易所进入了联合交易中心。随后，他要求雅各布及其他两位“两美元”经纪人，允许他能够亲自参加到小规模股票交易之中。他们都很喜欢萨利，因此全都表示同意。最后，他有了三个不同的账户以及“买卖”几百股股票的能力。他与华尔街上其他 10000 个人一样，受到相同欲望的驱动，获得相同感受的刺激，在自己称之为“业务”的领域拥有相同的思想与观点。

最终，萨利长久以来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被提升为 Tracy & Middleton 公司的办公室职员。公司这样做是为了奖励他的贡献，奖励他的聪明智慧与才思敏捷。公司将他的周薪从 15 美元提升到了 25 美元。在公司看来，此举非常慷慨，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况且，三年前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周薪只有 8 美元。他现在只有 20 岁。然而，萨利内心清楚，现在他已经没有了接线员“男孩”的额外收入，因此对自己悲惨的命运感到悲哀。

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特雷西先生，并向后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请求特雷西允许自己在公司中开设一个账户。特雷西对他表示了祝贺，然后收下了那 6500 美元。如此一来，萨利既是 Tracy & Middleton 公司的员工，又是他们的客户。

在过去及现在，特雷西先生都与他一样，喜欢佣金且沉溺于不正当的赚钱手段。但是，特雷西还是努力保护萨利不要因为年轻人的冲动而“步入歧途”。这对一个股票经纪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善举。然而，金钱实在来的过于容易。所以，股市上的赌徒能够赚钱，但是他们往往

Chapter 7

成王败寇

也因为自己的失误或愚蠢而付出代价。萨利的投资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多的时候，他曾经赚了 10000 美元，但后来却只剩下 6000 美元。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商，而且收获了众多宝贵的经验。学会了股票的交易技巧之后，他就真正走向了成熟，开始在客户交易室中高谈阔论，接手客户的交易命令，保持客户情绪高涨，跟他们讨论新闻故事，偷偷将那些听起来颇为真实的“内幕”告诉给客户，吸引客户参加公司的各种交易，并确保他们频繁地进行买卖，而他的公司则不断收取佣金。他对 Tracy & Middleton 公司的客户更加友好，彼此之间也更加熟悉。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总是涌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群，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极为富有的商人。这些人绝对不会考虑把自己的华尔街熟人带回家或俱乐部做客，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他的确是一位聪明、亲切、非常有礼貌的年轻人，公司为他支付薪水就是希望看到他的这种表现，而萨利本人也很会把握机会。客户越来越喜欢他，大家开始尊重他的市场判断与分析能力。一天，公司最富有、最有气魄的客户之一，巴塞尔·索顿先生抱怨说，经纪人收取的佣金太多，这给他的交易造成了重重阻碍，使他无法“大展宏图”。

萨利跟他开玩笑说（当然，他希望对方能够认真对待）：“加入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者花钱给我买一个职位，然后成立 Thornton & Hayward 公司。上校，我帮你分析一下，我们手上拥有你的业务，你还可以介绍一些朋友过来，我也可以。”他列举了 Tracy & Middleton 公司的一些客户“在我看来，这些人一定会跟咱们合作。他们非常重视您对市场判断与评论。”萨利圆滑地恭维道。

索顿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而萨利也发现了这一点。自此，萨利非



常努力，渴望能够赢得上校的信任。当 Tracy & Middleton 公司刚开始出现不良状况时，萨利是第一个向索顿传递信息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将自己的资产撤出了这家公司。这种做法违反了保密协议及职业道德。但是，两个月之后，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Tracy & Middleton 公司倒闭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了华尔街的一个热点问题。此时，索顿先生内心充满了感激。为了表示感谢，他往萨利 11500 美元的账户中转入了一大笔财富，而威利斯·N·哈瓦德也成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员。不久之后，Thornton & Hayward 银行家与经纪人公司宣告成立。萨利在自己人生的第 25 个年头中，成为了一个老练的华尔街商人。

III

刚开始，公司运转良好。索顿上校以及来自 Tracy & Middleton 公司，但后来跟从于他的另外两三位朋友（他们都是“投机商”）已经让哈瓦德忙不过来了。此外，还有新客户上门。如果萨利满足于公司刚开始的运营情况，并且耐心地等待财富的积累，那么他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就。然而，他却开始为自己进行投机。对于这种做法，任何知名的经纪人都会发表相同的意见（当然，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这样做不仅“占用”了公司的资产，而且不可能在自己进行交易（即投机）的同时还能保证为客户谋福利。

索顿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他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他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合作伙伴拥有此类赌博倾向。于是提出了抗议，但是态度和蔼，就像父亲劝告自己的孩子一样。

Chapter 7 成王败寇

萨利保证，立刻停手。

在接下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两次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而他在 Alabama Coal 这只股票上的失败操作严重地威胁到了公司的业务运作。

索顿上校出手拯救了自己的公司。

萨利保证，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他态度庄严，看起来他是真的有所顾忌。

然而，惊吓的影响有限，而记忆也同样短暂。过于胆怯以及记忆丰富的人根本无法在华尔街立足。加入纽约股票交易所之前，萨利就已经学会了赌博。有一天，萨利对自己的一名客户说，如果把投机视作犯罪，而且一百个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有五十例能够定罪，那么美国一半的男性将永远充当狱警，因为另一半美国男性都成为了囚犯。

当然，Thornton & Hayward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威利斯·N·哈瓦德，早已不再是 Tracy & Middleton 公司那个和善的年轻接线员萨利了。他的脸颊不再红润，而是布满了斑点。他的眼神不再清澈而天真，而是闪烁不定且有些湿润。他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 8~10 年之久。每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他都在股票交易所忙碌着；每天下午 5 点到凌晨，他则徘徊在一家大型闹市酒店的咖啡厅中，华尔街的工作人员全部集聚在那里，讨论市场情况。他渴望刺激，而赌博与酒精则更能令他兴奋。

三年之后，由于业务发展不顺而倒闭，索顿上校撤资了。他实在受不了哈瓦德疯狂的投机行为。毫无疑问，萨利成为了一个精明的交易商；在牛市当道的时候，他赚了 75000 美元。然而，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交易商，这就是说，他不会满足于收取佣金，他要在股市上大展拳脚。

索顿拒绝继续合作的时候，在牛市上收益颇丰的萨利并无任何担忧。股票投机的宣传口号就是“随便买，肯定会涨价！”美国工业及商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业历史上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滋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狂投机热潮。每个人都有很多钱，大家都极其渴望投机生意。很快，萨利创立了新公司 Hayward & Co.，他的合作伙伴就是自己的出纳员。

IV

世间万物皆有寿终正寝之日，牛市与熊市也不例外。牛市当时，Hayward & Co. 业务情况良好，华尔街的其他人也是如此。经过了几次严重的价格震荡之后，这家公司连同自己的客户都转作空头，旨在补偿自己的经济损失。空头们认为，股价过高，应该有所下跌，而态度乐观的多头们则持相反的看法。普通股民能够卖空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左撇子在人群中所占的比重。这些客户也不例外，因此他们按兵不动。

哈瓦德对牛市“观望”的时间太长，虽然损失没有那么惨重，但是他对涨价的影响范围与持续时间评估错误。接着，他在熊市或者说对跌价的情况再一次出现了判断失误。经过了金融作者称之为“大幅跌价”的风波之后，整个市场变得非常惨淡，而投机商则损失了千百万美元。经过重要利益的及时整合之后，人们的恐慌在很小范围内有所缓解。自此之后，整个股市变得专业起来。市场上已经没有了逆来顺受的小股民，于是，被称为“室内交易商”及“谨慎赌徒”的金融大鳄们相互算计，持续了数周之久。每个人都希望在动荡的股市中赢利，而不是坐以待毙。哈瓦德的客户与其他人的客户一样，停止了投机活动。所以，他利用客户的资金来保护自己的投机业务。办公花费巨大，负担沉重，而佣金数量很少。

Chapter 7

成王败寇

哈瓦德坚持认为股价一定会持续下跌。他抛售了一些股票，与自己的绝大部分朋友持相同的观点：最低价格尚未到来。因此，他大量卖空，而他无法通过平仓获取赢利，因为价格缓慢上涨，但走势稳定。

芝加哥有一位比东部的同胞更加大胆、更具热情的投机商巨头。一天，他认为整个市场应该转入牛市，或者说股价应该普遍上涨，而 Consolidated Steel Rod 公司的股票更应该涨价。他就是董事会主席威廉姆·G·多尔先生，他决定实施自己的计划。有些投机投资者渴望购买能够为持有人带来巨大利益的股票，多尔先生的计划能够使得这只股票对他们产生巨大吸引力。他的计划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第一步就是让一些著名的经纪人发布大量买入命令。同时，在日报中刊登各种宣传内容，反复强调 Consolidated Steel Rod 公司的优良业绩以及令人咋舌的赢利情况。此外，如果以现在的市场价格买入这只股票，那么真的算是非常便宜了。当然，多尔及自己的同僚早就利用这次市场大跌，或者说股票贬值的机会以 35 美元的点位买回了几周前刚刚卖出的这些股票。那时，股价为 70 点。收购了如此便宜的股票之后，他们就通过更多买入来操控价格，从而确保自己能够在卖出时收获利润。

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在多尔的授意下，“Con. Steel Rod”股票的分红流言到处散播。最后，分红的梦想化为乌有，很多轻信传言的买家损失惨重，而内幕人士却赢利颇丰，因为后者拼命卖空股票。这就是典型的股票交易手段，而其他稍微有点人品的股票经纪人则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公司的董事们并未对股票进行分红，因为他们在最后一刻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获得更多赢利。结果，股票下跌了 17 个点位。普通股民损失了几十万美元，这些钱全都流入了内幕人士的口袋。这是一次“漂亮的翻盘”。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哈瓦德不会忘记这一点。经过几天令人瞩目的市场活动及稳定的升值之后，公司股价上涨到了 52 美元。他立刻卖空了 5000 股，因为他相信，这种明目张胆的幕后操纵行为只能将股价炒作到这个点位，不久之后，股票价格一定会下跌。就在一个月之前，这只股票的价格只有 35 美元，而且根本无人问津。他坚持认为这只 Q 股票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巅峰。因为多尔先生在一家芝加哥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持股人有可能一下子收获整年的分红。原因就是钢铁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这种公开宣称分红的做法尚属首例。人们以前也会频繁讨论其他股票的分红情况，但是没有一次能够实现。那么，这只股票凭什么能够与众不同？

随即，对多尔的交易手段烂熟于心的哈瓦德“放手一搏”，根据多尔的“提示”作出了购买的决定。他的做法只有一个根据：多尔经常说谎。但是，在所有西部股市投机商中最精明、最大胆的威廉姆·G·多尔先生欺骗了所有人，这一次，他说的是真话。那一周，与他所预言的一样，公司的董事们开始分红。当他这种级别的投机商说谎的时候，他能够欺骗华尔街一半的民众，这些人都是愚民；而当他说真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上当。在当华尔街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的时候，这只股票的价格又上涨了 5 个点位。而哈罗德在这一次卖出操作中就损失了 25000 美元。但同时，整个股市的情况有所好转。陷入半瘫痪状态的多头们则重拾信心，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位芝加哥投机商在 Consolidated Steel Rod 股票上的成功操控。货币汇率及空头希望大跌，而股票价格与多头气势上涨！哈瓦德开始平仓 Steel Rod，他买入了 5000 股。交易结束后，他一共损失了 26750 美元。他在其他股票上依旧卖空 12000 股。根据最新的报价，他的账面损失已经超过了 35000 美元。然而，如

Chapter 7

成王败寇

果他把这些数额巨大的股票全部买回，在这样一个对任何多头推动力都极为敏感的市场，股价会在瞬间上涨。而他的损失将变得非常惨重。

那天上午，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惊恐不安。他询问了一下出纳员，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只剩 52000 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二还是客户的资金。从道德角度来说，他已经成为了盗用公款的人。如果不平仓，那么他就算完蛋了；如果平仓，他也没什么好下场。他在股票交易所的职位可能价值 40000 美元，一个子也不会多了。由于他自己还欠外地联系人将近 38000 美元的债务，他实在是无法避免毁灭的命运。此外，他的破产还不是什么“正直的”失败。就像他痛苦的自言自语一样，在遭遇了诸多打击之后，“我再也不能利用别人的资金开展自己的投机生意了。”

对于自己的厄运，他依靠的是感觉而非事实依据。因为当他进行赌博的时候，他会闭上双眼，然后将自己埋在希望的沙土之中，相信好运 would 会庇护他，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是现在，他直接面对着一个所有赌徒都害怕的问题：“如果损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那我将要冒多大的风险才能翻本？”问题的答案与做贼无异，因此，股票交易所与商贸董事会中很多与哈瓦德类似的投机商都会立刻停止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仅有的一点良知提醒自己，此类赌局没有胜利，注定失败。这个邪恶的问题与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的回答总是缠绕着他们。

当他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前往交易所的时候，他一直在思考这个致命的疑问，但他一直不让自己去思考答案。后来，他走进了股票交易所指定的酒吧间“Fred's”，点了一杯纯威士忌并且一饮而尽。此时，他开始思考并且获得了问题的答案。

无论如何，他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如果他不做任何挣扎，就是说不



再继续买入股票，承担更多债务风险就接受失败，那么向他提供股票“借贷”的 25 名客户与 15 名经纪人朋友一定会对他恨之入骨。然而，如果他孤注一掷，也许就能够转败为胜。如果失败，最糟糕的情况不外乎就是诅咒他的经纪人朋友数量增加几个罢了。

他再次一饮而尽。毫无疑问，股市已经成为了多头市场。空头们与上涨的股价持续对抗，市场上还有一些股票拥有空头净额，American Sugar 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可以抢购到这些空头净额，股价可能还会上涨 8~10 个点位。如果哈瓦德买入 10000 或 15000 股，然后以平均 4~5 个点位的赢利卖出，那么他就能渡过难关；如果他可以将股价抬高 10 个点位，那他就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操盘手。毫无疑问，他其实不应该购买 Sugar 公司的股票，哪怕只是区区 1000 股。但是，他更不应该默默等待破产的命运。

酒精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萨利狠狠地对自己说：“反正都是死，不如放手一搏。”

他摇摇晃晃地从“Fred's”酒吧走了出来，穿过新街那条窄小的沥青道路，走向股票交易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他已经无路可逃，如果他无法幸运地取得胜利，那他将遗臭万年。

“成王败寇！”他鼓励着自己，走进了宽敞的交易所。

“早上好，哈瓦德先生。”门卫跟他打了个招呼。哈瓦德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继续嘟囔着：“成王败寇！”然后径直走向了 Sugar 公司的股票交易站。

他开始争购股票。在 116 的点位买入 1000 股，他做到了。随后又买入 1000 股，价格是 116.12 美元。再一次买入 1000 股，卖家很乐意，价格为 116.5 美元。到目前为止，情况不甚理想。随后，他以 117 美元

Chapter 7

成王败寇

的价格争购 2500 股，很快他就如愿以偿。但是，当他以 117 美元的价格争购任何人手中的 5000 股时，人们开始犹豫。经纪人们并不确定哈瓦德是否“能够胜任”，人们质疑他的股票兑现能力。于是，他利用人们的犹豫开始以 117.25 及 117.5 美元的价格争购 5000 股 Sugar 股票。而比利·撒切尔这个“两美元”经纪人则以这个价格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卖给了萨利。至此，他一共购入了 10500 股，而股价却只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而已。卖空投机商们没有任何恐慌，但萨利却忧心忡忡。他冲出人群，跑到电话机旁，假装向自己的办公室“汇报”自己的交易情况。通常说来，如果他真的在买卖股票，这种电话交流在所难免。一百多双犀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萨利的举动，这些眼睛写满了好奇二字。他们看到，萨利紧紧地握住听筒，非常投入，好像在听取某些重要信息。实际上，他听到的信息只有自己的心声，一字一句地在诉说：“你押了注，你输了；你押了注，你输了。你的境况比以前更糟糕，你必须再次押注，但是绝对不能失败！”

他放下手中的电话，跑向 Sugar 公司的股民。他的情绪稍微平稳了一些，不再像醉汉那样；他的脸色不再红润，而是苍白。很快，他似乎看到了一排耀眼的文字，成王败寇！只是成王二字不够明亮，而败寇却显得异常刺眼。他眨了眨眼，然后挥手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动作，就好像人们在驱赶恶心的害虫一样。

他要求自己的朋友牛顿·哈特利买入 5000 股 Sugar 股票。

“你这是为自己买的？”哈特利问道。

“不是。我这是为华尔街的一个商业巨头在办事。牛顿，放心吧，没有问题。”

萨利再一次作出了保证，于是，哈特利购买了股票，股价为 118 美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元。如果哈瓦德“放弃”——拒绝支付费用——那卖家肯定会找哈特利算账。

萨利擦了擦自己的额头，心神不宁。卖空投机商们并未抢购。如果他试图卖出自己争购而来的 15000 股，那股价一定会下跌至少 5 个点位。他的前景非常惨淡。

他要求比利·蓝星这位年迈但可靠的“两美元”经纪人买入 5000 股，但后者拒绝了他。萨利又尝试让另外一位经纪人买入，然而再次失败。大家完全不信任他。此时他已无计可施，甚至连张嘴骂人都不行。因为，大家都有合理的托词，他们手上还有其他重要的股票交易业务。最终，他向自己的另一位朋友，J. G. 汤普逊求助。

“乔，买入 5000 股 Sugar 股票。”

“你糊涂了吧？”汤普逊严肃地质问着。

“你看我是不是糊涂了。”萨利一边回答，一边发出爽朗的笑容。他胆子很大。“老朋友，一个华尔街的巨头让我大量买入。股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萨利，你确定有人让你这么做？”这位充满疑惑的经纪人问道。他的怀疑表现得非常明显，近乎于对萨利的一种藐视。然而，他的谨慎态度无可厚非，因为这其中牵连过大。

“乔，到我办公室去，你自己看了就会明白。真的，我无法通过语言说给你听。但是作为朋友，我要建议你，尽量多地买入 Sugar 股票。”在他说出谎言的时候，他紧盯着汤普逊的双眼。

“哈瓦德，你确定吗？你确定自己不是在犯错？”他虽然很想要那 100 美元的佣金，但是对自己的这位朋友却没什么信心。

“我当然不是在犯错。我要买入的股票份额更多，放心吧。没问题

Chapter 7 成王败寇

的，乔。”

于是，乔买入了 5000 股。股价上涨到了 119.5 美元。经过与哈特利及汤普逊事件之后，哈瓦德吸取了教训。他不再让自己的朋友或对手一次性买入 5000 股，而是将 10000 股的买入任务以 500 股为单位，分配到各个经纪人身上。这些人也接受了哈瓦德的买入请求，因为数额不大，不会造成什么风险。于是，股价上升到了 122.75 美元。一些卖空投机商开始惊恐不安。哈瓦德也许最终能够大获全胜，成为王者。他开始争购股票，甚至还买入现金股票——以现金的方式买入股票，一次性付清全部费用，然后获得股票所有权证书，再耐心等待转手给一些极为富有的投资商。交易所的人都在谈论哈瓦德。在 Sugar 的带动下，整个股市变得活跃起来。

但是，当股价达到 124 美元的时候，似乎所有股本都处于待售状态。他不再买入，此时，他手上一共拥有 38000 股。这些股票的全部价值高达 650 万美元！然而，如果哈瓦德能以 122 美元的平均价将这些股票全部卖出，那他的其他财政麻烦也都会“迎刃而解”。

他让人将 10000 股抛售给一位经纪人，此人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好朋友。而这个举动则是一次致命的错误。这位经纪人名叫路易斯·W·威切斯勒，不久前，他刚刚以现金的方式向哈瓦德售出了 1000 股，当时股价为 122 美元。他对此产生了怀疑，然后拒绝买入股票。而且，他赶到哈瓦德的办公室，想一探究竟。出纳员找了诸多理由，搪塞威切斯勒。结果，后者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返回交易所并开始卖空自己账户上的所有 Sugar 股票。如果这只股票发生什么意外，他非但不会吃亏，反而会从中获利。无论如何，哈瓦德肯定难逃厄运。因此，威切斯勒非常淡定地跟自己说，他并没有背叛朋友，只是在朋友难逃厄运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时趁机赚点钱而已。与此同时，萨利通过另一个经纪人卖出了 10000 股，而价格则下跌到了 121.75 美元。但是，威切斯勒又抛售了 5000 股。价格再次下跌，变成了 120.5 美元。更多人开始抛售这只股票，卖空投机商们不再恐慌。对哈瓦德来说，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成王败寇！实际上，他需要有人能够支付一大笔巨款来收购他持有的 28000 股 Sugar 公司股票。于是，他沦为了败寇。

他陷入了绝望，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所有紧张情绪全都消失了。他不再激动，而是变得非常冷静。他找了一张经纪人经常用来记录自己交易情况的小纸片，然后用铅笔写下了一条信息。这是他最后一次正式撒谎，而这个谎言将使得哈特利、汤普森以及其他众多朋友和客户损失成千上万美元。谎言内容如下：

“鉴于银行拒绝提供财政支持，Hayward & Co. 被迫宣布停业。”

“解脱了！”他大叫了一声。然后，他把这个纸片交给了股票交易所的一个信使，“把它交给主席。”

然后，他慢慢悠悠地走出纽约股票交易所，步履蹒跚。他跟这个地方的缘分到此为止。此时，交易所的主席正在敲打着小锤子，提醒人们安静。他们聚集在休息室中，等待萨利·哈瓦德破产的消息。他本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接线员，但最后却成为了一个股市赌徒。

第八章

神明使者



◇ 华尔街犯了个错误。实际上，华尔街的大众经常对股市领袖做出错误判断。

◇ 神父亨利·W·拉姆斯德尔博士布道场所成为了纽约怨气最重的地方。无论他朝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是人们谴责的表情以及怨恨的眼神，或是憎恶，或是愤怒，或是伤心。



Chapter 8

神明使者

刚开始，华尔街认为西拉斯·肖的信仰只是一时兴起罢了。没人知道，老先生建立那些拥有一定名声的教堂到底有什么用意。毫无疑问，各种版本的流言开始在人群中散播。有些人甚至说，老先生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他为自己的错误而忏悔。但是，在他那些经纪人同事、朋友及被他毒害过的股民看来，他们从心底相信：肖这个老家伙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途径，将自己对宗教的伪装热情用作一种政治手段，从而“获得德国人的选票”或者“取悦爱尔兰居民。”

一天，老先生与空头们在“South Shore”这只股票上爆发了一系列摩擦，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激战。结果，空头们被迫投降，他们的金融攻势最终为这位老先生的银行账户带去了将近 50 万美元的收入。于是，美以美会的一些重要人物被召集起来，共商大计。西拉斯·肖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如今，这次会议多了很多商讨内容，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一些枯燥且不够恰当的神学家布道，另外老先生的律师们也会发表很多安抚人心的谈话。然后就是更多循道宗信神父与律师，及更多谈话。接着，出现一位房地产代理，一位建筑师，一位著名的银行家。最后，老人家开出了一张支票。

第二天，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肖神学研讨会正式成立，赞助人为西拉斯·肖先生。然而，在老先生为这个值得表扬的项目捐赠了巨额资产之后，整个华尔街依旧对他充满怀疑。

然而，华尔街犯了个错误。实际上，华尔街的大众经常对股市领袖做出错误判断。在西拉斯·肖饱受股市折磨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他宗教信仰的真正信仰。他是华尔街的股市大亨，但他也希望别人把自己视为教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堂的支柱。在平时的工作日，他喜欢听到行情记录器发出的那种令人振奋的断奏。但是到了礼拜天，熟悉且悠扬的赞美歌旋律则令他倍感享受。如果有一百多位经纪人，那么他们会对这位老人发表各种独特且不会雷同的看法。同样，肯定也会有不止一位充满热情的年轻神父讲述与这位股市大亨有关的股市，老人家热情接待了他，并且同意出钱赞助，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众多规模不大的教堂。

所有宗教人士都知道，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老人。因此，拉姆斯德尔博士认为，向老先生寻求财政支持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他是第七街美以美会的神父，也是肖神学研讨会的理事。他所在的教堂并非肖投资所建，但是在拉姆斯德尔博士的运作下，还是有一两位华尔街的著名银行家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几个成员加入了这个教堂。在神父拉姆斯德尔博士看来，教堂捐赠清单的第一个名字，非西拉斯·肖莫属。人们希望在玻利维亚的奥鲁罗建立一座新教教堂，这个国家是南美“共和国”的文化沙漠。

“早上好，肖教友。我相信，您一定过得不错。”

“还可以，马马虎虎，谢谢关心，”这位健壮的老股民回答说，“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了？是要布道吗？我希望你可以跟那些不务正业的年轻多头们说道说道。”

“是啊，没错，”神父拉姆斯德尔博士赶紧回答，“我就是前来布道的。”然后，他又告诉西拉斯·肖，自己准备通过老先生的帮助在玻利维亚的奥鲁罗修建仅有的一座新教教堂。那里比非洲还要动荡，那里的人民需要神的帮助。神父博士希望，不，他知道，老先生一定会伸出援手，捐赠清单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因为肖教友知道玻利维亚的教友们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一定会慷慨解囊。

Chapter 8

神明使者

“敬爱的拉姆斯德尔博士，”肖打断了他的畅想，“我从不签署捐赠清单。如果我要捐款，我自然会拿钱出来，我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我到底出了多少钱。”

“好吧，肖教友，您无需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会用某某某来代替。”他露出了充满鼓励的笑容。

“不，不，我不参与。”

和善的博士惊呆了，脸上立刻愁云密布。此时，肖露出了笑容。

“振作点，博士。我跟你说说自己的打算吧，我买一些 Erie 的股票送给你。没错，这就是我的能力极限了。你觉得怎么样？”他看着博士，就像打了胜仗一样。

“阿门！我不知道，你确定这将是一个……阿门……理智的投资？你知道，我……我对华尔街没什么了解。”

“我也不怎么了解。而且我年龄越大，懂得就越少。”

神父努力挤出了一丝半信半疑的微笑。

“这就对了，博士。我肯定还是要帮你。那些令人讨厌，不，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波西米亚人民……”

“阿门！是玻利维亚人民，肖教友。”

“对，我就是说玻利维亚人民。他们必须获得一个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机会。”他对一位职员说道，“约翰，在市场上买入 500 股 Erie 股票。”

“好的，先生。”约翰回答了一句，然后就跑去打电话了。“在市场上”买入的意思就是以主流价格或市场价格进行买入。

“肖教友，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与您说，一直以来，我都衷心希望可以为那里的人民修建教堂。我想问，什么时候我才能知道投资到底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有没有获利？”

“哦，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让整个股市都为你的布道基金投入一份爱心。你只要每天早上看看报纸的金融版，然后随时了解行情就是。”

“肖教友，我担心自己，”拉姆斯德尔博士自惭形秽地说，“不知道怎么去了解行情。”

“这个好办。看，这里，”老人拿起了报纸，翻到股票版面。“拿张椅子坐下，博士。看，这就是 Erie 股票。昨天，Erie 铁路股票一共成交了 18230 股。最高股价为 64.75 美元，最低股价为 63.25 美元，最终收盘价格为 64.5 美元。这些数字的意思就是每一股的价格，以美元计算。这只股票非常强劲。约翰，你还不知道那 500 股 Erie 股票的买入价格吗？”

“我知道，”约翰说，“65.12 美元。”

“你看，博士，这只股票还在涨。你每天看到这个版面时，就能够知道 Erie 股票的销售价格。如果价格超过了 65.12 美元，那么你就在赚钱了。每上涨一个点位，你的布道基金就多了 500 美元。”

“可是……肖教友……阿门！……如果……如果价格下跌呢？”

“你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拉姆斯德尔博士？你只要记住，我一定会帮你赚钱。此外，我为每一股股票花费了 65.12 美元。”

“您真的认为……”

“不要担心，博士。我想，你应该明白，这种事情不需要让其他人知道。”

“当然，当然，”博士一再保证，“我明白。”其实，他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原因。

Chapter 8

神明使者

“没有其他事情了吧，博士？”

“没了，非常感谢您，肖教友。我……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不……您的……应该说……咱们的投资能够为玻利维亚布道基金带去财富。非常感谢。”

“不客气，博士。你不用担心，结果肯定令人满意。我在一到两周之内给你消息，再见。”

神父博士穿过华尔街，走进了沃尔特·H·克兰斯顿的办公室。后者是一位教区居民，也是一名股票经纪人。

克兰斯顿先生闷闷不乐。因为他的业务非常糟糕，而他又决定通过一些圆滑的方法说服客户去“交易”，这样就能够收取佣金。此前，他根本不齿于利用这些卑鄙手段。就在这时，拉姆斯德尔博士求见。

“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忙得很啊，他过来捣什么乱？”克兰斯顿心中这样想。但是，嘴上说的却是：“威廉姆，请他进来。”

“早上好，克兰斯顿教友。”

“你好啊，拉姆斯德尔博士。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这次来是为了布道基金。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充满热情。我们希望在玻利维亚修建一座教堂，那里的人民需要神的指引，克兰斯顿教友。那里的情况比中国好不了多少，真的。而那个国家离咱们确实很近。”

“博士，我真的……”克兰斯顿带着忧伤的语气开始了自己的谈话。

“我希望您那价值连城的签名能够出现在捐赠名单的首位，”这位神父尽量使自己的谈话显得轻松且愉快，“不要拒绝我。”

“你为什么不去求助于那些名人？”克兰斯顿非常谦虚地问道。

“跟你说实话吧，克兰斯顿教友，我已经拜访了西拉斯·肖。”紧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但这并不是说你的知名度不足。”

“那个老先生怎么说？”

“他说他从来不会在捐赠清单上签字。”

“他什么都没给你吗？”

“对了，他……他……帮我做了一件事情。”博士的脸上露出了不详的表情。

克兰斯顿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芒。“什么事情？”他问道。

“是这样，”神父犹豫地说道，“他说结果肯定令人满意。他的原话就是这样，克兰斯顿教友。”

“此话怎讲？”克兰斯顿的表情说明，他所探求的事情肯定与玻利维亚宗教启蒙无关。

“是这样。他……他……跟我说，他要让整个股市为布道基金出资。”

“我猜得没错！”克兰斯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对啊。我想，既然你也是做股票生意的，那么告诉你也无妨，他替我买了一些股票，一共是 500 股。克兰斯顿教友，你认为那些股票算多吗？你知道，我心中所想的的就是布道基金，所以我才向你请教。”

“这要看，”克兰斯顿先生完全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要看他替你买了什么股票。”

“Erie 铁路股票。”

“是这样，拉姆斯德尔博士，要看你花了多少价钱买入这些股票，然后才能确定你是否能够赢利。”他依旧是那种漠不关心的语气。

“付钱的是肖教友，价格为 65.12 美元。”

“原来如此！”克兰斯顿说道，“这么说来，老家伙是准备买空 Erie

Chapter 8 神明使者

了，是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他告诉我要每天看报纸，看看这个股票的价格能够超过 65.12 多少。而且，他还会再联系我。”

“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够收到他的消息，博士。我捐赠 100 美元够不够？就这样，我给你开张支票。拿好。现在，博士，我就不送你了，好吗？我们公司真的很忙。再见，拉姆斯德尔先生。下次路过这里，记得上来看看。”他几乎是把这位和善的先生推着走出门外，因为他的确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神父拉姆斯德尔博士刚刚走出公司的玻璃大门，克兰斯顿就已经冲到电话旁边，立刻让人以最合理的价格买入 1000 股 Erie 股票。他首先自己买入，然后再准备通知其他朋友。这样既说明自己对这只股票的确充满信心，又可以在低位买进，一举两得。随后，他冲到了客户交易室，大声说道：“听着！大家赶紧去买 Erie！西拉斯·肖正在疯狂买入。我的消息绝对可靠，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老流氓肯定会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如果你们现在买入，可能股价已经上涨了 10 个点位。”

那天，Cranston & Melville 公司与其他人一样，为自己与客户总共买入了 6200 股。而股价则上升到了 66.5 美元。

那一周，神父都在忙着为玻利维亚布道基金筹集善款。他是一个好人，也真的原意为那个捐赠清单投入热情。因此，他对自己的教区居民说，克兰斯顿教友捐赠了 100 美元，另一位华尔街的生意人贝克教友则出资 250 美元。此外，肖教友还保证，一定会让整个股市为他的布道基金奉献爱心！他在诉说最后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面带有趣的笑容，似乎并未指望肖的诺言能够实现。肖教友替他买入了一些股票，作为兑现承诺的方法。而且他通过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一再保证，结果肯定会令人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满意，就在一到两周之内。任何听过他故事的人都对这只股票产生了好奇。大家个性不同，但是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好奇。神父觉得，既然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那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否则就不够公平。因此，他把这只股票的名字告诉了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对肖教友造成什么伤害。实际上，他猜得没错。神父通过某种温柔、慈善、近乎潜意识的方法获得了华尔街式的巨大乐趣：为那些有眼力的朋友提供了第一手内部消息。

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博士每天都在认真阅读枯燥的金融版面，他发现 Erie 股票的价格开始在 65 ~ 67 美元之间变化不定。随后，一系列报道让他极为震惊。周二，“最高价，65.75；最低价，62；收盘价，62.62”。周三，“最高价，62.5；最低价，58；收盘价，58”。周四，出现了一丝希望，最高价格 60，收盘价 59.5。但是，周五出现了大幅下跌，Erie 只有 54.12。这比玻利维亚布道基金股票的买入价足足低了 11.12 个点位。周六时，股价跌到了 50，收盘价为 51.25。

那个礼拜天，神父亨利·W·拉姆斯德尔博士布道场所成为了纽约怨气最重的地方。无论他朝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是人们谴责的表情以及怨恨的眼神，或是憎恶，或是愤怒，或是伤心。唯一例外的就是西拉斯·肖先生，他与平常一样，来听自己的朋友拉姆斯德尔博士布道。在整个冗长的布道过程中，肖的眼睛一直炯炯有神地盯着这位牧师。他的眼神似乎说明自己很满意，起码拉姆斯德尔这么认为。难道他忘记了自己的诺言？那个受苦受难的玻利维亚迫切渴求的诺言？

仪式结束后，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拉姆斯德尔博士的举止很不自然，而肖先生却和蔼可亲。

“你好，博士，”这位头发花白、一把年纪的经纪人说道，“最近几

Chapter 8 神明使者

天，我一直都随身携带一张支票，希望能够遇到你。拿着，就是这个。”他把一张价值 5000 美元的支票递给了神父。

“这是怎么回事……我……我……那股票……股票……不是……跌价了吗？”

“当然！”

“那么，现在这是……”

“哦，没关系。我当时就知道股票会跌价，所以你才能得到这张支票。”

“但是，阿门！你不是替我买了 500 股吗？”

“没错，但你走了之后，我就以 65 及 67 美元的价格卖出了 10000 股。博士，你的宣传活动使得 Erie 成为了一只人人渴望的股票。”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我就是把股票卖给了他们！”

“可是，我的上帝！我记得你说股票会涨。”

“没有，我从来没这么说过。我只是告诉你，结果肯定会令人满意。我想，现在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他的笑声更加欢快。“别担心，博士，那些令人讨厌的玻利维亚人肯定会获得启蒙教育，一定会。”

“但是，”博士满脸通红，用手搓着支票，“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收下它。”

“我说，这点钱不算什么，”这位股市老妖满脸欢喜，安抚着博士，“我赚了很多很多，谢谢你。”

“我……我……是说……”神父支支吾吾，“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肖皱了皱眉头。“把支票放进口袋，”他声音尖锐，“这是你应得的。”

著名股票经纪人与作家埃德温·李费福三大投资经典

——《股票作手回忆录》、《华尔街的故事》、《股票经纪人的成长》



当我开始写作第一本关于股市怪杰的著作时，埃德温·李费福给我指明了方向——要写出一本保持其华尔街精神与真实世界的著作，即便时隔多少年后，也不让读者觉得老调过时……

——杰克·斯瓦格（华尔街投资畅销书作家）

与《股票作手回忆录》一样，埃德温·李费福的华尔街系列经典之作《华尔街的故事》也得到了投资者的厚爱。这本书让李费福走上了以文学方式写作财经文章与著作的职业道路，被当作李费福最有纪念意义的书。

《华尔街的故事》也采用文学形式，其写作背景源于作者身为高级财经记者与投资者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与情节均源于他所见所闻的真实人物与事件。他对华尔街市场与人性的深刻洞察，淋漓尽致地体现于其作品中。

正如著名交易大师杰西·利弗莫尔所言：华尔街从没改变，因为人性不会改变。书中讲述的华尔街故事也一直在今日上演着，相信本书对当今投资者与交易者都具有很大启示作用。



ISBN 978-7-80688-735-6



9 787806 887356 >

010-62627373

定价：25.00元